

五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is bound, showing the stitching and the inner cover material.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卷之四

相望爲主人者莫能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
乎。文章大塊亦何處非園樂慶園爲韓平原之別墅張

叔夏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爲
作高陽臺敘以傷之噫讀叔夏詞有園者未
嘗有園讀文正語無園者未嘗無園平泉癡
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邱爲院王維
舍輞川爲寺真知命者

蓋使知無足恃而勿成就其不幸耳。○
耳○不○成○就○不○幸○又○却○有○可○幸○在○內○

讀書鏡曰○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
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
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竟不能守○怪石名
品俱爲洛城有力者取去○生前所戒○祇足貽
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請治第洛陽○
樹園圃爲逸老地○公曰○吾年踰六十○形骸可
外○況吾屋也○且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

眉山則真覺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

事大文之事小也

道大難盡故恆自不足文小易工故恆自有餘天

幸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聰慧

收其才華日爲復性之事

復性卽是將覺

遑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爲文庶不負天賦高

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爲不幸而善

用之耳

少年登高科高才能文章二者其心易動其氣易張皆有礙於學問故云不幸先生之意

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
不立也立志是根本立志在未發之前則不憂既
發之後先生又云才高能文章不幸也益知

其爲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

信道從立

志來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

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

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于道自見不足才

如顏淵亦至高矣既竭而後猶然末由龍門

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蚤發可以養身苟
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侈志得損人自肥流
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
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咕嚕猶可不
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爲不幸朱文公
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其年蓋不少
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俎喪識

然一也。中人以下不能無過。要猶或不敢自安。使之知古人爲惡有若是其甚者。則撫躬足慰。而更無進善之心。二也。人極不善。從來未有之事。猶懷顧忌。而不敢爲。今乃窮形酷肖。備舉兇惡。彼不顧後日名禍之烈。而但見昔已有爲之者。吾特效之。亦何足異。是適導之爲惡三也。故於往昔無道之事。著述家切須慎重。亦先聖不語怪亂之意也。

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早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搦管。一意躬修。

欣然見之轉會心而摹倣作家妙手苟愛後
世獨不念此耶是故鄙夫患失小人閒居民
無恆心聖賢第云無所不至無所不爲不肖
言其所至所爲者何如也史以記事雖與他
立言之法不同然當識此意不然便與相如
作賦相似數千言侈靡數言節儉觀者豈肯
咀味於所少而遐棄於所多乎

先生此段著述家最宜詳味雖云好善惡惡
宜紀其實然詳於善而略於惡亦仁心所自

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炮烙斲脛剔孕等事止因紂爲天子後世必傳聖人因人見聞舉以垂戒其後如秦符生齊高洋輩所爲當時作史者止合約略其辭隱微其旨不必若是詳明也此弊自左史來自喜文人自矜摹寫相傳爲生色處不知史之作凡以爲勸戒耳意外淫惡匪夷所思下愚

子特重色。關拔慾本也。朱子置財色上救世害也。何害其爲同。

此亦先生有感云。然要知富貴原從貧賤來。亦從貧賤去。處富貴而奪貧賤之利者。卽處貧賤而受富貴之害者。何苦爲此易地皆然之事哉。而況貧賤其常。富貴其暫。何弗思也。

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卽富貴貧賤亦有內相。

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賤相。靡費驕蹇世之所謂富貴相也。少此道破不得。不於其身亦於

耶○曰○世間違理害人之事○因於財者最多○此
是人人相往來息息有交關處○只看目前相
與之人○豈有立意欲害人者○每至臨財○不能
照顧○或至破人家業○拆人妻孥○戕人軀命○皆
忍心爲之○嗜利則喪仁○仁喪則禮義智無不
喪○若於此處○澹得下○品格事功○果然已有幾
分富貴之士○皆澹於利○貧賤之民○皆遠於害
矣○色病雖深○與天下關涉時少○自害居多○夫

於不顧父母。不顧妻子。并不依其性命。則爲禍已甚。雖靈是吾。雖也安得爲兄。噫。錢本非兄。亦本非。雖所以成。雖由兄故也。愈親則愈以爲禍。使待之如奴隸。當用則役之。不當用則置之。何所藉其靈。而又安得爲吾。讐哉。

閩南鄭省齋曰。猩紅之屬。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帆楫之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陳幾亭曰。孔子特重色。關朱子置財色上。果異。

擬之或當時愛兄之心猶篤故以之擬錢耳○
若○今○世○兄○弟○無○論○已○將○擬○之○父○母○乎○然○有○愛○
錢○而○不○顧○父○母○者○將○擬○之○妻○子○乎○然○有○愛○錢○
而○不○顧○妻○子○者○必○也○其○性○命○乎○又○有○愛○錢○而○
不○顧○性○命○者○然○則○今○日○之○錢○神○不○更○靈○於○晉○
哉○若○排○金○門○入○紫○闥○數○語○則○古○今○不○易○之○論○
也○

賴錢之力而可以榮父母養妻子悅安性命○
故謂之爲兄而見其神靈○今以錢之故而至

良賈猶識深藏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真也衆賓

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數辨不已衆

共折辱之敦禁不敢言歸而歎曰吾今然後

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究竟安能變亂龍門子聞

而笑之曰敦何見之晚哉天下不獨一鼎爲

然也

伍袁孝曰晉魯褒論錢神而曰親之如兄又曰

愛我家兄意當時愛錢之心未甚故僅以兄

不平

不願勿加
有何不平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

下雲螭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鄰魯生見而悅

焉呼金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

三年土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

類一旦持獻權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

敦偶在坐心知爲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

其形酷肖是第不知孰僞孰真耳

多此自炫
宜其取辱

姓俱罹回祿。

三衢葉秉敬曰。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穀足也。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穀。以此知自心難料。

此是說病。須把藥來療他。知止知足。有何難料。

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

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

在州官自應槩申此正唐代宗所謂

不災猶應言災也況一行分別則猾吏姦民得志而災黎不勝重困當時得遇此賢長上

何其幸也于是各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揚揚自

以爲樂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

叔兄問何也曰冒越之利鬼神所忌況又暴

殄天物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

何歟曰根深福厚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

然暗漸銷鑠能保常如今日村中果大疫大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

只怕他無才

非學無以廣才

無才以行之斯世何補

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

呂叔簡曰。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爲訓說不從。後
頗作善。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
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
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德於冥冥之
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
心。子孫安得受福。

卽昔人謂有所爲而爲。雖善亦惡也。但此謂
爲善不可有利心。非謂爲善原不能得福。爲
是言者。正欲人盡誠爲。善不求福。而後福可得。

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資財既盡。無能免餓莩者多矣。

沈幼宰曰。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耄乏嗣者。終日營營。又不知爲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覩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言金 卷二
大是故。逞服御之華。極耳目之欲。是曰享福。
立盡之勢也。惡衣菲食。搏縮自安。是曰惜福。
久存之方也。收拾殘棄。絲緝黍稷。是曰積福。
漸豐之計也。發宏誓於人天。施利濟於寰宇。
是曰作福。可大之功也。

倪正父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曰福。二曰勞心。三
曰勞力。生承世業。卽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
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

奈年來家事消乏○棄之殆盡○今貨栖房○僅得其半○吾不能遵遺命○是以不樂耳○

乃兄孝友大是賢者

劉聞之○謝曰○豈有爲人壻而甘令其子賣屋○以相畀者○急索券焚之○飄然挈妻以歸○未幾登第○官至侍郎○每語夫人曰○若兄棄產以遵父命○我雖不受心○甚感之○多方培植○至富

陶君奭曰○凡人福德如錢財○然浪用之○則立盡○畱守之○則久存○居積之○則漸豐○懋遷之○則可

林君復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
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
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
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劉師文。甯波人。幼年流落蜀中。大姓楊翁奇之。
納爲壻。翁亡後。家業日消。劉欲歸家就試。楊
女從間壁窺見其兄。手持一券。意甚不樂。往
問其故。對曰。妹丈將歸。昔父命贈田四十畝。

窮不謂之窮道窮而後謂之窮德衰道窮而造化偏厚之謂非衰與窮此皮相也慶氏之富王氏之五侯天之奪人也常在予之後譬如

人患必死之疾而偏有能狂奔奮擲勇倍於平人者

富貴宜施恩富貴而不施恩是早魃也早魃之歲不濟三農貧賤宜知恩貧賤而不知恩是頑土也頑土之鄉誰下種穀

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必不可忘惟其然也所以君子亦不輕受人恩

者此春秋傳義也。無非使人強爲善而已。

識得

造物之心。聖賢經傳之旨。最的。

幹蠱用譽。天心便喜。弗克負荷。天心便惡。觀慶父莽通之後。天如是。其不吝顯榮。則房杜狄李之後。倘能無悖。前猷豈忍轉薄。其報可知。天於善不善者。無不望其子孫之賢。而無如錯出不齊。以善繼不善。以不善繼善。不得。不爲休咎。殊施使其以善繼善。則善益以積。而福自隨之。以不善繼不善。則不善益以積。而禍亦隨之。此餘慶餘殃之說也。非謂但據其祖父以爲報。而不問其子孫之何若。則甯有是天理。易與春秋傳原來初二義。

槍榆子曰。勢衰不謂之衰。德衰而後謂之衰。家

之德嗣之。鯀以治水績用弗成。殛死。實死。王
事而禹之明德修。鯀之功萬世永賴。此虞夏
之所以興也。故春秋傳曰。父子兄弟善。善惡
惡不相及也。易之言。必有餘者。欲人厚積其
善。以啓後也。前之人必須傳之言。不相及者。貽慶於後人
欲人及身爲善。以光前也。後之人不可恃陰於前人君子
曰。欒麋之免。書之餘慶也。欒盈之亡。麋之餘
殃也。此易義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

賢卿相此所謂幹蠱用譽者也○唐之房杜狄

梁公李鄴侯皆一代名相而其子孫匪彛弗

類墮其門閥此所謂弗克負荷者也○

子孫一為不肖

不以祖父之賢而寬其罰○子孫能為賢者不

以祖父之失德而靳其福○可見人之必當為

善而不當為惡○究竟祖父賢而子孫敗類者

少○祖父不賢而子孫幹蠱者多○則又以見天

之惡○惡短○又非獨此也○自瞽瞍不能以頑嚚

而善○善長○及舜夏鯀不能以方命及禹益瞽瞍不慈只

是一時一家○未幾且允若矣○而舜以大聖人

是一時一家○未幾且允若矣○而舜以大聖人

莽通賦有凶德然雉經梟夷當時已身伏辜
而其後人能奕世載德克蓋前愆若孟獻子
孟僖子孟懿子皆能世修其勤且勉其後以
學禮爲孔門高足馬伏波以鞠躬盡瘁佐命
以長厚修謹燕貽其兄子馬少游恬於勢利
其後昆若馬防馬廖輩皆能守其家訓以貴
戚令終宜其獲福也非獨此也漢之張湯杜
周以酷吏死而其後張安世杜延年貴顯爲

黃明起水署筆談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恆理也。然天道挹注。禳除有若不可知。而實必然可知者。魯慶父以弑逆死。而其子孫爲孟孫氏。世卿於魯。世有聞人。漢莽通當武帝末。以謀逆誅其子孫。恥之。變姓名爲馬。至建武時。馬伏波以功臣封女爲明德皇后。諸兄弟子姓俱奕世貴顯。其於殃慶若少爽者。然實未爽也。蓋慶父

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
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
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讐之恥
不穢宋史矣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
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
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
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蹭蹬之憂

馮時可曰。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甚至
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
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矣哉。
其惑也。

世最多此等心境。真所謂出門
皆有礙。誰云天地寬。何自苦也。

清江敖英曰。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
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
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

益謫戍遼東。後遇國恩歸吳。而公潞已歿。仲
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或曰。固矣哉。仲
益曰。先君爲此。吾嘗知矣。使負之。則吾先君
泉下何以見公潞。而吾百年後何以見先君
乎。堅如金石。故能成其心之所安。遂覓公潞子偕。詣其墓。奠
畢。出是物授其子。子固辭。仲益乃訴嘉興郡
議。是物管理其墓。仲益遭家不造。而能爲此
士論賞之。

勢忽講習而嚮奔走

此病尤易犯得是切喻當亦憬然

有不

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林君復曰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

恐不及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

亦不能制

所以上達難下達易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彥輝子也父初任監

察御史嘗貸嘉興陸公潞銀五十兩父故而

繼以閩寇作亂朝廷坐其父以不武之罪仲

不許

即貴仕也是偶然境界所謂不居官却是一
措大又何必廣字○有令德纔消受得貴仕
廣字抑知有令德却
不想愛著貴仕廣字

李泰伯曰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此指富貴以其

畜牛易人之乘馬此指所以既數歲矣土田

之腴舍牛而不獲此指廢其倉廩救粟耗於

馬腹此指失其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

益於甌釜此言求無噫今之絕故賤而友新

乎

奢靡卽是貧相。驕蹇卽是賤相。亦是太把富貴來用。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

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李義某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義某辭不受。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下偏哉？答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

貧賤閒遊不足責富貴閒享輒以爲已所當然不知所謂當然者安在○貧賤不閒遊纔是處貧賤富貴不閒享纔是處富貴亦且貧賤不閒遊正所以去貧賤富貴不閒享正所以保富貴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發也然而爲火其灰可立而待發之爲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煽以風則燄彌炎灰彌迅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發而有蓄焉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

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可謂曲盡事情

利瑪竇曰友者過譽之害較讐者過訾之害尤
大蓋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
或因而加謹

陳幾亭曰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教
不然卽天地間一蠢物貧賤閒遊爲小蠢富
貴閒享爲大蠢

此其間便有箇成已成物的道理在。不要說利卽名之所在亦何必吾是而彼非纔爭吾是便涉小人意見。

于穀山曰韋處厚議鹽法云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此至論也。甯獨鹽法百事可推。

陳玉壘曰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

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而暇歎世情哉
自己先有炎涼在胸中然後見人之炎涼范
文正公自少富貴貧賤都不一動其心又安
知炎涼物態
爲何若者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
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
小人哉況爭之而未必得卽得之而於吾身
無所重輕徒受小人之名尤可哀也

自家庭以迄天下物我酬接無不然者卽不
能兩邊俱好只須一邊好便可兩邊都無事

忙不逸則不勞

理至

若先怠緩則後必急躁是

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進言有四難。審人審已。審事審時。一有不審事

必不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

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

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

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

不要精神。光陰去做。豈非喪其實用。以求無用。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

閒時做來忙時

用。

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

倖不

可以屢邀

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

其再也。

處大事者。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

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

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

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無一二分

我若

循理彼必不爭我予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

了纔好責人

併沒這一二分只是
不責人難道不更好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

心關損益者也凡不急之務俱耳目之玩好

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

悲夫

究竟求無用者未有不喪其實用者也不要
論物力精神也是實用光陰也是實用何事

人之虛心明照則又不可自謂有定見而果

於自用也

強者必

慎之哉

兼謀獨斷不容偏廢先後異用隨事因時卽爲學亦然博學審問兼謀也慎思明辨獨斷也其間亦或有先後所以

要學而又思思而又學

君子之於小人必不可以其小者而遂信其大者終受其禍悔之無及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至言也

呂叔簡曰一友與人爭予語之曰於十分之中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箕子亦
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此則又先斷之以已意然後參
之於人與鬼神者可見古人或先之於衆論
而後審之於獨見或先之以已見而後稽之
於天人其慎重不苟如是然則所謂舍已從
人者亦謂其言之果是者耳豈謂在已泛然
無定見而惟人之是從哉

弱者必
徇人

然世無聖

之而不用者爲尤高

王少湖曰。不自用而好問。固美矣。然不可不察。其是否也。故又繼之以好察。孟子論用人。用刑。詢之左右。及諸大夫。及國人。可謂不自用。不偏聽。而謀之廣矣。然終必繼之以察。而真見其可。否。然後信之。若察之。而未有以真見其可。否。亦必不以衆謀之同。而遽用之也。至若舜又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

心齋艮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
弑父與君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
無父無君旨哉言乎

人而詐者皆其慧者也夫慧自有用而用於詐
吾醜其慧矣然惜之意終多於醜

只此靈明正用之則爲慧妄用之則爲詐譬
之金玉不以金玉用而以瓦礫用豈不可惜

洪自誠菜根談曰勢利紛華不近者爲潔近之
而不染者爲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爲高知

天大德業也。憑天生此身。天賦此性。做來何非分內。而況此區區者。

戚南塘曰。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卽不能師之以禮。然必師之以心。誠於服善者自如是。

劉時卿曰。近世講學者。開口便教人拋棄功名。富貴。此大害事。古之聖賢。於功名富貴。何常生一重心。亦何常生一輕心。聖賢雖不忘義。以徇祿亦不潔。

身以亂倫。惟以無心應之時。而我用也。累茵列鼎。

時而我舍也。枕石漱流如是而已矣。泰州王

此亦辨小人之法。大約非道悅我者。小人
也。然君子易事難悅。不覺爲悅。所中斯亦不
得爲君子矣。

清江敖英曰。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
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恆自矜曰。
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
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
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工。恆自矜曰。我之織
絰。組紉。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袁氏世範曰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揣吾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言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愚以爲公之愛子弟也亦甚矣

嘉靖中葛端肅公守禮當大計日有小吏註老疾當罷公爲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尚有精力方知註誤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古人只是事所當然纖毫不容錯過心所不安纖毫不敢自尚書驚服曰誰冒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允其所請留之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講畢人人歎服多感化者。

卽先生此事可見當官者易俗移風亦是易事特未能德感政導耳。

王翺爲吏部尚書時次孫隣已陰監生將秋試。

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朝廷取士至公無私。汝若以僥倖中選則妨一寒士進步且汝已

有階得仕又何必爾裂卷焚之。

人皆謂公重朝廷惜寒士。

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滅絕其本心也縱使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何福之有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辱此身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
皇○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
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
康○甯○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
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
爲民祈福
何可算計此○心○若○
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富○貴○之○人○
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
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

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
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舍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不明理也極與福不
要認作兩
項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
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
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
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

之

仁人之言所以爲功不少

陸九淵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故事上

元節太守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思有以

革之乃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

極錫汝係極一章以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

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古先聖王

大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

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

宋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彊。王嘗於府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名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爲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蜀而毀。

亂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而無義。不若有死而已。請立以刑治。於是廷理懼子文而刑之。

不以私恩害公義。然晏子相齊。食祿百萬。不畜於家。父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後人尤所當法。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

獄也。其亦見之審矣。妙處尤在卽答於捫衆中。使輿情旣大服而挾主勢者亦大挫而難肆。

陳幾亭曰。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於學矣。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禮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而

絕無此好。偶有所得。應手失去。得不問其所。從來失不問其所。從往太空浮雲已爾。

鼎甲朱公國祚。號養涓。爲人平易慷慨。一日兩

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斂束。蓋觸

小戶店篷。破損家人。正與小戶喧競。朱公適

過小戶。泣訴朱公。爲駐車借坐。民家命僕呼

張蓋二人。僇人中責各三十。慰小戶人而去。

不要論勢。欲相加。但以理論。俗語有云。只有行船觸住船。斷無住船觸行船。則公之斷斯。

若饑食渴飲有不知此好者衆咸以爲俗胡

其大昧也

里巷之所羣趨而不由於正道古風者則謂之俗情俗尚自君子觀

之世以圖書古玩爲好夫瓦石可用何必金而亦從而好之則俗耳

玉麤器可用何必精好時物可用何必三代

以此取閒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志卽

令積若邱林一朝蓋棺此物不隨也傭奴竊

去子孫散擲一生心力蕩爲冷烟縱後人克

肖世守勿失終將安歸胡其大昧也余生平

長之失此是善學

即是變化氣質

何垣曰禮以嚴分和以通情

義本中庸經綸兩字

分嚴則

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語須切認

世間多有父子兄弟而是非不相顧利害不相恤者

齊家治國何莫由

斯

屠緯真曰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

之賞鑒家

此比先儒所謂外物奉身事事要好更覺無謂

今時獨吳

中此風為最盛賢達者不免終身沒溺其中

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嗟乎士
貴自強若玩日愒月初恃朝日晚棄榆光有
愧此僧多矣

君子之爲學也
沒身而後已

呂叔簡曰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
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
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
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
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

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洪自誠菜根談曰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

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

知有生之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不可不懷虛生之

憂

凌登名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誦讀不輟弟子

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

願朝陽之暉與時竝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

用力之方

分言則致知力行
合言則只好學

與理之至當方

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

回則爲害尤甚

此卽中庸所謂賢者過之過
之兩字不知多少異端僻行

內在

何子元曰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

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

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

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

識此二語省了無數貪求無數怨隙諺亦有云求人不如自求已

君欲治從

身始可恃

蔡虛齋先生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

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

志在道德

不知自

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

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

也

志在富貴

胡敬齋先生曰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

畜德錄卷二十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雜識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子賢足恃乎。兄弟賢足恃乎。臣賢足恃乎。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

音德錄卷十九

可爲嫡庶
異視者法

方定之曰晉書論其風俗淫僻婦女莊櫛織紵
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紅絲枲之業中饋
酒食之事夫此閨中細務耳而以爲關繫天
下亂亡之由胡可忽也

讀卷耳之詩可以知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
而能儉而文王化行南國后妃之德不爲無
助則閨中細務安得不
與天下治亂相關也

其兄爲大夫

鄭夫人太保李公鏐配也。生一子繼先。卽爲太
保。納側室生子繼光。繼先爲吏部主事。欲得
母金釵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以助繼光婚。
或問之。對曰。繼光無私財。且長孫一穉子。卽
令衽金履采。後復能苦力詩書哉。主事稍營
家產。母不悅。曰。吾常憂我家福優於德。今復
求增乎。

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吾不知其處
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
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
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凡事總有箇定
理識透則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
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
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
二矢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

歐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媳曰：三子皆翁所生，服旣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

不專厚利爲甚仁
并息後禍爲甚智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

貧○皆○敦○禮○讓○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恆○於○一○室○
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
必○納○於○姑○有○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已○
物○也○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甯○鄭○乳○其○子○不○
問○孰○爲○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家○
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
以○爲○和○氣○所○感○太○平○問○表○其○門○爲○二○難○
賢○女○難○歸○於○一○門○尤○難○真○人○間○
之○端○可○爲○妯○娒○不○睦○者○法○

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
吾長子也慈母次子曰吾之罪可加於兄乎
孝子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
悌弟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
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
成其母之命此天理人情之至遂釋免其長
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仲義妻徐也徐富而鄭

秦閨夫妻柴氏。晉甯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囑柴氏曰。吾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吾死亦無憾矣。閨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甯。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讐。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

立○當○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條○戒○語○數○十○端○
授○焉○浚○隆○貴○所○爲○不○當○意○必○變○色○示○戒○謫○永○
州○欲○論○秦○檜○姦○恐○禍○不○測○爲○母○累○憂○之○至○體○
爲○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浚○父○紹○聖○
初○對○策○曰○臣○甯○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
負○陛○下○浚○遂○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
汝○以○忠○直○得○禍○何○愧○其○賢○如○此○浚○爲○宰○相○名○
臣○孫○棫○爲○大○儒○

諸兒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忠不能伸。

計夫人張浚母也。方正有法。浚父官華州。早卒。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卽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卽告以父言行。無頃刻失教。大槩與歐陽公母相似。南軒先生故浚之戚。其學亦未必不由於母之教。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教使然也。甫冠。入國學。母送之。泣曰：門戶寒。賴爾成。

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

也。母以姑息不教為慈。古今通病。正不知伊於此誤了多少子弟。雖然豈獨母哉。

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

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呵曰。汝

若安。徐甯致跌乎。食而絮羹。卽叱之曰。幼求

稱欲。長當何如。蒙以養正。不容一毫錯過。在膝下尤所當謹。此可為慈聞。

立教之法。故頤兄弟。生平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

惡罵教使然也。先公常有所怒。必為之寬解。

母也。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厲。母敬之以禮。平居如對大賓。然故大中公多內助。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撻。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過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

國太夫人

吳庠妻謝氏。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母於屏間竊聽之。怒笞賀一百。或謂臧否士之常。何忍笞之。若是。母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此恐懼謹默。

三復白圭。可免刑戮。則輕論人長短。虧體辱親。卽在其中。故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程母侯氏。程大中公昫之妻。明道伊川二先生

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視刑書，屢歎曰：「我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傍，指而言曰：「吾命宦早，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語告之，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卽以父教爲母教亦以母。於是修感泣奮學，至舉進士，儉薄依舊，尋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貧賤素也。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爲賢，相累封，母越

鄭夫人。歐陽修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再任推官。卒。修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供修力學。授之書。常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居恆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御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

廳事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甯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良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卽笞其足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知景讓弟非冒取名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囑諸子必以
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
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
人曰若此日我或有故不果行如何景讓惶
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令僮僕
斥去衣捶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縉紳以爲
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旣而
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力候其人衙中坐

尚幼家貧無資霖雨久宅牆夜墮僮僕修築
忽見一船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戒之
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
非常之得也義利不苟如此此教若天實以
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
他日俸錢人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
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
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

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
遺○悉○不○許○入○門○母之此意不可不審蓋在我
禮○遺○雖○薄○而○難○辦○世○固○有○窮○親○戚○一○當○禮○之
所○在○其○投○贈○者○曾○不○足○當○豐○盈○者○萬○一○之○意
而○已○竭○其○一○家○所○需○甚○或○百○方○典○貸○不○
勝○貽○苦○於○後○日○者○豐○盈○者○其○亦○念○之○否○善○果
歷任州郡內自出饌衙中食之公解所供皆
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
此克已號爲清吏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

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
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
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枲
紡績婦人之務。自王后及大夫士妻。若墮業
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
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節儉。非祭祀
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
出門。內外姻戚有吉凶。但厚加遺贈。皆不詣。

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自○童○子○

襲○茅○土○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耶○觀母之意

富貴皆從乃父一死而來方痛心之不暇何忍安享惟有修身勵行報國盡忠庶幾無所

愧負此正所謂不恃前人之不○思○此○事○而○妄○

陰而自積餘慶之善者也

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家○聲○失○

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

見○汝○先○人○乎○母○恒○紡○績○每○夜○分○而○寢○善○果○曰○

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

命善果以父死王事數歲拜大將軍襲開封
公。開皇初進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
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通曉
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於障後察之。聞其
剖斷合理。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
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
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
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

過求還

所謂以身教者從是也

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

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

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鄭善果母崔氏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

末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年二十父彥睦欲奪

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鄭

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

禮甯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

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親授子景伯景
光九經竝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
疑獄必先請焉貝邱人列子不孝景伯爲之
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
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
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我或應自
改景伯遂名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
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

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孫氏勸潭以必死之義。領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反。潭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爲慮也。盡發家僮。佩服以助軍資。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子從征。汝何獨不遣。潭卽以子楚護軍與允之合勢。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宰相皆就拜謁。

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
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行。
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謝。
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
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虞潭母孫氏。少年而寡。誓不改節。潭始自幼童。
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稱潭爲

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
餘爲府丞所奏罪名數事下御史案驗遂棄
延年於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或疑嚴母何不教子於平日然觀其賢明若此則亦非不教之故矣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
爲癡常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
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

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
入府延年出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閣下母乃見之數責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
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
罰多戮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
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
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
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多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當武昭時。文法操切。公卿多坐法。而不疑以經術重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

漢東海嚴延年。母生五子。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曰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

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爲人母而不能
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
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
忘義乎遂說魏王王聞之高其情乃赦其子
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母以
禮義訓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云
可爲前後妻子
不一視者法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厚。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苦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至情況於假子。而不爲救。何以異於無母。其父

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二子立其旁。吏執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以告王。王名問其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王問故。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鄧伯道棄已子。全弟子。皆人情所難。其父臨卒。謂妾曰。善視之。妾曰。諾。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王高其義。皆赦之。號曰義母。

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

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宣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諸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修其職業。今我寡也。爾又在下。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敢怠耶。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

至夫忌辰。請姑展墓。及歸。詭言欲臥。久不出。
排戶視之。已解裘經自縊矣。

魯敬姜者。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卒。敬姜
守志。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
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
曰。魯其亾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而
用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歲歉拮据不足供父遺之麥親磨麪以奉舅姑而自食其麩批舅病疽貞孝割股雜餌以進舅愈徙居安東送貞孝歸甯欣然從之蓋欲借父資以相潤也甲申兵亂舅姑還浦貞孝往省盡以指環之類遺之姑泣曰時事至此我家貧老汝又青年無子女盍再醮乎貞孝正色曰時亂見殺會夫重泉義也又恐語迫忤姑復婉言曰且俟服闋再議衆皆信焉

其身

清江浦貞孝王節婦周氏。淮安諸生周爾忠長女也。生而慧性。至孝。事祖母倍於母。人問之。曰。日有長短耳。見弟輩就學。卽知書。王氏貧。曰。嬪日卽出其奩資爲夫治生計。時蓋崇禎辛巳仲秋也。甫三月而夫病疫。毀簪珥延醫。不效。割股又不效。慟哭殮之。曰。夫死婦從禮也。所以不死。欲代夫爲子養暮年貧舅姑耳。

乃歸焉。劉貧而弟富，遂以孺人託其弟遊學。遠方弟不能養，孺人與一婢績紉自給。嘗遺書於劉曰：「老樹一株，綠陰滿窓，頗足自適。幸無念我，終不言弟。」過劉後，歸囊有白金數兩。問之曰：「人託我謀事，謝物也。」孺人擲地曰：「吾謂君安貧樂道，而若是耶？」劉慚而還之。他日，劉釋褐，令湖南秩滿，引鏡見白髮，歎曰：「此豈服官時耶？」亦孺人有以成之遂謝事，與孺人窮約終。

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亦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也。豈特臣幸甚。臣夫幸甚。臣夫父母幸甚哉。

劉切曉暢足動宸聰。正不知當日如何處分。

龍游徐孺人父初歿。母欲許嫁富家兒。緩不成。服孺人號慟欲死。母乃止。既終喪。信安劉必明知其賢。往聘之。無何劉得暴疾。將危。親戚咸爲憂之。孺人曰。已許嫁矣。復何疑。劉病愈。

使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
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其親親以得養
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
之命有以全三人之生也此臣之死所以不
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
幸遭逢堯舜心卽天地之心德卽好生之德
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無終棄之才饒
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父母之恩却將臣身

臣欲舍公姑而供夫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
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婦而不孝於公姑而
子婦之義缺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
彼所以與其苟全性命以偷生一時不若代
夫之死以全孝義也何則臣夫既死夫之父
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
爲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觀其披肝瀝膽辭
氣間皆有慷慨就
意死之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

戶徐綸連結事情親齎具奏越禮犯分罪不
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比造妖言斬罪發都察
院收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何言臣獨
念夫之父母俱年七十以上衰病老朽不久
人世而況所生止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
夫下獄缺人侍奉痛哭悲號死無所依臣欲
守侍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絕不無失所是
臣孝於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

臣則當死。君之難爲人子。則當死。父之難爲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爲臣而不死。君之難爲不忠。爲子而不死。父之難爲不孝。爲婦而不死。夫之難爲不義。此古今之常經。天下之道。切思臣夫王伉。幼蒙父訓。長沐聖恩。除授前職。爲伉者。正當夙夜戰兢。鞠躬盡瘁。上以報朝廷榮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奚乃不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孚千。

裳鳴珮立乎人之朝者覩此省夫

人皆疑節婦死則死耳何數數問人無乃非
有勇決於其心者不知此正節婦之所以不
可及也使其稍有遲回則不終死矣且所問
者死所宜也彼固胸中堅辦一死而又恐死
有遺憾以其兄爲知大義者故於二姑死舅
死母死之際歷歷問之無復有萬一之遺憾
而後以身殉夫赴義如此可謂從容之至盡
善之至在女子尤爲所難先生又謂節婦若
學問知道者信哉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驛丞王仁以罪當刑
其妻李氏上訴願以身代夫死曰妾聞爲人

未嘗一日羣語笑。未常一日解衰經。惟上堂奉養易縞素。益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也。夫

李氏子窮閭編氓耳。又卽病則節婦之於夫也。無論無榮庇之望。卽室家一日之慶亦無

之矣。利害安危總非所計。惟知大義較然不容少訕。纔做得事纔成得人。而養

三老經四喪。古今伏節死者頗多。一時感激

然耳。久則意解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

十有七年。竟死不貳心。烈哉。吾人具鬚眉冠

此指舅益老多病節婦事益虔朝夕治具布
几上請御則肅立堂楹間諸娣姒每相謔語
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病○甚○手○捧○唾○浹○或○洩
惡污牀席躬爲蠲滌如是者又三年率旣襄
事○則○以○告○惟○仁○願○從○夫○子○惟○仁○曰○猶○有○母○在○
尋喪母及期間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節
殫○矣○卽○不○死○無○負○李○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
否○不○粒○食○四○十○四○日○不○死○引○繩○以○絕○孀○居○後○

不獲死。又萬方解之。不聽。就從兄布衣謝。惟
仁問死所。宜惟仁曰。從一以終。義也。弟祖姑
及舅姑在。若能養。李氏子瞑矣。節婦悟。始忍
死。竭力就養。姑夙抱末疾。祖姑更性厲。家人
事之。無當意者。節婦備嘗荼苦。委折將順。鄉
人爲之語曰。新婦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馴。
已而相繼卒。婦哀毀營葬。舅憐其嫠苦。無子。
欲令復醮。節婦引刀斷指曰。所不終者。有如。

歸太僕先生極言女未廟見者無執夫喪不再嫁之理。然以愧昧於從一之義者。又未嘗不爲功於世教。故苟遇其事先生。輒亟稱之。

耿天臺祁門李節婦傳曰。節婦姓謝氏。祁門李應時妻也。甫聘。應時業病痿。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氏。歸後。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臥起。食飲櫛沐。抑搔澣溺。諸瑣委悉。節婦躬之。罔懈。晝夜者七年。嘉靖辛卯。應時卒。節婦年二十有五。誓以死殉。嫺黨持之嚴。

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少宗伯。綸
欲疏諫。易儲之事。未果。某氏聞之。曰。吾生平
教汝何爲。汝能諫死。吾雖爲官婢。無所恨也。
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氏怡然。綸後復官。
終養。某氏常詠詩。見志曰。誰云妾無夫。猶及
見夫。夫方俎。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
兒讀書。妾緝繡。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
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異議遂寢。

他且勿論文。穆何乃智。出其女下。靖難之際。安得不自負媿於人心。不搖之對也。宣

德初舉家名還女。乃歸解事姑。以孝謹聞。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章得疾。將死。某氏請往視。父母以未婚不許。某氏堅欲往。及一見夫。夫卽逝。某氏殮之。撫妾守喪。

江濱則率二女俱溺水死。至今廟祀秦淮河
干。

不惟全己之節。守夫之義。亦以不
成朝廷之過。舉爲之不勝感歎。

胡氏狀元胡廣女。大學士解縉子禎亮之妻也。
永樂初。縉與廣侍燕文淵閣。上曰。汝兩人少
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月。廣果
生女。遂定盟。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邊。胡未及
歸。而禎亮戍行矣。逾數年。父母欲令改適。女

貞烈至正丙戌宣撫行部廉得其事原奉之
罪邑人付還子女終身不再娶

黃觀安慶人建文時以三元及第仕至學士靖
難兵至觀死節一妻兩女俱被執有旨配象
奴妻詭言避難時有金若干寄城外至親家
吾母子往取則得否則必爲所匿象奴利其
物與俱至郊外妻云兩女當以衣裾相結恐
稠人中迷失奴許之其女亦不解母意比至

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

志念已定。便於所爲。偏能極危迫時。極委曲周至。

謂葉曰。願與夫一

再見。葉聽之。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

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取。

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看君也。

泣別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

處水極險惡。竟不衝激。倒仆。縣官皆驚異。具

棺斂。就葬於死所山下。又申上官表其墓曰。

女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以告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從來忠孝節義。只是情理二。既歸持二幼而字。認得沉著真懇。便做得徹。泣曰。汝父行且死。母死亦在旦夕。兒無所怙恃。終死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在他人家。非父母膝下比。無仍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以卮酒奠父母。則我有後矣。遂攜二兒出。名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

戍卒遂在行。乃日至卒家。郭氏毅然莫犯。夫歸具以告。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邀入茶。亟持刀出。而李出走。訴於縣。以持刀殺本部官罪死。繫獄。郭氏躬饋食於卒外。閉戶紡績。以資衣食。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葉姓者。尤有意於郭氏。視卒情若手足。卒感葉。因謂曰。汝萬一不保。汝妻尚少。子女纔幾歲。奚所依。我未娶。若俾我爲室。視汝子女猶我子。

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
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不義而生
甯從舅姑死耳遂與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
兩楹之間雖女子不愧死於黷舍中矣入甄爲婦人與嬰
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燬以
熾炭其狀益顯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一部卒妻郭氏有姿李心
慕焉去縣七十八里有盜出沒處李分兵往

供具主悉返之不納。棕在澧三年主不與外
事。姑寢疾奉藥必親嘗。喪則哀慟如禮。諸貴
戚聞之無不敬畏云。

公主下嫁之禮。獨唐爲最善。而岐陽尤柔順
謙約。唐時公卿家法不遷於世俗。至宋而猶
存者。惟杜杲如岐陽之婦德母道。安得不樹
型於奕世。然則家之內助。其爲功豈淺鮮哉。

譚氏婦趙永新人。至元十四年宋旣亡。永新復
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同
匿邑校中。爲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

商確古今則時多獻替計議國政則終置不
對及夫忠諫有受抑者則又悉爲薦拔此須
參觀而後見
賢后之道

唐岐陽公主憲宗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
本大族主素柔順拜起悉用家人禮常與悰
謀曰上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
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
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縉紳稱悰與主爲賢
臣賢婦後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廣設

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其薦拔忠諫。悉多類此。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太宗嘗出以示羣臣。而稱其書足以範百世。及崩後。太宗哭之慟。或有以天命止之者。太宗曰。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爾。

唐太宗立長孫氏爲后。后性孝儉素好讀書。商確獻替裨益宏多。太宗嘗與計議黜陟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聞國政。終不肯對太宗。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濫枉。房元齡以譴歸第。后知其賢。時疾篤。與太宗訣。且曰。元齡事陛下。小心慎密。奇謀祕計。未嘗宣泄。苟

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
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
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
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
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
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亾○何○
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
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

只要他不疑。

徐氏呼高

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

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

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衰經奉覽員首以

祭翊墓。

快事。

舉軍震駭。

執義不屈女子所有乘機報仇殺賊那易得如許膽略。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

文富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

婦從亦以見少君之
父能量才而求配

魏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

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

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

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共圖

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

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

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常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里稱之。夫義

以盜誅。惟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

天年。

季兒郃陽任延壽之妻。季宗之妹也。延壽怨季宗而陰殺之。赦免季兒。遂振衣求去。延壽曰。汝其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與子同枕席而殺我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戴天履地乎。乃告其女曰。吾義不可留。又無所往。汝善視兩弟。遂自經。

卽不死亦斷無復合之理。

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
遂辭聘不行○吳王賢其有節義○號曰貞姬○

陶某子○陶之大夫也○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
數倍○其妻數諫○不聽○及歸○宗人擊牛而賀○妻
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能
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
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敗亡之徵見矣○願與
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某子之家果

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得幸
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
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
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
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
污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
者亦然妙語此千古爲臣爲婦者之的然妾
事死事生果能無一愧此者否

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天下大治。

中興之治，亦由於后足追后妃。邑姜懿烈矣。

楚貞姬，楚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

給斗米。薄爲之助。姑婦泣謝而去。

此等樸誠愚孝。皆天地至性之所鍾。特以身處微賤。傭夫販婦。莫或知之。則竟泯沒於千古而已矣。故須留心採訪。隨爲紀載。以闡其幽烈。且以感勵夫衣冠之族。禮義之家。其効能於造物爲功。於人紀不淺。

周姜后賢而有德。宣王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失禮而晏朝。以見君之樂色而忘德也。夫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

於人十無一二。雖有亦殘。食餘瀝取其精潔者以奉姑。而以穢濁者少自充餒。姑泣謂婦曰。年荒歲歉。我且垂死。旦夕汝勿以我顧戀而負汝。少年當別爲之處。以圖存活。婦銜哀以告之。曰。假使婦先姑死。不能存姑。婦命未終。豈有棄姑之理。

精誠貫金石

姑婦飲泣而已。余

聞而傷之。使人召之。見其姑偃僕在負。二人皆餒甚而髀骨立。若皆無生存之氣矣。因月

商猶憐其色令姑保出親黨謂婦曰當官何
不吐實婦曰何忍自潔其名而污吾姑乎乃
自縊而死升庵集云

世間乃有此冤恨之事不遇文人如升
庵楊太史而不得彰其烈者恐正多也

沈石田曰余鄉周玉妻王氏玉死家貧奉姑年
七十餘患痿足不能履地宏治壬子吳中大
水屋廬皆拆毀以易食食盡負姑行乞於鄉
且道路多阻於水艱難揭厲步多顛躓行乞

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
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苦莫大焉言畢風
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烈婦唐貴梅池州人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
姑悍而淫向與富商私一日商復至池見婦
悅之賄姑姑誨婦淫以百數弗從加以箠楚
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
訟於官通判毛某受賄加刑幾死竟不辯白

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顏光衷謂才美感婦一言卽能轉圜亦未成
錢癰而世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
乃此婦
罪人矣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
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噉麤糲不厭嘗念
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
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
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

敗家以爲妾之所出枉負其辜才美愕然曰
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婦曰翁平日所爲
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
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
千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奉
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稱短尺買物
大稱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
數絕不費力而盡妾卽願留才美感悟欣然

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
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
者也

然則爲舅姑者不亦難乎間嘗謂爲人父者
語言動作無一非所以教其子慎毋易言爲
父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又曰學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

諭以斗斛稱尺各二樣并出納輕重便宜婦

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爲婦

便有略恐他日生子

乃隨父而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

呂介孺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

微杜漸之意。

直是懲羹吹虀了。

然女之貞淫。却不在

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誠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闡教之不可少者。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涖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BJ
117
H95
V.10

畜德錄卷十九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女範

許相卿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
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闔躬督紡織至老勿
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
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卽非士族家
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畜德錄

卷十

集
賦

1.

之太平矣。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脯焚香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此便見其易學。

畜德錄卷十八

紅日元不
在天上

靜聽山澗流泉時作輕聲時作重聲蓋自有天
然節奏之妙真足洗人狂馳心也

商陽初曰白公有詩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
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
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
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平則身太平
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亦出

毛選樸曰○學者○只要○涵○養○性○情○有○海○濶○天○高○之○
胸襟○自有○鳶○飛○魚○躍○之○意○趣○
正須從勿忘勿助來此亦不可

不爲道破若窄狹卑淺則世情俗慮牢不可解而

天機遂障矣

樹上鶯啼盆中魚躍總是一種天機向此中體
會則樂可知矣

積雨之後紅日一出萬物欣然吾肺腑中亦若

有受其照耀者而逸興飄然欲飛矣

世間無事樂都恐屬閒人。所謂無事樂者非果無事也是行所

無事也。程子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耳看是何等樣閒。又曰料得閒

中樂無如我得全夫閒非偷安之謂適非恣

意之謂性天澄徹纖滓不留則俯仰宇宙安

往而非我之樂境哉。行所無事只是天理爛熟特邵子聞杜鵬後無

復用世之思耳然亦須知此纔可與讀無名公傳觀其於疾革之際

且曰試與觀化一遭其於生死之際直以旦

暮視之真千古樂天知命者矣。

吳康齋先生曰。峽口看水途中甚適人苟得本
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
暇。何能樂也。

苟得此心。無外非內。
未得此心。無內非外。

黃我素曰。昔周茂叔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而伯子竟得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此箇公案。引而不發。蓋彼
中意趣。惟邵堯夫先生味之最真。擊壤詩曰。

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披風之
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
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凡人
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
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無所不樂矣
人只見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
得到此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
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
者贅矣此則心爲太
極高矣遠矣

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休。卽是福地。居易俟命。卽是洞天。所以康節謂不出戶庭直遊天

地。

如彭澤所謂悠然有真趣。欲辨已忘言。如

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現前悉

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

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不可當

面錯過。

高景逸可樓記曰。樓成登而望之。吾於山有穆

體長康清淨齋中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
賢爲師以魚鳥爲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
惟○有○自○得○之○趣○者○知○之○
正未
易幾

高歌古詩最能開豁心胸發動天機學者不可
錯認習靜徒兀坐終日也

商陽初曰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
奇之士所願遨遊然志馳五岳心希三島者
每見不酬其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

長飽得笋。藏麥飯纔。
可受用得。鶴林樂境。
弄筆窓間。隨小大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

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盃。出。

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

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

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

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毛還樸曰。吾人不必別求福。但要保養元氣百。

羅景綸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
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
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
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
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獮共偃息。
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
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麥飯。欣然一飽。

則物無弗和者矣。自吾心之清也。則物無弗清者矣。自吾心之節也。則物無弗節者矣。是故視雲日之與風雨。松竹之與蓬蒿。麋鹿之與牛羊。猿鶴之與雞鶩。一也。視短褐之與狐貉。藜羹之與鼎食。珪璋之與錢鏹。一也。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常閒。常樂無入而不自得。夫是之謂心逸日休之學。

或飯牛而肥。或視雞而隱。或蓬蒿没人而居。或積雪閉戶而臥。彼其中有以自適而無擇於外物者。子不聞乎。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得失在我者也。求其在我而心不爲形役。則萬物之充塞流行。無往而非吾樂地。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正不必元鹿白鳥。蒼松綠竹之爲樂也。且樂在物者。有物斯樂。樂在我者。無物自樂。所以遇物而樂者。特心體之與化機同一活潑潑地。適相觸發耳。自吾心之逸也。則物無弗逸者矣。自吾心之和也。

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無可憂處便是樂
樂到極處却無樂

鄒東廓曰劉生瓊治攜閒樂園以告曰白雲悠

悠昭其逸也元鹿呦呦昭其和也白鳥鶴鶴

昭其清也蒼松落落綠竹猗猗昭其節也聚

物之美以遊於塵埃之表其亦可與語閒樂

乎東廓山人曰嘻是求諸物者也求諸物則

有得有弗得得則閒弗得則忙得則樂弗得

則憂是閒忙循環而憂樂相倚伏也古之人

閒茅屋牽蘿補開箇柴門對水流得覺閒眠
真可樂喫些淡飯自忘憂忘憂全在淡飯眼前多少
英雄輩爲甚來由不轉頭

鉛山費健齋宏總角狀元以黑頭宰相告歸年

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學士王守溪寄

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

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至三峰樂

有意當窻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

休事欲稱情常不足人能退步便無憂衰榮

可喻花開落聚散還同雲去留我已久忘塵

世念頽然終日倚岑樓要無煩惱要無愁本

分隨緣莫強求無益語言休著口不干已事

少當頭正從開口忤人出頭幹事過來所爭

退閒不得真箇做得人間富貴花間露紙上

功名水上漚勘破世情天理處人生何用苦

營謀塵世紛紛一筆勾林泉深處任優游蓋

高臥閒牕綠陰清。晝天地何其濶遠也。不要向大地體

認

永豐羅一峰倫以抗草忤權貴謫官而歸詩曰

五柳先生歸去來菱荷衣上露漙漙不由天

地不由我。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無盡烟花無盡杯別

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萬物靜觀皆自得。

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激湍堆

又醒悟詩曰此身壽命若浮漚只好捱排過了

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入境
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早觀生意可樂。殘月尚在露華滿眼箇中妙趣。

非言語所能形容。東齋柱帖云。窓前花草宜

人意。凡上詩書悅道心。

造化風光。就是自己。本分風光。原無彼此。

東齋對月。花竹參差。清景可愛。聽諸生誦聲甚
樂。時遊於外綠陰清夜。真趣悠然。

有金蓋紀實也甯皇初與朱文公同名公獨
不出常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
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要知古人胸中實有
一段妙境所以與江
山風月酬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醉得過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吳康齋先生曰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
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
樂

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此四友堂主人之所以雖與三者共爲其一而實不與三者共爲其一也。前固曰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若說寓跡則身與三者又何嘗不同是寓。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樂之途者。吾不爲也。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徐靈暉贈詩曰。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此吾之友於酒也。及
乎書疊窓几。興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
獨臥。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
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
頽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牕
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
氣襲而書帷溫。南牕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
涼颺生。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

於分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卽所居
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筍。置酒一壺。設榻
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名之曰四
友。要知還有箇不書而自古不酒而自忘不
榻而自安者。然後可以有書有酒有榻不
然便是四友。堂主人與三者共爲一物。又明
焉。知物之爲主人。有主人之爲物有也。
窻。裴凡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
古。瞋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
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嘯傲於一尊之中。

王梅溪先生四友堂記曰。家君燕坐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爲得志者之所爲。而慕窮者之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倖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

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

讀無名公傳事事要本有體無迹有用無心
二句來看纔認得出太極兩字纔認得出無

名妙

安分吟曰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

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

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不論用世不用世
總要到此地位安

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

人間

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
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
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
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
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
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義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申和
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

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
知也。未嘗急合。和易中又未嘗不謹審故其詩曰風月

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
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謗未
常怒聞人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
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
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

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證無極之本體與太極而渾然故爲是言故常自爲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勝事自知所寢之室謂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如肩室大如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終身未嘗作皺眉事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
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邵康節先生無名公傳曰。無名者。不可得而名
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斯人有體
而無迹。有用而無心。有迹。有心者。可得而知。
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得而知。不得而名。
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
由乎誰。此我便是太極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

十餘耳。目聰明尚能作畫。亦曰平生惟欲心
淡。欲事節。或者賴此無他術也。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
之左右。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蓋一陽初
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
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耳。

閒適

可○免○疾○耳○及○其○有○疾○則○雖○知○謹○亦○無○及○矣○愚
人○未○疾○既○不○知○謹○覺○有○疾○猶○幸○無○大○患○所○謂
臥○積○薪○而○幸○火○未○然○者○也○
安其危而利其
災何不仁也

趙長元曰○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
問其故云○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
廬陵人○九十餘能行遠路○鬚髮不白○言無他
術○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若
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
至王
理太倉畫士張翬九

麴蘖者好爲長夜之歡滿傾百斗乃服葛根
湯以解醒嗜滋味者羅肥甘於几席不飫不
休乃服橘枳之屬以導滯是何異揖盜入門
徵兵勦殺真以吾腹爲戰場與其消解於後
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蔡九峰洪範皇極之疾曰節飲食慎起居无
攸害則知不節不慎未有不疾而爲害者也
故易之頤亦曰節飲食

方定之曰此身甚難得安可不謹未疾而謹乃

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

洪範一極無凶一極備凶亦只是此

道理大凡天下事只有一箇恰好便了

美玉

投蛙明珠彈雀以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

之下不為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

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足以亂小人

不足以動君子

君子小人亦正於此而分苟為嗜欲所動即不得為君子

安得不纖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

洪文科曰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

視其身也歟

羅子曰壽有長短由養有厚薄人莫不欲其自
厚而不知厚之所以薄也人莫不惡其爲薄
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信陵孝惠縱長夜之
飲娛酒色之樂極情肆志非不自厚然幸逢
天折之痛薄亦甚矣老氏彭公守延年之方
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非不自薄然克保長
久之壽厚亦大矣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養

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

一也故曰天壽不二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

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

清心寡慾者養生之本務

踐形盡性者養生之成功

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

道則責成於已養生者所宜體此

今人但言養生養生箇生來做甚此却不可不

請先儒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皆人身一生之所

當為也然則養生者如何不重視其身然而

身內之事皆所當重身外之物皆所當輕知

其所當輕當重則夫輕視其身者正所以重

自不容於不謹。吾至今媿此數語。飲食以節。出入以時。步履安詳。談論簡默。此皆不容不謹處。

陸樹聲曰。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傷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吾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夫旣身同太虛。而視

莫如酒色慾。聖人之所豫戒。故曰不邇聲色。

又曰戒之在色。未有邇而能戒者。人之百病。

起於精血妄施。壽命短長。嗣續盛衰。皆係於

此。酒易令人沉溺。其蕩情耗氣。肆言失容。爲

害不減色慾。無是二者耳。目聰明血氣調暢。

勞役不損。寒暑不侵。丈夫事始可爲矣。最須識此

元來自身是箇丈夫。豈容夫定於此二者。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朱子申之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四時無多食所制之味。能傷臟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王氣也。五臟不傷。王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

聖人飲食衣服之節。所以著於鄉黨。蒲君又謂衣服最須隨時合度。暑月不可全薄。盛熱亦必著單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數層。漸脫漸著。庶不驟寒驟熱。

羅念庵先生誠弟邃夫曰。害身莫甚於色。其次

體氣則衛四肢精華者爲髓爲精其次者爲
肌爲肉凡食太熱則傷骨太冷則傷筋雖熱
不得灼脣雖冷不得凍齒冷熱相攻而爲患
熱勝冷少勝多熟勝生淡勝鹹凡所好之物
不可偏耽耽則傷心生疾所惡之物不可全
棄棄則臟氣不均是以天有五行人有五臟
食有五味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
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鹹納腎

朱蔡文忠公襄性嗜麪藥飲量過人及登第沉
酣晝夜諫者弗聽無能止之時太夫人年高
甚以爲憂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之適其
宿醒未起先生乃大書於壁曰聖君寵重龍
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
如爲患悔何追文忠起見之大悟卽日痛懲
終身不復至醉

蒲處貫曰飲食所以資養人之血氣血則榮形

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者。吾生平求醫。蓋以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病而求療。必盡告其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虛實寒熱。一按指而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蘇東坡曰。脈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
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生死。
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
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
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
用其長而護其短耳。士人多祕所患。以求診。
以驗醫之能否。醫不可以人試藥。如何。使索
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寒熱於疑似之間。醫

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了○此○便○不○墮○驅
殼○塹○可○以○言○外○忘○矣○兩○忘○則○性○於○我○定○性○定
則○命○於○我○立○

只○此○一○心○如○何○又○說○要○生○又○說○要○死○斷○除○妄
念○死○此○心○也○操○存○正○念○生○此○心○也○死○此○心○正
所○以○生○此○心○故○自○沙○云○千○休○千○事○得
一○念○一○生○持○身○之○爲○死○爲○生○亦○若○是

古○牛○道○士○曰○從○朝○至○暮○常○有○所○爲○使○外○體○不○息
覺○勞○卽○止○止○復○爲○之○此○與○導○引○無○異○耳

天○行○只○是○一○健○而○其○爲
健○也○却○原○是○一○動○一○靜

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

若未能拔去病根隨妄隨覺全不濟事

顧涇陽贈王赤岡曰程伯子定性書中兩忘二字謂內忘也外忘也憶予少時問養生於元客元客授以二十字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爽然一快此便不墮言思窟可以言內忘矣然予又就中下一轉語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

開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
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
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
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承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
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此近於儒者正心
之學。不得以禪
家語而三者妄想。忽然而興。忽然而滅。禪家
廢之。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

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
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日○以○廣○
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他○又○何○術○焉○道○
書○亦○云○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
導○之○耳○其○微○旨○可○識○矣○
然則世以爲真有神
仙而必欲學而至者
無乃又墮
貪著之障

又○曰○真○空○寺○有○老○僧○曰○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
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

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貨財則思爭奪
遇功名卽思擠排遇勢欲則思趨附遇睚眦
則思報復遇患難則思推避未遂則心病於
患得既遂則心病於患失以是日攻於心則
病日入於膏肓雖有外之所養終不勝其內
之所擾況乎外之所養又足滋病此扁鵲之所以望而走
焉者壽焉得不促苟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
榮辱得喪俱不足爲吾心累卽小之而疾病

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堯夫之言
豈欺我哉

賈文宿云或問長生不死有術乎曰上壽不過
百歲長生不死吾未見其人不能知其術無
已則有却病延年焉世之所云却病者咸曰
薄滋味節淫慾寡言語戒嗔怒保形鍊氣如
是數者而已爾然此猶治表之術也余之所
謂却病者却吾心之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

要規旨哉

偽字須諦著漢武豈有仙人一語亦悟一生紛紛方士仙藥之皆非

耳真

今人輒以長生之學為修真豈知舍了立誠更安有所謂修真者

世之人類言養生矣殊無根極領要之論其在

養德乎疑太宇之靜虛儼尸居之恭敬七情

順化六用渾忘以此養德即以此養生

只道

為之主而人心聽命一切脩養都攝在內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

精神漸斂。坐作要靜定。莫涉浮揚言語。要簡省。莫生支蔓。牢記吾言。服膺數月。然而精神不復。智慮不精者。未之有也。

祝無功曰。銷鑠人無如忿。與慾者。慾動水滲。怒盛火炎。慾之室之心。火下降。腎水上滋。此亦吾儒坎離交媾功法。何必仙家。

劉時卿曰。世之攝生者。食苓服石。固爲妄投。熊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

趣卑卑。所以惟外物之慕。而欲心常見不足。
貧賤則移。富貴則淫。少有不得。則熱中憂思。
怛鬱終其身。不免。夫子所謂小人常戚戚者。
此也。從來教弟收斂精神。爲養身養德之計。
弟不能領。今日已在死邊過幾次。此亦未始
非鑪錘所
在。情想擾動。精神汗漫。不收一點火動。鬱積
於中。便有疾病發作。今須著實看破。將種種
情想。全身放下。譬之一病而死。則欲火漸消。

病根之難拔也。

靜中須有箇端的。欄柵始得。不然只恐要靜不靜。四路衝突。如何斷過得住。

與弟仲毅曰。吾弟病後又病。大抵因功名不得。家事貧窘。日夕憂思。悵鬱所致。然不見遠近士大夫有致身青雲功名遂矣。家業饒矣。而復憂思。悵鬱。夭折其命者乎。又不聞古顏淵閔子騫之徒。貧窮且不仕。而獨以德行稱。孔門休光垂千載者乎。凡人只爲胸中無主識。

許敬庵曰。諸火不靜。其病多端。調治要訣。只一靜字。凡事放得下。是靜。忿怒不作。是靜。撇得家累。是靜。謝得世俗應酬。置是非毀譽於度外。是靜。起居惟時。不自拘礙。是靜。諸不如意處。不生煩惱。是靜。病痛作苦時。且自甘受。不求醫藥速效。是靜。心下常令空空蕩蕩。不著一毫游思妄慮。持此一訣。祛病不難。若不然者。雖避居南山下。亦與在家不甚相遠。宜乎。

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君無病。則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矣。

聖人謂仁者壽。千古却病延年。只有治心一方。後世縱多良醫。總不出此範圍。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此謂形不能病。由養纔是長生妙道。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陳幾亭曰。世間少不治之症。多不治之性。情人
生無可恃之命。有可恃之調理。

劉勰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
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
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
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
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
心正而
身自脩。

唐李隱曰。益州老父云。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

以速其斃耳。養生者恬淡而無求，敬慎而不肆，毋暴殄以自戕，則年壽長矣。非以薄其生，乃不輕其死耶。

于穀山曰：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稟，本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刻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而養生之道備矣。

只是存心養性

凌登名曰老子曰母勞女形母搖女精母使女

思慮營營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

言語以養氣知乎此可以養生矣。

方定之曰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旨

哉言也。世人非不愛其生也。而動之死地。抱

朴子所謂牽羊就肆。日與屠近。蓋善喻矣。夫

伐性之斧。腐腸之藥。凡所爲求厚其生者。適

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

又曰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

也。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亦是此理。

二氏合下愛養完固其學。

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槍榆子覆瓿語曰。靜以制吾之動。緩以制吾之迫。默以制吾之露。重以制吾之輕。撝以制吾之戀。曠以制吾之鬱。耐以制吾之忿。七制全。

鑑之照物不將不迎泰然而靜寂怡然而動
順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喜怒有則則氣日完
精日積神日定若然者憂患不能入嗜欲不
能滑邪氣不能襲雖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趙長元曰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
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
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
精自走失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

撓之是謂衛生之術。壽考將自至。人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疾不起。故滋味者身之充也。而酸傷脾。鹹傷心。辛傷肝。甘傷腎。五行各有所克。此盛則彼傷。則失其節也。起居者身之適也。而坐傷肉。臥傷氣。行傷筋。立傷骨。則渝其常以名之也。時其喜而喜焉。時其怒而怒焉。時其好而好焉。時其惡而惡焉。喜怒哀惡各當其節。則必無殉名。若明殉利之病。而起居飲食更無論已。

鄒東廓曰。世之所謂強有力者。權有無。節盈縮。以驚於朝市。相靡以利。相眩以捷。蓋寒不得襲。暑不得蔭。若是者。什而三焉。世之所謂智者。商古今。課殿最。抵掌功名之會。相矜以辨。相構以術。棄枯而集苑。避寒而競炎。若是者。亦什而三焉。貪夫殉利。烈士殉名。殉名之與殉利。高下有間矣。其於逐物以喪其生。鈞也。無爲利府。無爲名尸。超然立於物表。而物莫

益來

薛敬軒先生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

郝和叔曰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卽此可見理接氣不相離

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何垣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

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撓善端油然而

生是內外交相養也

內外交養意更精亦本孟子持志無暴互相培

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
至六七盤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
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
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耳

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與盛
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
畜積雖勤亦無補矣

謂當保之於早非謂老而無補轉可不用保也

孝若_○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
平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
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
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
真絕欲心不動故_○世所謂真人公曰然公曰
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
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平生坐必端已未常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

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臥
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
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凡言傷者亦
不便覺。久則損壽。此謂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傷生之事。不可勝舉。養生之事。亦不可勝舉。是在乎能推而致之者。

劉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
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
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

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饑極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渴極而飲。飲不可過多。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

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足而不修不可以

小損爲無傷而不防

惟益爲難而遲故雖小而不

速故雖小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

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

養生以不傷爲本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

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怒

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

談多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沉醉嘔吐傷也

格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
此卽不逆生不逆長而恐奉長者少奉收藏者
少也若待寒變痰癰而治之則已晚矣收藏
然亦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
渴而穿井闢而鑄兵不亦晚乎

抱朴子曰凡夫不知益之爲益又不知損之爲
損損易知而速益難知而遲損之者如燈火
之銷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
之播植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

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
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
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
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
水不能生木○此段道理甚大○聖人春
對時育物參天贊地之功都在內○聖人春
夏養陽秋冬養陰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
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疴疾
不起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

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
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
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痰瘧奉收者少冬

至重病

火不能生土
因以生金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

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
甯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
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
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

金不能
生水

冬三月此

畜德錄卷十八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養生

素問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
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
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
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
木不能
生火
夏三月此謂繁秀天地氣交萬物華

搖色奪毀性易心小則滅身大則滅家禍害
天下莫此之甚而況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
獨誤人兼亦自誤目中所見受禍甚酷者不
切戒則夫主持世道者之嚴禁痛絕與
人稍通文字者之斷勿寓目不言可知
無論後世淫辭爲害卽唐人虞初等書亦猶不免

畜德錄卷十七

明原算不得聰明。大抵是私智小計。前之人以其智計奪人之財。後之人卽以其智計工於淫蕩而暴棄其財。此天之所以示鑒也。然司馬氏累世權譎而乃有肉糜蠟墓之子孫。則又昏駃特甚。要在天之報施。總無或爽。靜觀者一一自得之耳。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蓋此謂也。

張繼孫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

所怒非有奇禍定有奇窮

不可宣之於口尤不可著之於書亦不可稱揚前人此等之書先生此言洵不誣也切戒

戒切

冒起宗曰予每見權貴之門及暴富之室不肖

子孫淫蕩恣靡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

或骨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銖一

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

者又大半皆聰明人也

昔人謂聰明者明義理識是非之謂此聰

觀微子朱□曰人之爲不善也恆畏人知不畏
神知人知於其顯神知於其微人於其微也
而爲之無所不至至於其顯也乃揜之以著
其善而不知心術之欺神有甚於白日之欺
人人非之可畏孰與神責之可畏也只爲此
神明故纖毫是故君子之學非致嚴屋漏不
不容忽閃足以通神明非天下歸仁不足以表成德
陳睂公曰凡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爲鬼神

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悲夫若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豈不泰然自得乎○

橫取人財固所當絕要知無功而得

便是非分二者皆不能無感應戒之慎之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

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無○

累○

豈能保其必不

然所以可畏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

公論○若○彼○無○罪○而○妄○凌○辱○之○尤○爲○非○理○

獎之後陞刑部主事余適與之同僚視其所

為仍如紹興竟以考察謫佐沔陽如何無何疽

發背洞胸而死如何無子如何其身後事不忍言

吁天理人心四字始不可置哉忒奇文字原做不得

高景逸曰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淫人妻

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若能須臾

堅忍便是終身受用他人妻女固不可犯又

見世人非分得財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

曰○忽○出○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
翻案

反○誣○我○舟○人○毆○耶○縛○之○後○名○士○人○之○役○於○官

者○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叩○頭○哀○乞○移○時○乃○叱

去○
好快意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有

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天○理○人○心○四○字○今○用

不○著○
奇余○憮○然○不○答○
畢竟快意者是不快意者是和聽後面分解

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置○此○四○字○不○用○
奇

一○生○自○道○煅○鍊○羅○織○含○冤○載○道○而○上○官○反○嘉
得力在此

暗莫辨引之入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
入見之大怒拔劒俱殺之首之有司明日榜
出此士首列因告人曰使吾若往已在鬼錄
矣少年士子當以此二人爲法戒

陳棟塘曰正德己卯余謁選北上泊於王家渡
同泊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舟人與土人
猝毆至乃余家僮焉詢之家僮曲遂薄責之
而諭土人去

是正理

坐中某者新喻人遽嚇然

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矣。於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南京某生赴京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使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從。同居一友素輕脫。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

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
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
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
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
飲可也。」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而取
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
其屑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睨
嬉笑，取草履而著之。麓人追之，相蹈襲而就。

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鬪死。鬪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暱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

鄉閭摧擢孤窮日以宮室田園貨寶金珠于女玉帛橫集胸中計必滿其谿壑而後爲快嗟乎谿壑未滿而殃孽已滿矣然後上帝禍之鬼神極之促算絕延乃始仰天賽神號呼求免焉無及矣

鄒東廓先生謂富者以財濟乏貴者以勢力拯阨如有目者指盲以路有手足者拔跛於溝壑方是自盡仁體若倚富削貧挾勢凌賤是誑盲擠跛必爲神極

石濱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

朝廷遣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

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如此。則幽明一理。

夫復何疑。此論亦佳。但鬼神何處無之。諺云。舉頭三尺有神明。卽詩相在爾室。

意也。凡人一念之萌。孰非鬼神之所降鑒。

槍榆子曰。富貴其何常哉。藉富貴以積德。可也。

藉富貴以造孽。不可也。德積則富貴延長。孽

積而富貴忽謝去矣。余邑往往有方盛而忽

衰者。可鑒也。世人一得富貴。氣勢赫奕。凌轢

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燄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於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見孔昭。恆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爲。若槩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徵之人。非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
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
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
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
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
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或亦有出於不得已者只是明
乎此理則處之有道庶幾無困。

清江敖英曰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

袁氏世範曰。人有言。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較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被別人占地步。去自己全無地步。焉得不敗。然彼之地步。不是奪我的。却明明有箇地步。在自不思去占。教他怎生奈何我得。

幾疽發背而卒

惟積惡者。愈事神。佞佛。彼其意。以爲有神佛。在。可以無罪。不消。無愆。不滅。不知如是。則何以謂聰明正直之神。錄此。以令若輩心懾。心理之不滅。正是天理之昭彰處。韶之所以疽發背。死死於天理也。亦正死於心理也。

何垣曰。富兒因求宦。傾資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知晏子非惡富。恐失富之意。則必無此病。

炷香曰此香奉爲殺人不曉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於時大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後疑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韶曰必償此是心理難滅然何不覺之於前至此則天理難宥悔已無及不可宥而求宥益重其罪則亦適速其死而已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自是快快不悅未

而縱之。既醒而悔。尉畏其暴。不敢以實告。既而普病見奴。晝夜爲祟。自分必死。使人禱之。尉因使奴出見之。普病遂愈。由此觀之。苛虐者。亦有人心。故病則見祟。人命者。必不可傷。故不死亦祟。善於因事致戒人豈可因一時暴怒而傷人命乎。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頗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

身心已
不好了。

唐張文成曰。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
書令崔湜。蕭志忠。岑曦等。竝外飾忠鯁。內藏
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股。附太平公主。竝騰
遷雲路。咸自以爲得志。係泰山之安。七月三
日。破家身斬。何異鵲鴛棲於葦荻。大風忽起。
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石普好暴。醉中嘗縛一奴。命尉投之汴河。尉憐

詩可念也。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
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
陳仲子便是好名。而不顧其母兄者。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
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
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此卽伊川所謂纔得外物好時。

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
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
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
憂還家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銜命千里親
老不獲從甚則倚閭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
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宿抑已
不忍傷子之情說到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
此人子更極罪痛載十載出而裾絕人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

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諳此。洪浩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書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尚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此與後詩皆極真摯動情。浩得書。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劒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

豪飲愛冶遊。悅鄭聲。喜怒不常之類。皆是也。及其長也。而不知反其正性。甘處羣物之後乎。

魯昭公生十九年矣。尚有童心。君子卽以知其不終可不戒哉。

陳睂公曰。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

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戚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籜冠。

朱平涵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擾之。猶可。才智者擾之。更不可。言。宋室被王荆公一雖總歸於庸而禍之大。擾而遂以不支小必有別矣。

陳幾亭曰。物之稱也。必好嬉戲。雞。狗。馬。皆然。稍長。則各得其正性矣。雞司晨而哺雛。狗靜伏而辟鼠。狗晝臥而守夜。馬致遠而聽御。嬉戲之在人也。曰童心。搏菹博奕。臂鷹蹴鞠。喜。

傭募能負百斤者其直若干能負五十斤者
則半之能負五十斤者不敢貪百斤之直今
有舟可以載百斛者有止可載五十斛者以
錢僦賃能載百斛者其直若干五十斛者則
半之可載五十斛者不敢貪百斛僦直而惟
五十斛之載此小丈夫之智有知量如此今
之士大夫不量其才德之所任而惟高爵重
祿之貪可乎

易鼎之四
所當占也

星聾議樂大可笑也○君子恥之○

公又謂清議所加不可或輕○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然則評論今人亦正未易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使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朋友之過○生前不能規之○使改○乃是已○咎又忍彰之耶○

倪正父曰○力有強弱○量有大小○不可過也○今有

人力能負百斤者○有止能負五十斤者○以錢

必藉諸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

公何言之痛切也。要是一片婆心。欲與天下後世藉朝廷之榮。爲鄉邦之望者。同作一賢縉紳耳。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

後能稱物輕重。

看孟子所謂知人論世。原從交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

過來。此是何等地位。

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

乃庶幾尚論不錯。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

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罪也。某過也。是瞽指。

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鄉○有○縉○紳○
鄉○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黨○可○自○愧○自○恨○矣○

此固有激云然然務自省勵毋使或
實其言則鄉邦之福亦縉紳家之福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
勢○侵○凌○受○賄○囑○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
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
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
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

疎勢遼則人莫敢面詰其違。

以上是不幸。

氣高色

厲惡聞善言則人莫敢面攻其缺自足其智。

自以為是謂天下莫已若則人莫敢面舉其

疵。

此二者直是自棄其善不可謂不幸。

此九者人之至不幸也。

而能免焉者鮮矣其惟明哲乎斯能察矣惟

至虛而勿自滿乎斯吾樂求而人樂告矣。

呂叔簡曰古者鄉有縉紳家邦受其庇蔭士民

視為準繩今也鄉有縉紳增家邦凌奪勞費。

愚謂士君子內有內之功。外有外之功。身有身之事。物有物之事。處有處之所當行。出有出之所當行。何處可放著一懶字來。

王少湖曰。人有九不幸。惟秉明哲。體至虛者。乃

能知而亟圖之。而氣高志滿者。弗屑也。何爲

此只是用子所謂人不幸

九不幸。位尊而人莫敢面言其非道。尊而人

不聞過

莫敢面拾其短。分尊而人莫敢面斥其過。齒

尊而人莫敢面匡其失。文盛望尊。則人莫敢

面刺其愆。學博譽尊。則人莫敢面陳其謬情。

命貪酒好色博奕馳騁狎侮老成黨邪嫉正
棄擲詩書教之不聽元鬢易白紅顏早衰老
之將至時不再來不學無術悔何及哉

王耐軒曰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閒敢旣久
纔有毫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陶侃豪
傑之士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
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
日荒而萬事廢矣

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
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
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
天道禍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
也

語極警快凡讀
之者皆爲懷然

許名奎曰人之少年譬如陽春鶯花明媚不過
九旬夏熱秋淒如環斯循人壽幾何自輕身

趙次山公訓孫雲崖公曰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

貴

目中所見如是者多矣

凡事只應留後手不應先透支人生福命固有定分透支一分便無一分又況其定分中或原未必壽與貴者耶何不留些後手如諺所謂淺水長流則雖定分不壽而或轉以得壽定分不貴而或轉以得貴耶

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

爲遷移。若謂前。一輩爲迂濶。則最前者莫如。六經四子。奈何終是改變。他不得。要知迂濶。原是美名。孔子所謂無欲速。便是迂。無見小利。便是濶。迂濶者。理也。不要迂濶者。欲也。今人動以此詆呵。循理者。循理者。亦往往以此自疑。而不終其守。幾曾見不由乎理。却做出些好事來。却不曾受過敗壞來。

王文康公詠牡丹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

雖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

空枝。

此謂立乎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噫。世有空負大名。終鮮

實用者。若何不媿。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姿
聰明。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
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規訓後生者。後生厭
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
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
難。備嘗之後矣。

大抵前一輩的所見。後一輩便道他是迂濶。
孔子時便有先進後進之說。豈知前一輩人
也曾做過。少年來少年所見。未必非前輩已
經見過。只是天下有一定的道理。不與時代

過來語。正所謂爲之
難言之得無訛也。

袁氏世範曰。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
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
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

畏大人爲言。

此其所以
爲聖人。

況下此者哉。彼有行

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慊。動輒知畏。猶能避遠。

災禍。以保其身。至以君子而偶罹其災禍者。

多由自負。以名致之耳。

纔自負。便不循
理。焉得無禍。

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
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
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
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
氣之盈也。

薛敬軒先生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
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
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此皆親身歷驗

晦翁先生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只須識得天下之公四字。便人

見我見一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切來不得。

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讎敵。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陽明先生亦有一段論及二者。足見後學習氣難除。

方正學先生曰。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

不妄殺一人。皆生意也。殘刻之子已無足云。
獨恐懷仁心者。以處兵刑之位。爲不幸。則請
驗之于曹二公。

仁道至大。隨所在而務盡焉。可也。主徵輸者。
但須寬緩有法。不尚敲朴。而民之被其仁者。
衆矣。主考校者。但須據文優劣。不通賄囑。而
士之被其仁者。衆矣。兵刑二者。正賴好仁者。
以全民生。何云不幸。

程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

亦不細。纔驕人便不
是學問了。

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朱平涵曰擇禍莫若輕○今之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陳幾亭曰仁心爲質之人○無在不可以種福○福從業業從心○地位奚得而格之○若刑官若元帥○皆殺人之地也○然于定國爲廷尉○曹彬定江南還○皆自知其後之當興○何則○不殺一人

曹彬每冬月禁勿脩葺牆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宋仁宗猶寢中夜羊肉之思。世人奈何縱欲。乃爾。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

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

此便是勞苦空乏

存心

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

此便是動忍曾益

便是苦了

境遇何定存乎人之處之以憂患之心處安樂便得憂患之功以安

樂之心處憂患便受安樂之禍

這不由得他人俱是自擡舉

自己做箇好人

若能就中得力便做到司馬范公有誰禁得

不然

後來苦至禍至恐難禁也

讀書鏡曰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惟

食老葉而已宋高頔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

公微時何等落莫而先憂後樂之志不敢嫚
語之心自幼時已有定見甘受糞粥惡衣之
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下帷絕編此中動心
忍性曾益
不能不知多少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直
至參與大政其至誠所孚四夷仰之百姓愛
之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過前一毫
不入其心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如今難
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見在一意抑

竊以爲不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悞却此
生耶今世安得間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
此長者提誨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

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爲
迂濶當自有進步處矣進步不在科名

鄧西張先生訓子曰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
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做大功業的人俱
在貧困裏魔難出來卽如范文正公司馬溫

歸則原是鄉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簇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王陽明先生寄諸用明書云。得書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脩。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聞階陽諸姪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

悞却曰倪尚書何如曰倪尚書亦南京人其

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

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

車乃勞爾曹起耶先輩不敢以貴富民等愚

意史公猶倪公人多厚望士大夫其如是以

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

倪尚書爲文毅也史與倪同鄉里先正遺型

里人乃爾可見品輩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

不齊人各自爲之耳

是大不便宜

陳眉公曰。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
過三節。後官官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
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
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
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
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
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

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所宜刻骨。可與此書。交儆互發。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恐誤及于陷。穽因明示以周行。杞人過計。何妨越人坐視。則忍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無他戚之也。其謂予哉。

高景逸曰。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

此還是別人看來。若

論本人。只就眼前好人的身心。比不

好。人安樂得多。畢竟好人占便宜。總算來

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

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

矜謀略

以上說營營無厭

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

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潰欲洗難除

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倖入者不免

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甯居

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猶累及妻孥

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

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柳玘有云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

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
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丁清惠公

所以謂得之須光明待之須寬厚也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

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

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我漁利下人亦

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此其

造禍作孽有何算數主人卽極謹嚴猶恐有罔上而爲之者而況主人自啓其端乃

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

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
享福者勿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履薄
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
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
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
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
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卽神祐
可延。家聲不墮。以上說兢兢自保若猶復貪得未已。

何乃有生妒心者甯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
異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

沈龍江先生垂涕衷言曰吾家子弟二十年前
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裕而近年來乃人
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
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豈非祖
宗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顧極
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

忙各事。其事以養人。卽各食其食。以自養。世
界原來如此。做成。今却欲於其間獨做箇占
便宜人。無藝無業。美衣甘食。造物其容之耶。
又且縱情極欲。多行不義。爲害斯世。非止一
端。造物其容之耶。

張鳳翼譚輅曰。男子卽已身不沾祿。於兄弟叔

姪間。有得科甲者。亦宜足爲家慶。與已乃有

生忌心者。甯冒認同姓貴人。爲宗攀援。異姓

貴人。爲戚。雖傾家而不惜。甚矣人情之婦人

卽身不生育。苟妾媵產子。亦足以延宗祀。與

身用康強不罹於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
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
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
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
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
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
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造化但能生人。而所以養人者。全在人。爲故
人無大小位。無上下。無不蚤作。宴息急急。忙

爲惡乎而唆訟者豈非尤爲惡乎不訟者旣
有餘慶則慣訟者其無餘殃乎而唆訟者又
豈無餘殃乎

呂叔簡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
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
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
興宴息不敢有一息怠慢之氣夫是以士無
惰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

冤反被罪

自己便宜何在。破家蕩產來却買。簡自不是。雖有至愚不爲此矣。

又有桀黠之徒。挾其小慧。逞其機巧。人本不
爭。而挑哄之。使爭。人本不訟。而煽激之。使訟。
何提刑詩所謂引人平地破家產。他在傍邊
冷眼看。兩競力疲多願息。中人未了。又經官
者是也。昔唐雷衡自咸通中至十一世孫孚。
未嘗訟人於官。而孚之父子始發大貴。人以
爲積善之報。夫不訟者。旣爲善。則慣訟者。非

者○移○之○以○忍○鄉○戚○以○其○必○賂○費○於○門○隸○者○移○
之○以○讓○友○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終身讓路。不失尺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則○省○財○省○力○心○身○安○甯○人○亦○信○服○比○之○忿○爭○
鬪○訟○拘○囚○苦○楚○荒○廢○本○業○亡○身○及○親○者○相○去○
一○何○遠○哉○如○或○事○關○利○害○不○得○已○求○直○于○官○
幸○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鄉○
戚○友○鄰○之○義○留○有○餘○不○盡○之○情○不是便宜了他恰是自立
便切○不○可○逞○力○求○勝○致○有○損○傷○則○直○反○爲○曲○
宜

馬豈可常理觀哉

薛近泉曰。易發難制。忿心爲甚。忿心一熾。無緣制遏。則致相詈相毆。相讐。惟知爭小利。而不思有大害。爭虛氣。而不思有實禍。告訐爲能。而不思含忍退讓爲賢。或因尺地而賣數十畝。以爭。或因百錢之虧。而用數千貫以爭。何苦豈知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識破。此意聽人和解。以其必忍氣於吏胥。

困者人有患難疾苦者

天既福之以富而又與以爲善之資使之

益種後福何其厚也切勿負却苟能如是而散之則將復聚

於吾之子孫蓋陰功陰德厚矣

李元薦曰德之與福其機相爲桴感若無德而

受福則福亦禍也

淫人富謂之殃

有德而受禍則禍

亦福也

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如何不是福

國語云德福之基

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有日

矣君子不可辭禍而徼福宋人之犢塞翁之

而散。苟不爲此。必若鹿臺鉅橋。不能久聚。世之愚者。常聚金穀寶貨。自謂可使子孫世世不散。真可怪笑。及夫散也。不以水火去。則盜賊去。兵革獄訟去。不肖子孫去。此事自古皆然。非止今日。是故鄧通之銅山。不能有萬日。石崇之金谷。何常傳百年。金穀寶貨。不可久聚。如此子欲積善之家。常以其餘者廣施惠於親戚朋友。故舊鄰里之不足者。小民之貧。

爲入幕之賓。乃徒與宵人媚子相爲阿比。吾恐門無桃李之蔭。室有蒺藜之殃矣。

禮義廉恥。家之四維。無高人賢士。將此四者便缺少了。所以不祥。

才無大小。要之見功。位無崇卑。要之立效。故與其高才盛位而鮮功。反不若微能薄祿之奏績。

李昌齡樂善錄曰。世間萬物久聚必散。自然之理也。夫金穀寶貨。雖萬乘之貴。且爲養天下。

力○幾○何○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

盡○智○巧○必○欲○用○盡○

其如人情必不肯留餘地何

是焚林而

狩○竭○澤○而○漁○矣○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洪氏又云高而卑持滿而謙守即天地鬼神無能乘除我了此亦可為持滿者勸

語云門無國士家雖大必敗座有嘉賓家雖微

必與故晉公子從遊有三賢士識者必其成

霸功宋壽王門下有三大才相者必其居帝

位然則縉紳之家富厚之室無高人勝士以

年少爲可恃。後悔難追。此圖大於細之道也。
當急遽時。應以安閒。則措置妥當。當忿怒時。抑
以禮義。則心氣和平。勢順力便。人縱意處。還
須却步。榮名厚利。人得意處。莫生羨心。此圖
難於易之道也。

洪自誠曰。天地有無窮的力量。然一日纔到午
後。便急忙晦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
秋來。便急忙收斂。以養來年之發育。人生財

倦以少欲知足爲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卽子孫福澤。亦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第。苟無損善業。不必富厚。語云。知足常足。此乃常足之道。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用不適。

凌登名壁疏曰。惜鎔銖似織。嗇久之不覺。日益。

損毫毛似無損。久之不覺。日消。

要知此二語。不是講做人。

家的謂片言隻語爲無傷。終成大隙。謂才高道理。

當何如爾輩當鑒我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

他日之悔如我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

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

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

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

馮時可曰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

窮人情無厭可笑如此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何異

乎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偶讀顏氏家訓倦

王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
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
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
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
榮身肥家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
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
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
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先生猶作是語世間父兄之自警勵

焚而猶且爲其所重得免
禍害人奈何而不爲善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三四
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謾罵之應期獨
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
肯進若有所待同舟猝欲加鞭頃之盜發擁
應期坐樹下相誡曰公長者願無犯執同舟
者榜掠之劫其資一空比去應期橐如故爲善
者又何曾
喫虧耶

雖鞭長不及馬腹。然父兄猶或能嚴戢其子弟。若父兄之不相諒者。子弟有無可如何之勢。先生此書直為斯世子弟苦口。於其父兄矣。顧涇田先生有云。在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在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守分。亦是千古名語。

袁君載曰。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

家平日不刻剝。又能樂施種種方便。當兵火

擾攘之秋。猶得保全。不忍焚毀其室。凡盜所

快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自省也。

此所謂盜亦有道。於已則為惡。而不為善。於人則情善。而不惜惡。夫遇盜賊。宜乎玉石俱

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
積得一分陰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自今以
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
議此人要作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
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
日在心懷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
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戒之戒之

子弟在官砥礪名節往往爲父兄在家所累
亦有父兄在官爲子弟在家所累在官在家

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記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鄰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若爭一畝田，一弓屋，彼此不讓，或至人命，或訟官司，所益甚微，所損甚大。凡事皆若此類，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其餘

所以自磨。礪者可知。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人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

羅文毅公倫上叔父及兄輩書曰。爲人祖宗父

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

傾耳悚聽

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

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足以安國家

奠蒼生。垂後世耳。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

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然所謂好

父兄子弟皆須

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看是甚樣婆心蓋其生長富貴本

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

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

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

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

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憚

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管一稍在人下職事喫

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前輩成就後輩者如是則後輩

良可畏也。戒之哉。

鄭清之曰：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

所以妖異未始非福，兆禎祥未始非禍徵。

羅景綸曰：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

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善，是以一清而形
百濁也。人必競以爲高矣。故善雖小而必自
以爲大焉。所以聖人切戒友不如已而樂多賢友。大抵士之與
小人處者，其善易爲，故其心易足，其名易彰。
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
本也。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嗚呼！士之
不幸而與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爲惡哉？雖自
守爲善而冥冥之中已爲所移矣。此卽入總肆而與化。

畜德錄卷十七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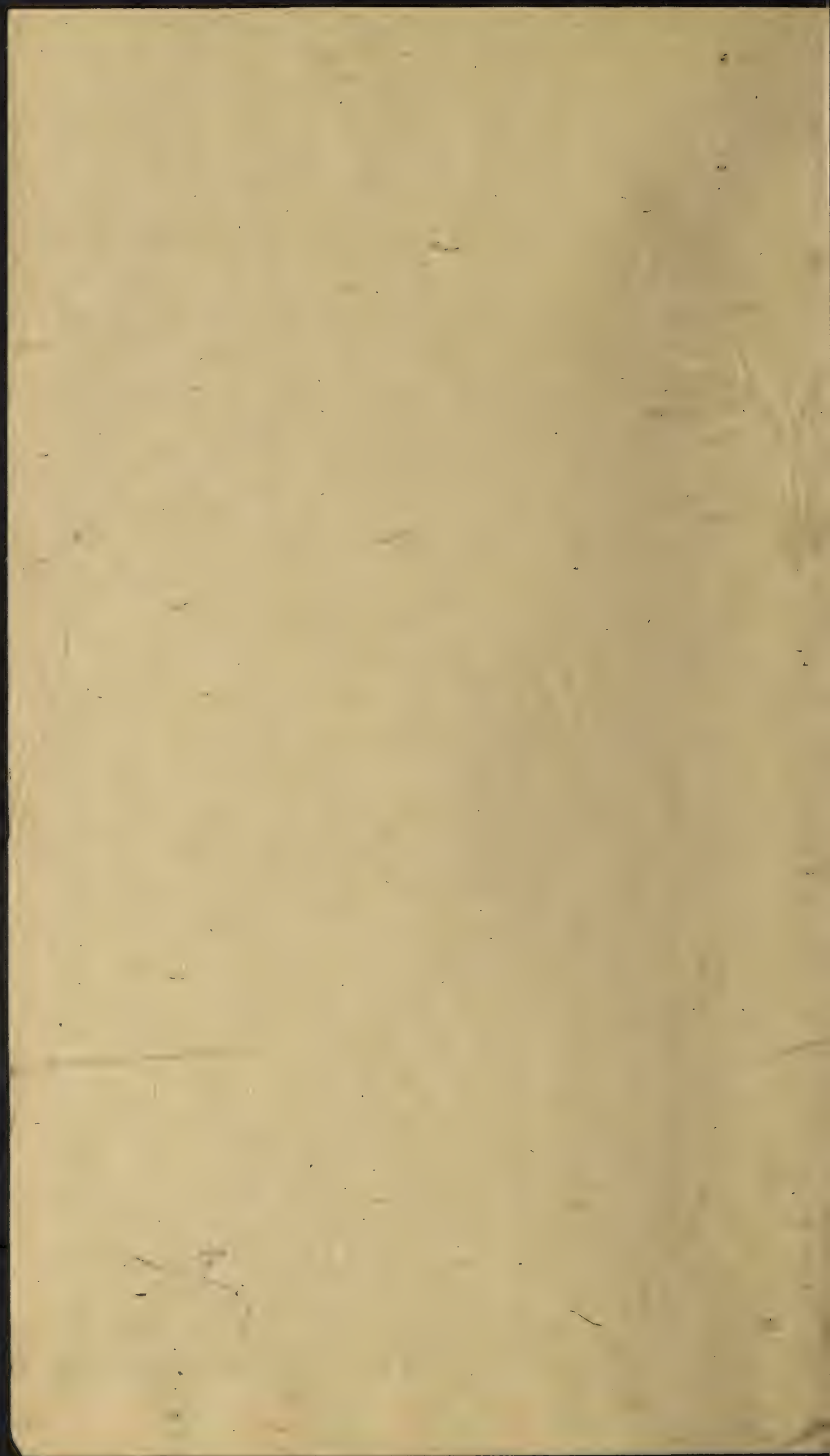


勸戒

呂東萊曰。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爲大過。與小人
居。則以小善爲大善。蓋立乎衆君子之間。所
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纖芥之過。是以一濁
而污百清也。人必競以爲怪矣。故過雖小而
必自以爲大焉。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所聞。

畜德錄

卷九



不罪豪僕之肆侮而轉自咎其非分。此可謂處橫逆之法。他人於此便生出許多葛藤。豈非世本無事。人自擾之。

畜德錄卷十六

三四年如一日。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藕塘。遇豪僕舟舟。牽至其尾篷。僕怒甚。以甌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者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而省矣。

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孟子所謂非正命者是也

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程子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

後却須泰然處之

又要處置得好又要放掉得下纔得此心之正有

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凡

定心常安矣

總不想到可轉不可轉

定理定數皆天也無定數則人皆起妄求之念無定理則爲惡者何以懲爲善者何以勸德適如其名位壽算之數定數卽是定理德不適如其名位壽算之數或與或奪定理卽是定數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

鄉人所活不下數萬又爲操江時常寬活數十百人其他實政濟民自邑宰至司空不可枚記此爵此壽詎非活人現報乎他人不信命者多經營而信命者多坐聽不如公之力善遠矣公固謂吾數已定而力善不衰彼豈能自必其挽回造化耶豈有覲於挽回而後爲善耶使有所覲而爲之雖善不誠且與出入權門干求要寵者卽有間其爲覲一覲則命可轉亦爲善不可轉亦爲善故志常

有其事如丁清惠改亭翁童子時鄉人大疫
公每出則病者聞鬼云丁御史來矣皆潛避
公自稔其異未強仕果入御史臺卽予告歸
不出者十四年迨起南大理寺寺丞乃復仕
累擢操江都御史人疑都御史猶御史也其
止是乎已遷少司空未北上又遷南大司空
時年七十矣又二十一年乃終存問者三公
年四十五夢入鬼錄明歲大饑決志蠲糧濟

大醜也。

公此言可謂
猛鞭痛喝

呂叔簡曰大丈夫看得生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

是爲
知命

陳幾亭曰俗諺有現世報三字此在人事已無足疑惟於天道或有難信者然積誠所透實

不謂之命也。卽士而農工商旅可類推矣。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居易俟命者，盡其道者也。行險僥倖者，立於巖牆之下者也。嗚呼！知此可以言命矣。

高景逸曰：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翻。

終窮者乎。設有窮焉。可以委之命矣。苟居則
事遊蕩。試則事奔競。捉筆不能成句。欲僥倖
於萬一。一不得志。則悲其窮。曰有命。吾弗謂
之命也。旣仕。謹守成法。明習吏事。於人情無
所徇。於貨財無所私。命焉有不通者乎。設有
不通。可以委之命矣。苟違道以干譽。拂民以
從欲。廢法以圖利。日徇於粉飾之具。惟是辱
且不免。矧欲求通。苟不能通。猶然曰有命。吾

於其子孫子孫所宜有卽無之而必有身所
不宜有卽有之而反無平當可謂知挹注之
理矣後世有貪位慕榮至老死不知止欲爲
子孫受蔭積金地者觀此可以醒矣

賈文宿云客問人生窮通得喪果有命乎曰有
奚辨曰辨之以理非若世之星平術也試以
士言之士未仕初習舉子業研思經術淹貫
義理搦管爲文沛然如泉燦然成錦命焉有

時丞相例得封侯。當以冬月爲丞相。至春哀
帝使使者名當欲封拜。當以疾不應。名其家
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嗣封地耶。當
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起受侯印。還臥
而死。死有餘罪。殃及後人。今不起者。正所以
爲子孫也。此所謂世人皆遺以危。吾獨遺之
以安然。當此而能明白倒斷者。絕
難後月餘。卒其子平晏。遂以明經歷官大司
徒封防鄉侯。行法侯命落故曰。不於其身必
得做箇君子

微價從邱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

癡夢此夢

便可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

而今

醒極了世間不

乃得雲南安甯州吏目竟流

應更續是夢

落罷歸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子者孰不喜之邱計亦巧矣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豈非至幸而俱不酬其欲命也奈何

黃明起冰署筆談曰詩云挹彼注茲非惟人事抑天道也漢平當以經術吏治官至宰相漢

人徒撫膺悵悵而已

於此見天之愛人甚矣。消人妄求貪得念頭者。

無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

功良可哂也

正德間熊佐爲吉安判後其子北原公爲冢宰

州人邱某以例貢將就選乃獨爲州判公立

去思碑求文勒石摹搨裝潢所費頗多實欲

以是媚冢宰

癡夢

及抵京一疾遽卒而此碑爲

長物矣適同鄉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亟以

同年某行人謂西溪欲註門籍幾日問其故則曰近有湖廣差欲避之耳西溪曰湖廣非遠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甚善知有官而行不知有親人曰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似此種種舉念那得不犯鬼神之惡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卽出楊因選遂得吏科行

益操履乃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

天。

所以仁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打併精神。一串做去。千磨百折。不容少懈。究竟

此中自有樂地。纔是成德。

若榮辱升沉。不如所願。則操履

必怠。而所守或變。不免爲小人之歸矣。世有

愚蠢而享富厚。知慧而居貧寒者。皆一定之

分。不可致詰。能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貧賤而不能移。然後富貴而不能淫。

陳棟塘曰。龍西溪僉憲語我云。往年在京師有。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
官但當充廣道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
德明官至正郎

夢之所形豈必卽是命之所定然命固可造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便是造命的道理

袁氏世範曰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
履之正卽宜榮貴操履不正卽宜困阨如此
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達官不復小人矣

心營之未必盡福無
心聽之未必盡禍

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
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
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
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
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
能爲筆劒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
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蹠而暮爲舜者其

已○俸○四○月○代○民○輸○之○裳○雖○不○平○憚○其○清○直○莫○
敢○語○有○內○臣○廉○訪○使○者○數○千○以○私○不○答○會○奏○
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之○入○見○
上○忽○問○汝○在○閩○時○屬○縣○有○好○官○否○其○人○出○不○
意○錯○愕○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卽○
降○旨○改○京○官○
俸代民輸爲朝廷造福多矣朝廷不擢天乃擢之內臣
雖○大○愧○悔○然○已○無○及○矣○

潘鱗長謂不妄從郡守自不諂事內臣今人
舍已從人只畏其詆詆致礙高遷耳豈知有

謝上蔡曰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妙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此中

沒箇甯貼時
節好不自苦

黃琮宣和初令閩清約不失寒素日多蔬食但市肉四兩奉母爲人方嚴時正興道藏郡守黃裳命十二縣各持一疏斂之於民縣各數萬琮獨不應命旣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

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

虛也

連鄭公也被此人喚醒

范魯公質曉從子杲曰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
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
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
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
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徒爲耳

智力求而得者原是命運當有但多了一箇
智力求動了許多非理念頭便來許多非理
之報此氣機
相感所必然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就選時徵方寢二人私

議一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

上此人亦高徵聞之遂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

侍郎令與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冤

由天上者送去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

天上者得留此人所信者天理便徵怪之問

感召得天理來應

安敢不篤信之也

自己先有箇安身立命處了。通固好。窮亦好。自己先做箇辱身敗行的了。通亦醜。窮更醜。

袁氏世範曰。人之經營財利。偶致富厚者。必其

命運亨通。造物陰賜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

僥倖目前。其心欣然。不知造物隨以他事取

去。終於貧乏。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先存

心地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所得者薄。必

無後患矣。

即所得者厚。散場終須還好。

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是貽財於子孫適所以啓其敗家也。

吳康齋先生曰。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我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而已。從今

令終性拘滯而享利達以此相人百不爽一

真至言也

義卽是命理統氣數尚且爲一
此性命俱指氣言有何不一

薛敬軒先生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
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乎此往往於仕宦中
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
子孫如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蕩然不
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又況

言德錄 卷十六 三
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貧也。窮也。皆命也。非告人可脫。

陶君奭曰。曾見一書載晦菴性卽是命之說。不知卽是朱晦翁。或別有僧號晦菴者。其言甚妙。大意言人命之貴者。性必喜讀書。命之富者。性必喜作家。命順利者。性必明快通達。命壽康者。性必節養葆嗇。未有性視書如敵。而登科第。性嬾惰侈肆。而擁高資。性暴橫。而係

而日磾安世爵榮董子楊雄學榮矣是二者
原各分其貴於造物命與人各持其半性伸
命何必不屈德全福何必不畸必求其兼是
學士之貪矣所以君子卽有富貴之遇而未嘗爲富貴之事然雖不得遇命
原不可謂詘雖不受用福原不可謂畸

王耐軒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

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窮貧

乃士之常分不必貴人富人凡在人前總恥言及是以羣居之中淡

自在法門也

朱子強曰。命能使人窮。不能使窮者不奮志。能使人賤。不能使賤者不砥行。卽能使人富矣。不能貸之修德。能使人貴矣。不能勉之慎操。豈非人不聽。汚隆於命。命實受益損於人。爲古志士仁人。增氣故謂跖爲富。而盜跖財富。黔婁義富矣。謂顏爲夭。而顏回齡夭。周穆名夭矣。謂尼山窮。而仲尼位賤。哀桓德賤矣。謂鐘鼎顯。

屠緯真曰。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甯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足強健。則恨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故安分知足者昌。貪求無已者殃。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

衣如憲。癩如伯牛。皆聖之徒也。雖逢其逆。不
害其爲福。若忍於爲惡。則文仲之位。慶封之
富。原壤之老。皆狂之徒也。雖逢其順。不免於
禍。君子知禍福。自巳求也。其有不毅然於善。
而厭然於惡乎。是制命之方也已。

洪範以攸好德爲福。與富壽等。則攸好德者。
且未嘗不壽。未嘗不富。星命家所言者。禍福
也。奈何蹈世俗一偏之見。沾沾焉。徒言富貴。
壽考。而不言德之爲福耶。雖然。德非陰陽五
行之可得。而算卽可知。非陰陽五行之所
得。而困則命之不得。與義爭衡也。審矣。

善也。而子語以貧且賤。則將沮然自喪矣。有
人于此。將以爲惡也。而子語以富且貴。則將
悍然而無忌矣。子將以息天下之狂也。而至
沮善以悍惡。是助之也。舒子愀然曰。何謂制
命之方。曰。富貴貧賤。壽夭也。人弗能預也。
善惡者。人也。天弗能預也。故有爲善而逢其
逆。爲惡而逢其順者。氣機之圜也。然能勇於
爲善。則餓如夷齊。剖心如比干。簞瓢如回。鶉

可○爲○之○天○而○齷○齷○庸○流○乃○欲○妄○希○不○可○得○之○
倖○祇○見○惡○鬼○神○而○自○速○禍○敗○爾○
孔孟所能爲者不去學他
乃欲妄圖孔孟所不能爲者
豈智出其上耶真愚絕矣
慎○之○哉○

鄒東廓曰子友舒國裳喜談星命嘗喟然謂予
曰○悲○夫○世○之○不○知○命○也○戚○戚○於○貧○賤○汲○汲○於○
富○貴○若○狂○者○之○冥○奔○而○靡○所○止○也○吾○將○以○命○
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詔○之○庶○其○有○瘳○乎○予○曰○
若○子○所○言○非○制○命○之○方○也○有○人○于○此○將○以○爲○

而○皆○合○清○夜○夢○魂○自○然○安○帖○此○正○所○謂○安○分○
之○樂○靜○裏○自○當○知○之○然○安○分○以○聽○天○者○原○只○
是○責○備○人○事○非○謂○人○事○不○盡○而○可○委○諸○天○命○
也○若○耕○田○者○必○須○盡○耕○耨○之○力○可○望○有○秋○不○
幸○而○遇○水○旱○之○災○乃○可○言○數○今○若○不○盡○人○事○
而○輒○曰○自○有○命○在○或○行○事○不○能○慎○始○與○人○不○
能○擇○交○致○有○損○害○凶○咎○而○徒○委○命○以○自○安○焉○
則○愚○莫○大○矣○嗟○嗟○賢○聖○如○孔○孟○不○能○得○之○不○

自然與吉福有觀會處即使不得也與性分

無礙

義中之命有味而可樂
義外之命無味而可憂

他日幸而際遇

不論官職崇卑只從見在職分盡心竭力以

古今賢哲爲師必使生有益於時死垂芳於

後上不負國家作養之恩下不辜父母責成

之意其榮辱得失自有一定之分決非求之

可得推之可去者

只算到推之不去一切營求俱可灰冷

從此

立定脚跟何等受用反之已而無愧質之天

戚戚無箇解脫之期。豈不是自求自取於人。何與。我年逾六十。耳目所覩。記非特功名富貴大事。卽一飲食聚會。亦著不得一毫私意。今在窮居時。先於此處見得分曉。凡大小事。只從道義上斟酌可否。一直行去。不要萌箇自私自利之心。修名砥行。所以盡爲人之分。讀書作文。所以盡爲士之分。莫先把榮顯一念橫於胸中。其得與否。付之天命。力行不息。

見得分曉所以只從性分上切實用功

雖說義命

兩字其實只一義而已

用得一分則有一分之益若人

身之長日益不知至於身外之物則若浮雲
過前略不動心所以終日坦蕩不怨不尤無
入而不自得也小人則異乎是只見世間富
貴功利之足以榮身肥家日夜急急求之惟
恐不力而卒不可得或有幸而得者亦不久
失之動輒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只落得終日

躁而薄其福者有矣。喜固窮之節而大其用者有矣。

鄭西張先生訓子詞曰。人生世間。有自己性分。如孝親敬長。忠君信友之類。可勉力自盡。其餘功名富貴。一切世緣上事。凡在身外者。皆有一定之數。非人力所能與。故孔孟立訓曰。求仁得仁。曰爲仁由己。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言在我者也。曰得之不得。有命。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言在天者也。古之聖賢。於此處。

自有分定。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不得者。蓋

千萬人。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奔趨而

得者。亦其定分中所有。若定分中所有。雖不

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況亦有不是。故高

見遠識之士。任其自去。自來。無憂喜。無怨尤。

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

子。小人枉了爲小人。義命所在。不可不知。

造物必不以人之貪得務多而逢迎之。亦不以人之恬淡疎緩而厭斥之。甯或惡競進之。

臺之財終至亡國榮辱可見矣

世間富貴猶須仁義以享

之不然雖榮而失其榮則榮身者孰甚仁義

或曰此以國言若人

家乏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

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

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

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

人生衣食必須禮義

以宰之不然衣食亦足以害身滅性則植生者孰過禮義

袁氏世範曰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知富貴

義在迫於命之無可如何
人見爲義彼只自見爲命

胡敬齋先生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
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
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
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
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人道
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旣滅敗亡亦
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

鮮矣

橫渠先生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也。乃能

世之貧賤者多。須自勘驗。還是才力之窮。還是義理之樂。

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安義安命焉耳。

程子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義安命者。義便包箇命了。命安義者。他還遺却

也。無。用。何。有。于。一。秀。才。

此更何人講到

汝試于此而

繹之。余其惘然於汝也耶。汝能識得省多少

閒心腸。記之。記之。

朱恭靖公於嘉靖時。子弟就府縣試。士大夫例得薦於有司。夫人亦勸公公急指天。搖手云。勿復言。不。畏。此。公。聞。耶。

宋胡宿文恭公平生守道進退一不介意。在文

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

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

不爲嗤者

分造化亦炎涼矣

憑他勢利世界此理決不泯滅

就我分上

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幸博一第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就汝分上看汝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工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連舉人進士

顧涇陽先生示兒帖曰目今府縣考童生汝豈

能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不○欲○以○汝○姓○名○一

聞○于○主○者○非○愬○然○於○汝○也○就○義○理○上○看○男○兒○

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世之不

者亦曾聞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不

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達○利○鈍○卽

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若○是○貴○

可○以○勢○求○富○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

先生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今科必
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場中當
必畱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
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歲僥
倖中式。乃恰由武公所取。一念不往。便自相
感。於此見天之
愛人甚矣。堅人安分。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
守正念頭者無限。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
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義之得失。其權在我。天執其權。而欲奪之。非
愚則妄。我執其權。而自怠之。非暴則棄矣。但
欲奪天權。便已自暴已權。今之汲汲科第。以必得爲累者。
將無欲奪天之權乎。

昔有士大夫紛紛逐逐。日求進取。之不暇。其
所親謂之曰。還應讓老蒼做些主。便好當時
以爲妙語。觀彼之銳志名位。求且必得者。直
可以無造物噫。造物豈果倒持太阿而授之
耶。柄者。

陳棟塘曰。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本庠。掌教張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鄒東廓曰。科舉爲累。正是世俗通病。陽明先師所謂人只被三年纏擾了一生。蓋秀才三年科舉。舉人三年會試。居官三年考滿。三年朝覲。往往患得患失。戚戚然不能以終日。非卓有定志。以尊德樂義爲事者。將不能免於此病矣。近語同志。謂爵位之得失。其權在天德。

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去

陳眉公曰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爲人穿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人哉

惟君子知明守固役物而不役於物

朱平涵曰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

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

也秀才時竝不灼龜起課做秀才者每到考試時只管向卜肆

中走箇不了神廟籤筒內抽箇不了何不一視此言何則得佳兆未必

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如本佳

而得凶兆預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

後失望煩惱更甚此愁此煩惱亦甚省得所只愛卜問人那得不爾

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爲薦余曰

有純陰純陽皆奇數也非正數也
耶尤須看破

汪澄源曰同畦而稼培耘密者刈豐同風而舟
帆楫具者先駛亢陽赤地良農汲甕而灌猶
入其半焉回飈衝檣長年者唱喁而力挽之
猶日致五十里故君子持世定傾不言運之
否泰節慾長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
言才之豐嗇

聖賢立命君相造命
真是大化不得而預

我聽於天者也。命於我者一息不敢懈其志。聽於天者一毫不敢容其心。

戚南塘曰：萬物盛衰皆有成數。痿花弱草至春亦能敷榮，但豐嗇不同耳。吾人之生于世，必經偃蹇，方得發跡。或先發跡而後遭偃蹇，一予一奪皆自然之理。恆以所屈輕重爲發跡久近。此屈伸必然之理。有終身發跡而無盤錯者，福之純也。終身偃蹇而不發跡者，難之純也。不易。

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受而方寸不亂也。

餘冬序錄曰。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張甬川曰。仁義禮智天命於我者也。死生窮通。

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曰人之患在乎有身。吾身且無。何患難之驚懼。

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人皆戰慄如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愚謂吾輩當窺透此關。庶幾平日有定見。

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袁氏世範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嘗少不如意之事嘗多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望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清江敖英曰蘇平仲言吾常自安東浮海至崑

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所得爲者不敢不盡分。若夫利鈍成敗非我所計也。此心須常教灑然。

胡敬齋先生曰。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

吳康齋曰。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于天。必不

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

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

故也。

蹈義工夫。不外乎此。

吾之所爲者。惠迪而已。吉凶

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

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

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

理精行孰。自無此病。

一喜一

厭。皆爲動。其中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

人之心何啻霄壤。

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之已。求諸已者。無不

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義。卽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此理無奈
世間再看

不明

義卽是命。故爲正命。朱子
亦云。人事盡處。便是命。

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爲命。常人信其說。而
不修在已之義。惑之甚矣。

不然恐不待
幽厲而亡也

薛敬軒先生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天命。若
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
必遂。徒見其不知命也。

除了德義之外。動一思慮。卽與天理相悖。所
悖於天者多。卽欲遂之。而亦不復遂之矣。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灑落。自在。常人纔

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于天。卽怨天。此等

少來一分。其心忿忤勞擾。無一時甯泰與聖
受用一分。

方正學曰古之賢者甯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恆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

如此而吉福固是正命設得凶禍亦是正命何者非吾有以致之也故東

坡謂理足而無憾

周家雖說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若有定數要亦武王周公制禮作樂祈天永命有以致之

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
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
之與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
已矣。人事之必當盡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
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
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
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天命之不
容委。朱子亦云。若謂有命。却去立
巖牆之下。如覆壓何。是專言命不得。

王崇慶曰。惟義理微如秋毫。故心不可麤。惟義理昭如日星。故心不可昧。惟義理坦如道路。故心不可險。

明其心。易其心。細其心。做去。便是集義。便可立命。

宋景濂曰。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予身修

其恃乎天孰甚焉

此即使人恃焉而弗修

非損乎由前

之說聖人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

爲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欲

勉人以母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爲之說如

此

母命之恃卽孟子命也有性焉惟命之安卽孟子性也有命焉

晁迥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

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

常委命也何爲逆計未然乎

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
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
工於推算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
焉。死生禍福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
之可免。吾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致。其順
乎天孰大焉。此卽使人安焉而弗求非益乎以回之仁
亡救於貧。且天以跖之不仁亡害其富。且壽
惠迪未必吉。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

生○勝○義○欲○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
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
謂○知○命○也○從○不○知○命○者○而○言○言○命○又○必○須○言○
義○從○知○義○者○而○言○言○義○便○可○不○言○

命

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

役權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又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

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

言何哉蓋命一也特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

黃山谷答王秀才書曰○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
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
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見與故聊助聰明之
萬一○

真西山先生謂葉宗山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曰辰支干

蘇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此卽孟子正命之說。○陳棟塘先生謂。苟徒諉命。難道命談不死。雖絕粒亦無妨。便是此意。

畜德錄卷十六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義命

韓公持國與伊川語歎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
曰此常理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
可矣

歎老嗟貧一切許多念慮總是自尋煩惱
昔人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却是至理

亦服毒而來以翁有深識
而不爲所累兩事恰相符

畜德錄卷十五

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有借江陰夏翁銀者。轉以悍厲相加。翁曰。汝欲免乎。卽舉筆付免票。遂謝去。晚刻是人死。

破拘攣之見斥迂腐之談情有重於禮者或先情而後禮卑有急於尊者或先卑而後尊所貴識時務之俊傑也

看得徹時不外孟子男女不親授受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二語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鬨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

余謂當先稱其有識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淡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於公。故使之既寤而相與言。因事理固如是而示之以閒雅定靜也。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

呂叔簡曰。天地間禮義大防。綱紀大體。斷斷不可分毫出入。若其應變當卒定難決疑。須要

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則死杖

緊

下矣少頃復呼前蹙額曰固知汝貧實無奈

緊

何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鎚來雖然吾爲汝父

寬

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兩日歸與妻

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言隨泣下

寬

一緊一寬此中貴者

不覺爲公負者感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

所操縱矣

之破券

張靖之曰韓魏公盜入齊寢事人皆羨公有量

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麤耶。

薛敬軒先生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理還在吾之心。思而自出。

梅衡湘爲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公平氣以待。有中貴乞徵負。公知負者貧。不能償。爲置酒宴中。貴名負者前。負者訴以貧。公叱

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

郁離子曰。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扶其臍。投諸草莽。逐者趨焉。麝因以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

見之以策杖泰之背曰。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者。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

千金。陳餘五百金。

可見當時待兩人者聲價原是不同。二人變

姓名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常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

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謀者伏

誅。而州安堵。

聲色不動。以全國體。纔張皇便壞事。

羅大經曰。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

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廙之敗。

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其提衣囊自隨。津

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

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

禦寒

縱在我

仍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

杖之

操亦在我。古人應事整暇如此。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諸州皆禁。

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

賈輻輳。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者。

增價而市。乃有米。有米而價。乃自減。所以遏糴抑價。俱救荒竄政所宜切戒。

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

鑄而大之。忽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

自如

妙用自然真天人也

頃之復白得印故處度亦不

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

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

足見爲大人者無他

只人情物理獨見得到獨見得真

人服其識量

文彥博知成都大雪飲客達旦帳下卒有諛語

共拆亭燒以禦寒者軍將以聞彥博徐曰今

夜誠寒此亭敝矣正欲改造可盡拆爲薪以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皆種瓜相
善。會稽有焦征羌者。郡豪族。騭旌寄食其地。
懼爲所害。以美瓜進。良久。命見焦坐中堂。自
享大宴。另設坐牖外。留茹菜飯。旌不能食。騭
極餐飽。旌曰。何能忍此麤糲。騭曰。我等貧賤。
主人以貧賤遇之。何所恥。只安分二字受了無數福避了無數
禍。或曰。是卽韓信胯下陳餘受笞之見。要知
當雄飛。便雄飛。當雌伏。便雌伏。恰正是英雄
本色。後騭仕吳爲右丞相。

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識。事
變倏來。一時未能斷。淡思而後得之。有取資
之識。雖淡思未必得也。合衆人之心思。其間
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從之。一定之識。即大學所謂知止從
格致來也。徐出之識。即所謂安而后慮。臨此
事。更加詳審也。取資之識。總在一慮字內。此
三者。在衆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所以周公有
繼日之思。堯舜亦曰疇咨稽衆。惟能取于衆。
能竭其心思。所以爲聖人耳。

也。持得定也。是見得徹。

陳幾亭曰。見成敗於萬里之外。見其事與見其

人也。

此亦有理在。

斷興廢於百世之後。斷其事與

斷其理也。

此亦有理在。

何以自信。能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

得手處。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麾耳。

知人。便能用人。不能

知人。自只可爲人用。

有一定之識。事理當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學力

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倪正父曰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

自增苦於事了無所益於事則不唯無益適

唯煩惱而又還為事害非事能為害我達者

做壞了事亦壞了我原只是自害也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纏縛

蕭山來斯行曰事上見得徹則一時之浮議不能惑也胸中持得定則一時之浮氣不能動

其久也而決絕之是不能忍於斯須而甘棄
前勞坐失後得也此從事者之大戒也若看
得事體不妥則不必需卽需之久亦當速去
當需之時而不能耐久者只是識不
定飲食宴樂君子猶且爲以需之

陳玉壘曰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
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
常見世有迂濶者徒知躁動爲非而臨事狐
疑儼然自附於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尚

至誠行之曰此何嘗不至誠但不淺露輕率耳。
呂公所言往往近於權術須以此語濟之孔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歟。

應大事者固貴有前聞而臨事斟酌尤貴於當機。有一事在一人而彼此互異者有一人處一事而朝暮不同者是故度德量力因時隨勢要在當機而已何可膠也膠必悔吝當需不怕久久不可厭久時與得時相鄰若憤

以與爲取。以喪爲得。善奕者餌之。使吞誘之。
使進。此豈尋常識見所能策哉。乃見其小失。
而遽沮撓之。擯斥之。英雄豪傑。可爲竊笑矣。
可爲扼腕矣。

驟制則小人未必帖服。以漸則天下無豪傑。皆
就吾羈勒矣。明制則愚者亦生機械。默制則
天下無智巧。皆入吾範圍矣。此御豪傑待小
人之微權。舍是未有能濟者也。或曰。何不以

今人開口說箇機勢。勢是一往前去。後日乃見的。其初所爭。只在幾微。故識之爲難。勢之既極。便成了時。聖人所以只于既濟思患豫防。便不至有未濟之時。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雖不事機械變詐。至於德慧術智。亦不可無。

計大事者。只在要緊處一著。留心用力。譬之奕棋。只在輸贏上留心。一馬一卒之間。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憂若觀者。以此預計其高低。奕者。以此預亂其心目。便不濟事。況善籌者。

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墮○而○知○者○之○

所○獨○覺○也○

害○大○利○小○利○大○害○小○雖○說○交○相○伏○藏○究○亦○何○
難○見○破○其○如○昧○於○理○者○之○不○若○是○論○也○執○害○
爲○利○執○利○爲○害○雖○
有○知○者○末○如○之○何○

明○義○理○易○識○時○勢○難○明○義○理○腐○儒○可○能○識○時○勢○
非○通○儒○不○能○也○識○時○易○識○勢○難○識○時○凡○有○見○
者○可○能○識○勢○非○先○見○者○不○能○也○識○勢○而○早○圖○
之○自○不○至○於○極○重○何○時○之○足○憂○

則用不可用。甯不用人。有不能爲。而後有爲。非識力過人者。不能。雖見得有許多難處。然識高者。自然頭頭是道。

善用力者就力。善用勢者就勢。善用智者就智。

善用財者就財。夫是之謂乘。乘者知幾之謂也。失其所乘。則倍勞而功不就得其所乘。則與物無忤於吾。無困而天下享其利。

因利乘便。雖聖人行。所無事。亦不過此。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

順風而呼。不勞不費。而其功易就。貴慎發左。
眇右望。長慮却顧。實見得利。又思其害。實見
得成。又慮其敗。萬無可虞。則執極而不變。貴。
宜物事有當蹈常襲故者。有當改絃易轍者。
有當興廢舉墜者。有當救偏補敝者。有以小
棄大。而卒以成其大者。有理屈於勢。而不害
其爲理者。有當三令五申者。有當不動聲色
者。嗟夫。非有其具之難。而用其具之難也。
可用

圓能方能存能亡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爲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士君子抱經世之具必先知五用五用之道未

得而慢嘗試之事必不濟是故貴擇人

君且當擇

何況其不擇人則不旣厥心不堪其任或以

事者虛文相欺或以意見相傾貴達時時者成事

之期也機有可乘會有可濟不先不後則其

道易行貴審勢勢者成事之藉也登高而招

愚更有一轉語云。不與不知。命者。鬪不與不。知法者。鬪不與無理之人。鬪不與無勢之人。

將事而能弭。當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二者多不能兼。惟有道者兼之。卽有兼于天分中者。亦多偏駁而不能盡。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於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

雖是智識亦是度量亦是厚德故曰德量最高。然而明不足者每喜於自見其明則智識爲尚矣。

呂叔簡曰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爲而君子不爲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之智淺而君子之識遠也。

浮躁淺露之
所以無器識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所貴於智者爲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辨焉足以言智

莫道此語易到知人則哲惟帝猶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始能弗爲然則人烏可不勉加

綠雪亭雜言曰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

王禕曰。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著龜。夫唯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饕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者乎。

薛敬軒先生曰。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聖人說好謀而
要之以成斷也。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

以爲神明。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旣不廢私釀之律。又正訴姑之罪。又以孝導百姓安得不服其治化。宋時有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未幾果以殺人抵罪。

林君復曰○恐懼者脩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
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
大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
不失爲中人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
懼也○

韓彥古知平江○初到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
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
首○其人錯愕○卽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

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程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爲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
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常釣而得大魚
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
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
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
也總是人當循分不可百斤力分之內者也
或貪利祿特其一耳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
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

相訟又入宮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
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
非以彼所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
名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
得動分書則交易可謂快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
朕固知非卿莫能斷也

邵康節漁樵對問云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
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

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

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見朝廷不重財貨

所以懾強藩之侮而增朝廷之尊者多矣上從之正己大慚服

張齊賢在平章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

出便失所恃矣。

爲千古爲米山及附米山者道破。直足使心
膽俱寒。不知亦曾有爲此言而不爲不附者
否。

唐德宗新卽位。尊郭子儀爲尚父兼中書令。上
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
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
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
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

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只是重義輕利。

淮南子曰：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

舉而必榮。

惟智故所守者約，惟守約故其智爲多，愚者反是。

愚人之

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

楊國忠爲相，公卿皆趨媚。或勸張彖往謁，彖曰：

衆人倚之若泰山，我視之若冰山耳。皎日一

有些進步

宓子治單父。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自今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強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

知之所係大矣哉盛德大業戒慎恐懼爲其根
戒慎恐懼知爲根知天故畏天知人故畏人
昏愚則無不狎侮一動一言皆獲罪於天矣
久將不可悔

此心纔離天理便是狎侮非必真有褻
天玩人之事也知則那容放過纖毫

迷者之於道不啻千里坐而守之則終身不至

背而去之則日遠一日矣一念自反大路在

前反而後能識反而後能脩

精神只是收斂
內裏來自自然

事機尤不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

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陳幾亭曰智慮僅同一世之人聖者不然智慮
蓋盡一世之人聖者又不然惟意見爭出而
定其所歸議論千百而取其所是則非大聖
不能耳聖者用衆非廢衆擇衆非勝衆

只爲聖之與衆同此心同此理故不須舍衆
以爲聖所爭只在能用能擇與否能用能擇
便盡得天下人心之理以爲心故惟
聖人爲能盡性惟聖人爲人倫之至

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唯智者不言。故能保

其長。

不要說到係其所長。與否只纔誇便低。

世人坑阱在在有之。要人惺惺耳。眼一少昧足

一少偏。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

悔前日之所爲。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陳眉公曰。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

不能韜晦其智者。恰好是。

不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賊子所劫。或

不幸而爲權姦佞倖所推。旣損名譽。不復掣。

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矣。
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
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而有
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天必祐之。故曰。弔者在
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處逆境而
知悔。則禍患不能及焉。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
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此皆露其所長。

海波濤利途韁鎖何以異此達人大觀甯拙
而遲毋巧而疾終不以彼易此者安危之機
灼然其先見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君
子慎之哉

毛還樸曰凡人小見識不可有大見識不可無
然有小見識者必不能爲大見識有大見識
者必不屑爲小見識此君子小人所由分也
王耐軒曰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

賈文宿曰均之乘舟也牽輓僕僕者日行不能

百里順風揚帆則一瀉千里矣方其乘風破

浪孰當其快意若或拔檣裂柁多起於揚帆

之艦牽輓者無有也快意事亦有安於自然之數而非人力所致者

然此處正須步步提醒早放退著均之乘馬也按轡徐徐者

不過數十里而止策鞭疾馳則瞬息數百里

矣方其歷都越國孰追其後塵若或蹶蹄墮

鞍多出於疾馳之足按轡者無有也今之宦

語所不逮者也

明從靜來而不
妄發乃正乃大

周元甫曰素信而卒離者疑我也漸離而急合者嘗我也

吳懷野曰人情孰不喜安而惡危喜順而惡逆

安不忘危則常安矣順不忘逆則常順矣在

識微知著者早見而豫待焉豫待妙使其危

安常順即或危逆繼之而我處
以豫待之心未常不安且順也

微長而善用之也。

黃經甫曰張乖崖有言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斯言也處事之鑒也但天下之善智莫如水故可以周瀛壖而不倦窮陵髮而不回而其能是也曰止曰澄斯乃千變之源耳夫子取兩人於春秋也顏氏子之愚甯武子之愚若人無智名智卒無及之者以故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斯語又助張

間萬事萬物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能知之。是故卮以一勺爲盛。滿。瓮以數石爲盛。滿有瓮之容。而懷勺之懼。則慶有餘矣。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百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臯陶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

開乎。盡力培去以待。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

楊公之識持盈守謙不可無汪公之見也。

徐學謨曰。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

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

於憂患。

兩條路。皆在眼前。不消尋得。何者。得意處。便是退路。失意處。便是出路。把得意做得得意。看失意。做得失意。看便當面錯過。可惜。

呂叔簡曰。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

有限今盡發洩如此人皆以爲吾宗之慶吾

憂方大耳

公可謂知消息盈虛矣然且不能

知消知盈不知虛者不由造物爲主宰必欲以人事極其量而不稍留餘地也未幾

公以議大禮不合去狀元謫戍遠方而有僉

事者復以詿誤抵罪人皆服老者之先見云

又述其郡汪少宰閑齋公語云人家富貴如

牡丹今春旣盛開矣復當培之以爲來春之

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花之常

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之火

光其用甚大而
唯火能藏其光

侍郎葉公鏜述其同年兵科何石亭常言其鄉
楊石齋相公當國時一弟爲京卿一弟爲方
面諸子布列在位濟濟其子慎舉進士第一
人皆賀之公輦蹙不自安人問其故公曰君
知傀儡場乎如方奏伎時則次第陳舉至將
闕則盡出傀儡于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

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楊慈湖先生記先訓曰。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好問自用固由於有智。無智而有智。無智又由於好問自用。誠知樂與憂之不同。則自不容自用而不好問。

薛敬軒先生曰。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

否。李于鱗謂聖人貴智亦貴藏。以此常驗之。顏子不違如愚。亦是智者善藏。

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

分與。

視天下皆勝己。所以能勝人。視天下皆不如己。所以不如人。

先生講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子貢所以不如顏子。只用心內外之分。

或問人之處己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

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
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
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
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
有餘地矣。

此可與程子之言相發明。非獨致身下流爲然。

張子韶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
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

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

君子所見者大且遠○小人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龜山先生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

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阮堅之曰。小智師大。欲其不迷。大智師小。欲其

不遺。

不遺小智。纔成大智。惟其大智愈。師小智。彼以。小智自詡。而恥師大智者。何也。此所以終成。于小智。而并。為下愚。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

識須從學問來

則有異端者

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

而意益下。官已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者。一生之餘事畢矣。

爲上爲下爲人爲己果已盡於在此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然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人生而有才。然用才在乎識真。

識而曰真更爲精辨

所以保其年。今子才多識寡。其能免乎。後康

與聖人公私誠僞之辨判若霄壤矣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一老父衣鹿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膺吏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

BS
117
H75
v. 8
畜德錄卷十五

震澤席啓圖文興甫纂輯

智識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此卽堯舜明目達聰之道做大事業者必須有此大作用然而管子之所視所聽所慮則

畜德錄

卷八

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
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
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
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
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
欲妻子之累身也

不獨愛身亦正所以愛妻子

任郡邑者輒盡室而往并及內外親戚此若
而人者不食其地之毛者耶肯皆爲我修飾
名節者耶公不攜
妻子詎非卓見

問食一小魚又留其半以供晚餐其清操如此

其子自徽來省一月

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

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

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豈不爲我累乎胡三宰

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

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

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

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

厚其身家。庇其子孫。而國家之所以安上全下者。直不爲萬一計。讀公此語。當不自禁。其公忠念起。而利欲念消也。公之此論。其妙不可言盡。名位爵祿。既爲國家所有。則不但不可言盡。名位爵祿。即使道埽。皐夔勳侔伊呂也。不以之圖富貴。即使道埽。皐夔勳侔伊呂也。由國家名位爵祿。而爲之泊然於已。無與此。是何等胸襟度量。所以說一旦奪其所有。却爲一措大觀公之意。非獨本來是措大。後來仍。是此措大。卽現在亦只是此措大。不曾增得。纔亦不曾損。得人必須於此站定脚根。方有進步。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性

清儉在官未嘗肉食

幼時聞崑邑令樊孝介先生居官多蔬食午餐

京時惟蒲席布褥有同年訪之見公配自鄰家磨麪歸此不愛輕肥者也潘鱗長云

杜衍知開封每食止一飯一麪而已或美其儉

衍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所有

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常恐食浮敢自奉

耶○一○旦○國○家○奪○其○所○有○却○爲○一○措○大○又○將○何○

以○自○奉○乎○

誰從宦海中回頭一想及此

只爲後人名位爵祿到身便道是自己所有忘却爲國家所有所以只憑著名位爵祿以

以漁獵百姓者。

張詠知益州李旼侍廡下。謂詠寢禪室不如詠。

笑曰。吾向及第。寄傅霖逸詩云。前來失脚下。

魚磳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

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此念最要提

恐矢於前而忘於繼。若合下糊塗。後來將不

知所措足。如公謂豈今日之言。則其始終不

移是甚。毅力。士君子勢燄赫奕者。其聲價必損受。

用涼薄者。其行誼必高。如近劉侍御仁宅在。

薑桂之性百鍊之剛惡能老而彌篤如此哉。
斯真范宣郭文之流矣。

孔奐守晉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分贍孤寡富

人殷綺見其儉素餽以氍衣奐謝曰百姓未

周豈容獨享溫飽

事事不忘百姓足見滿腔仁愛

潘鱗長曰

近汪汝達令黃巖清操矚然去之日屬吏致

罰鍰曰此例所應得公歎曰豈有常俸外官

尚有應得之例耶不受乃世尚有巧立名色

成曰。顧君狷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意。先生弗答。孟有涯爲中丞。適富民犯罪。願納金。孟欲爲先生綽楔費。先生曰。豈以我故壞公法耶。居久。日益窘。惟授徒賣文以自給。故人多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嚴氣岸然嗟乎。二顧先生。清介之操。致使人不敢衣食。不敢與語。夫非

觀以是沮抑於時。然歷宦妻子從未入官舍。常俸外秋毫無取。歸時甫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儲。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讀書其中。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或心期素愜。爲具盃酒。盤中惟鹽豉。常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退居里中人罕識其面。乃兄東橋公招亦不輕往。霍渭厓宗伯毀淫祠。欲以寺田餉。謂呂涇野司

肯處兒女子。俛首他人下。有國法在。恐難遷就。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

謂人曰。顧廷尉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非其介潔

之性直。沁人心脾者。身能至是。潘鱗長曰。近顧橫涇先生性

剛直。與世寡諧。與人交。不立城府。少不合意。

卽拂然起去。見人骯髒取容者。輒掩面不欲

士風以頽

總之古人立心惟知其贊國竊恐家爲盛朝其勉同朝爲君子

有奔趨富貴譖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

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

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

敢布其愚焉雲鳳山西和順人

激濁揚清光明正直朝廷何可一日無此人品天下士大夫何可一日無此風裁

張翰翔答楊冢宰書曰權勢可以軋兒女子所
稱豪傑者豈爲權勢軋哉翔卽非豪傑自不

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略○

李○文○達○便○可○爲○鑒○

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

日○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

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貴○可○略○也○

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百○年○歲○月○

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事○所○當○爲○不○容○須○臾○之○待○

風○雷○所○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

以○爲○益○

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

納諫天下兩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卽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卽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

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耶。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給事中王君昂。明目張膽言天下事。屢矣。冢宰楊公一清。亦一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劾之。朝廷敬禮大臣。章下。議貶謫。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期。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

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

諸生

就師表說婉辭也先生不爲國子祭酒其遂肯謁中貴耶在文襄當又是一番

作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

求書爲名先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

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

之而却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不

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

於此而喜。公獨於此而怒。邪正之不同。如檣

此。然所爭。只在毫末。公所謂不欺是也。

銜之調靜江而歸。

潘鱗長謂世亦有念頭偶差。迫於事勢。不得不然者。後雖悔無及。而人亦不能原。且寬之。所以始基貴。慎。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

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

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

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爲言。公曰。

朝憚其風采秦檜使所親致意曰公能屈從
要地可立至敦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吾
豈爲身計誤國以誤蒼生耶一爲身計貽誤
營祿位而趨權附勢獨何心哉檜卒不能屈高宗常曰卿骨
鯁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蕭燧授平江府觀察推官秦檜當國其親黨密
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請其故曰丞相有
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他人

或○詩○云○此○心○不○作○沾○泥○絮○刀○劍○叢○中○獨○挺○然○
忽○此○之○謂○也○

陳俊卿不附秦檜被斥後拜右僕射常從容奏
曰○去國十年士風大變上曰何也曰向士大
夫奔競權門尚知顧忌十纔二三今則公然
趨附十已八九矣大非朝廷美事上默然感
悟○

晏敦復爲左司諫兩月間論駁凡二十四章舉

魏元忠爲相。武三思憚其忠直。武后逝。三思矯遺制。慰諭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矣。陳瓘在。給諫。曾布畏其正直。使客以官爵啖之。瓘語其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合二事觀之。宰相當國家。多難之際。諫官當羣心側目之秋。最要割情捐愛。不受人籠絡。一身之是非。邪正固重。而所繫又不止在一身。詎可幾微。

妄語始歷官臺諫遇事剛直敢言一時目懾
之曰殿上虎儀狀魁偉聲如洪鐘生平以大
節自勵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
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
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
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以見司馬
光於地下擲其書不答公謂只一誠字縱橫
妙用無所不可所謂
全人者正完全一誠
字不使少有缺陷也

不行命也。卒不往。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

友田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

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母以此舉自滿。

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看他何等志節。直不欲把世間第二流自

待。

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

劉安世少從司馬光學。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

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明道中李垂字舜工知絳州解官歸闕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制誥相處惟宰相以未曾相識故未用耳曷不一見之垂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

官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令謁已。澳不往。答曰：「恐無呈身御史。」是謂世濟其美。澳者貫之之子也。一門三世清風如此，皆諡曰貞貫之。宰相憲宗肇澳仕宦亦顯。

宋太宗謂侍臣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人君不過以紆朱拖紫待其臣。人臣亦不過以錢紆朱拖紫事其君。太宗殆可謂失言矣。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

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韋貫之父肇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
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
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詣貫之爲
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寔寔書其名於笏
曰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
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寔而明日受賀矣貫
之唯唯亦終不往韋澳中宏辭科十年不調

去

宋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常以爲稟命自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

只須士大夫皆知立身本末
便朝爲盛朝而世爲治世

卞延之令上虞才識敏達優於治政太守孟顗
以官長凌之卞脫幘投地曰吾所以屈於卿
者爲此幘耳今已投去卿可以一世勲門而
傲天下士乎遂拂衣出百姓號攀者無數
王僧虔守會稽有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
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
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

持贐追至潁墅再三陳懇惓意第領之其所
贐雖箋餌微物皆峻却無一受者人情類以爲往來行

李全在一路
東道主矣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用事大臣莫不交好而辛

毗不與往來其子敞以諫毗正色曰吾之立
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
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三公不易其介人生志節

當如是

却之。足見子允貞官侍郎允中吏部主事允

孚刑部郎中世著清節

鄞葉肅卿名應驄爲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宰

謫戍遼東道於蘇蘇人魏維翰亦刑部郎過

肅卿舟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

今君遠戍宜有厚贐肅卿艷然不悅曰魏君

烏得爲是言吾留此豈有覬耶旣別遽解維

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止乃遣吏

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託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美其操。

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秦州。賦戶投金於几。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

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

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此與趙清獻自呼趙抃不得無

禮。彼色。此財。同一不遠之復。不要單看此一

事。卽此便可知。兩公生平介節。無復遺憾。
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云。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

入南京監率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

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

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

家當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
師此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
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
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
充囊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
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
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

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爲者也程子謂若要熟

奈何矯情

邵必知高郵振厲風采凡晏集餽送一切謝遣
常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

時謂名言

宋潛溪臨財廉常大書於門曰甯可忍餓而死
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
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能文

正當苦寒。衣衾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其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覺大只是塵心呈見本體死生禍福窮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

張子韶曰。以血氣爲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也。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下面處學舍事便是此語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註脚也。而暮年之節。炳然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之列矣。吁。可仰哉。或問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

之府府爲併他邑追還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

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

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日來謁宗叱

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

學乃欲以賄進乎他日朝廷安用此鄙污之

夫也不以賄進者猶恐其以賄敗而況又導之耶其人慚退宗亦

卽辭僧行

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不受家貧好學
一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郭永知大名太原帥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供給

大名民富其斂尤急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

一而取皆民膏血也

即什一而取亦何嘗不
是膏血所以仁者猶嘗

存矜恤
之意

以資豆觴之費仁者忍爲是耶脫不

獲命令有投効歸耳帥不敢迫遣卒數輩號

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迂永械致

金孝章謂彼貪得不休者。不過身家念重。究其所爲。子孫謀亦未必遂建於不拔。是足笑其苦辛耳。愚謂只爾時財帛車馬。彌滿川澤。好箇大不受。用以視單車就路。翛然自適者。何如也。

管甯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甯恥之而割席曰。子

非吾友也。

東漢諸君子真是天資近道

又常與歆共鋤菜

地。遇金甯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魏明

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奮守姑臧。雅持清操。或笑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後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財帛車馬。彌滿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清風穆如。姑臧吏民及羗胡相謂曰。孔君清廉。盍共報德。遂相率斂器物追送。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
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
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
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
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
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
此語以欲其受而謂
之。恐未爲得也。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
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

茶音擎衰也

吾何慊乎哉

甯爲松柏勿爲女蘿女蘿失所託而

萎茶松柏傲霜雪而嵯峨

劉向說苑曰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邱以爲
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
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邱
其不知邱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
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
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

學者以名節爲本門戶修潔然後升堂入室

許名奎曰炙手權門吾恐炭於朝而冰於昏借

援公侯吾恐喜則親而怒則讐傳燮不從趙

延殷勤之喻韓稜不隨竇憲萬歲之呼袁淑

不附於劉湛僧虔不屈於佃夫王所不就移

牀之役李綰不供麋角之需窮通有時得失

有命依人則邪守道則正脩己而天不與者

命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甚麼道

可見不是外面把箇名節兩字來撐持此身
乃是自家本分風光只要硬著兩肋做去可
以頂天立地可以橫古絕今無奈世人自鑽
入坑塹裏去受盡苦況此段好局面此段好
風光白白地喪棄不知爲著甚
事孟子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
若學問而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

淺○若無氣節
是甚學問

從氣節做出氣節未是學問從學
問做出但見學問不見氣節了

以爲此等人。究必有坐病處。如陳仲子。財色與位。或不爲念。彼只爲一廉字。而然則豈不爲名根。未斷者耶。但坐一名字病根。則財色與位。又豈得爲真斷種子者耶。特亦矯耳。

高景逸曰。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

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污穢。纔些子污

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

所謂道也。今人都將道做一件事物。安頓了。

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色真性。弄得頑

鈍了。馮道也只是一箇頑鈍。不知這箇道是

難道。馮道將算做有道。

不知這箇道是

人曰吾有三不寶官也錢也命也此俗所謂癡漢是也

然世之所謂癡漢古之所謂貞臣義士從古乎從今乎此亦特易辨者

呂叔簡曰財色名位此四字考人品之大節目

也這裏打不過小善不足錄矣自古砥礪名

節者兢兢在這裏做工夫最不容易放過

此四字為人品大節目則三綱五常之謂何蓋三綱五常之所以不能盡道者只坐此四件塵網再打不破若力破此四者則其於三綱五常又豈有不足觀者耶世亦有恬淡寂寞似於此四者蕭然無累而綱常倫紀究多所虧者然此則不近人情者其亦少矣且愚

世意尚爾爾吾師乎吾師乎是時未知其言之痛今老而益知言之有味也夫松柏之亭亭也參天浴日非飽霜露其不爲風雨飄搖者幾希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爲碣石衛經歷時征賊伍端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環侍持滿以待賊熟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

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世俗通病所以學者甯行有餘而言不足

吳康齋曰患難中好做工夫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然學力淺者鮮不爲所困耳嗟乎梁棟之具非經風雨冰雪安能勝其重哉

鄒南臯曰昔余侍諸長者講席西昌陳兩湖符

卿年八十餘涕而語諸君子曰末路難持爲

九仞功虧一簣可見諸長者曰先生才名一先輩如此兢兢到底

辭受出處特其大者須知凡事皆然

袁樞淳熙中分修國史章惇家力求潤飾其傳
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甯負鄉人不可負
天下後世公論時相趙雄歎曰無愧古良史
矣

薛敬軒先生曰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
名節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昔人有云。金以火試。人以財試。

朱晦翁先生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主腦在此

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矣○

林○君○復○曰○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

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

身○愛○君○者○輕○其○位○事君以位而愛君者却輕其位蓋愛無二用纔愛位

便不愛君且纔愛位便不克盡其位之職而不得為以位事君了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也○

武林張恭懿公名漸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王

廷相爲臺長一見卽器重之延坐語之曰昨

先輩細心如此

雨後出街衢一輿人躡新履自灰厰歷長安

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汚其履轉入貫城漸

多泥濘偶一沾濡便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

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雖謹始尚須慮終而善終

尤須謹始涓涓不絕將成江河公佩服其言終身不忘

胡致堂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

貴於名節者哉

也。不必說得如此偏枯。只是名節自與厚福。不。通。古。之。君。子。享。富。貴。福。澤。者。其。氣。節。未。嘗。或。失。要。其。志。趨。亦。原。不。在。富。貴。福。澤。也。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常。遣。雋。論。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蔑。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何顏受納。

方自喜其力之所致。又何何顏

有之

李德裕曰。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

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勗交言上聞之乃益
重璟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
上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
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
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
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性老而彌篤然
以功名終公雖未嘗受害然論世者正
不得以死生禍福置優劣

元次山與王及書曰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卽當

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居第。何得尚預朝政。不見產祿之事乎。直奪兒邪之魄有布

衣。韋月將者告三思。官掖事。帝命立誅宋璟。

請付吏。帝怒。岸幘出曰。敕卽誅。何請。璟曰。不

訊。恐竊議者愈多。帝益怒。促如詔。璟曰。請先

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公之立朝何日非忘其身者蓋璟

於人主權。倖無絲毫屈。而卒不能害也。元宗

時以璟爲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

璟復奏謀反大逆不應首免凡四五上后不
許李邕進曰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請可其
奏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按之義分未畢
已特勅赦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
矣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其剛憤如此
然狄梁公魏元忠以身就世猶自下獄百折
而璟無纖毫之譴豈非天哉至三思殺五王
璟亦超然世網三思常以事屬璟璟正色拒

皆位宋璟上易之心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
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
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
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
卿且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
三綱淪九法數之時須賴此等風節其所扶植不小諸張積怒常中傷
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又常奏昌宗名相士相
已有天子相包藏禍心當斬后曰已經自首

可以濟難矣

抱朴子曰夫節士不能使人
不憎之而道不可
屈也不能使人
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
使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

憎正所以修吾之道辱正所以礪吾之行
擯正所以堅吾之操總是自己功能所在
若把作人憎人辱人
擯看便壞了

唐武后時二張驕寵合朝奴事之獨宋璟剛直
不爲之禮太后常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

之不立名之不著士之恥也。恥字提得姪子曰知恥近乎勇

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士之所恥者天下舉

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

不與焉。非必真箇舉世皆忠皆信皆廉只是吾不得與於忠信廉便無以自立於

天下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

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天下至尊者道

至貴者德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窺見得好。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

死亡而曰吾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
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
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糲。
練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
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逯忠伯
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
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
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義

畜德錄卷十四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名節

劉向立節篇曰。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

音德錄卷十三

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卽於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書。先輩只是一箇真。真便有許多妙處。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大服。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塲。芻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

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

庶乎寡過。士論嘉之。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願聞已過者。當如是。

淮陰強富。平生持身謹慎。接物謙和。值元旦有

一小人。逞酒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及鄰佑

皆爲之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

發狂。人之恆情。若與之較。何無量也。

陳眉公曰。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

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

孔賜同里○常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
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
人○同泛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
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
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
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
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毛碩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

劉調父曰。太宰屠襄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

官奉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

狼藉公衣。頓顙請罪。公曰。去去。

與劉文饒羹爛汝手。夏忠

靖衣污可浣。前後一轍。

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

騷動。人以聞於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

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

此。

動之以天倫。申之以王法。只二語。何等懇到。

其人頓首而退。

陸儼山曰。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

水能受物之污以潔物而又不自失其潔公亦猶是矣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

臨清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挂低掣落冠

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

而去如未嘗有此事者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

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

後酒標須要挂得高些真同家人父子徑遣出仍命

州官勿督責之細密

先生復官京師聞士大夫之論甚為不平欲

具疏奏辨

此亦先生初作宦時事後良知既徹自不復有是念

海日馳

書責止之曰汝以是為吾恥乎吾本無可恥

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是反為吾一大恥矣

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

天下事大約有箇恰好的本分本分

外纔添著便是惡受人之誣究竟是誣便是本分必舉其人以使之不誣不更添出弊端公之所謂反為大恥者是也○或曰實有於其人何謂添出曰在我本分則為添出了於

是遂止不復辨

者以牆址小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
爵位。卽以少長論之。恐非禮也。仍論以禮。愈見諄懇。卽
讓還其人。大慚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鄉人
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下。
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者。非歟。

王華號海日。陽明先生父也。有以同年友事誣
之人。勸其一白。荅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
吾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陽明

裴公曰我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真公爲

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閣有一野僧狀甚潑

野大肆罵詈舟人膚慙以告公如不聞少頃

復罵詈如故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

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以侮公者侮

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

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誣吾輩必有

所恃可輕與較哉

量固雅亦徵甚智

里有惡少潘姓

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
楊又一鄰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家出外甚
受其污溼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
日多雨落日少至理只在眼前人自見不到
徒爲俗情所逼窄煩惱耳

蔣恭靖公瑤浙江歸安人性寬厚未嘗一忤於
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
欲執之公曰兒幼勿怖也市婦瀉水樓窓誤
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

罪云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此與周子先失火自誣同意

尚書楊公翦性最寬厚或侵其基址公有詩云

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鄰翁生

兒恐驢鳴驚之賣驢徒行又先人墓碑爲數

田兒戲推仆守墓者奔告公公曰傷兒乎碑

可樹兒傷有不活之理宜問之特急曰否公曰幸矣爲語諸兒

家善護兒勿驚懼

先生爲脩撰居京師鄰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

爲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
用之。或曰。彼不與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
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夏忠靖公冬時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
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
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
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驚懼肉袒以候。公曰。
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入便殿。請

晞坦如也。未幾主事沒。晞爲棺殮送歸。人愈

服其長者。

于此等事一一證忠。怨違道不遠甚的。

史玉涵曰。人

自薄。我自厚。自處地步甚高。韓宣子之適楚

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亦將弗

逆。叔向曰。不可。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與此同

一局度。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

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

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江陰徐晞由縣吏起家爲兵部郎時同官一主事少年科甲每向胥曹輒罵狗吏意以辱晞

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張平以供奉官監木務於彭門。時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窯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爲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爲念。給

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

不懷

舊怨且更加厚。洵屬人情所難。

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怨。咸得卜譖於宗王。

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
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
愀然曰孔公以職事言豈害我者可惜朝廷
亡一直臣總是君國念切自然物我見忘於是言者終身以
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
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
致人忿故也語最看得理破忿非治頑適以助頑而況已之所失已多人

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
乃名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
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
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置藥酒中似乎
人所能與然此
正是司命有定
若或使之也衆服其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
巷婦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
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

學校費錢數十萬。未幾罷去。羣小肆謗。皆以
滕公用錢不明。同僚皆不肯書其簿。公於坐
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何
不早告侯。其去乃爾。訐之豈美事乎。此特滕公受謗

胡公爲之力。特其是耳。非容人之過也。然不欲以過加人。則其能容人過可知。一坐

大慚。噫。若三君子者。非甚盛德。何以有此。彼
訐人之私。形人之短者。可以戒也。

廣州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

純仁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

要知伊川於此亦無所媿

何者不知故相責在伊川亦是道所宜然然不與伊川辨一詞度

量不可及也。

陸忠肅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未嘗及人

陰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士人以私事囑

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

或勸公上其曩日請託書劄公笑曰訐人之

私吾豈爲之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

天下無同名姓者乎

此等理路亦人所知其如當下不能猝應此無

他只是不明由明而誠斯無是矣

其人聞之大慚為宰執時

雖布衣謁見必以禮

范忠宣公純仁初罷相伊川先生相見責之曰

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純仁謝罪又

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不言純仁又謝罪

如此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

非伊川不能如此相責非忠宣

不能如此不矜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寄子一篋凡責

旦中其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
吾過彼何罪哉

百姓之安堯舜猶病居高位者不當以此自
安但當以此自責誠能自責則地望愈崇報
稱愈難人言安
得不虛懷省納

富弼常謂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
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
辦少時有人罵者佯爲不聞人曰罵汝弼曰
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弼曰

勾吏人行譴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
呈復亦欲行譴文正問吏人曰汝等且道密
院當初譴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
云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公蓋能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矣

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有狂
生在一亭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
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徑擲

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讀者宜下一想當此如何作對恐後

回想來究未及公對之善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

文正公在中書寇公居密院偶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公持以問上上以責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譴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得之忻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公大慚中書又偶倒用印寇公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
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
之亟呼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
服

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
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

胸襟又何嘗不忘也

慶歷中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

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卽繳其

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

鼎臣妻慚不出

慚者便勝却乃夫

京妻立廳事名鼎

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

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

焚之而去

此更足愧死鼎臣

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蹶蹶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

非胸中真箇謙退。不道他不是者。那能如此抑抑自下。蹶蹶再三。亦可謂善於摹寫。

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旣而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忘。不如勿問也。

此尚欲詰未詰。故公如是止之。其實卽知之。亦何害浩落。

相士大夫相慶於朝。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
介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
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悞。然當時責之太
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公雖窮極富貴。而謙下接物。尊德樂善。如恐
不及云。

李沆爲丞相。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
遜謝曰。俟歸詳覽。生卽訕怒。隨馬後肆言曰。

忠憤所激死且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子方之直適以見潞公之大。故知人貴能受盡言。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蔡襄恐禍不測。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是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介直聲動天下。後文彥博與富弼同

孫沔觀武襄氣色自若不少動言笑愈溫易
歸方自悔而武襄已踵門求謝矣無端受人
毒罵不惟

不以爲無禮而反往謝
過古人大度真不可及

宋仁宗時文彥博爲首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
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史唐介力爭之帝謂
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
奇錦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
結請罷之帝怒甚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狄武襄青爲副帥一日與孫沔宴有劉易者亦與坐易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不絕口俄擲樽俎而起時

軍府遂安

唐李訓鄭注遣宦者田全操等六人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名還京師。全操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當其不從所囑早已看破得喪故能綽然餘裕

唐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

奏事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

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

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

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

節度使矣大義服人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更善後圖

非人患也。

如此馭變何變不弭

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

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唐穆宗時錢徽與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囑所親厚士及揭榜無所親名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坐貶或謂徽當奏其書徽曰事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遜以自免不見
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
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
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妙絕令人何處
更萌矜心競氣

郭子儀握兵處外而魚朝恩短毀於內常使人
竊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
懼有變及見代宗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
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人發先臣墓此天譴

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詣省至德已
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
是至德笑還之人服長者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
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

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

只合

如此開交更無第二箇法從來聖賢處事
所以爲至善者也不過適還他的事理天

后深歎美之

吏而薦之耶

崔暹言於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痴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痴也。

與王太尉稱美萊公事可參觀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

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山越旣平。遜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誠爲佳吏。自然雅意養民。但在今人則祇知修怨尋仇。豈復上顧君下念民。只惜其爲佳

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理明故量大識得人情透亦是理明又督農揚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

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

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

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定遠於此非獨坦衷兼有智略使有不盡

心以立功恐其白於上前者則不復遣之還京矣蓋示朝廷以無可疑也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揚戲素性簡略○

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

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小昆彌以下錦帛
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
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
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
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

卒得不死。聖慚服。自是武每奏事京師。聖必造門謝恩。

王丹光武時徵爲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

然則因彼相累

而遂絕之者不信薄耶。獨奈何自處于薄。

更爲設食相待如舊。

班超章帝時爲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賓衛。

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何武刺楊州時九江守戴聖治禮經號小戴行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豈有大儒而行

治多不法者何其不知儒也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

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

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

子賓客爲盜逮繫聖度子必死武平心決之

之始知爲梁亭人。楚聞之大悅。以告楚王。王愧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讓而陰行。尤足感人。凡德皆然。不惟亦如之。乃謝以重幣。請交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也。

一往灌而不惟搔瓜者。息并兩國俱以交歡甚矣。德感之非小也。

丙吉爲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

宋就令梁邊縣與楚鄰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
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
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於
是夜搔梁亭之瓜多焦死者梁人覺之亦欲
報搔楚亭之瓜乃訴於就就曰惡用是構怨
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若吾教子每夜
爲楚亭往灌其瓜勿令知之梁人果如就言
及楚亭視瓜則皆灌矣瓜日美楚亭怪而察

尚得爲士人耶

楊鐵崖之贈畫爲介徐文生貞之置杯帽中皆是意也生

遜謝不及

丁清惠公偶買田三百畝內有荒墳數畝家人

請退還之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十

畝糧折甚易彼已棄產又累賠糧吾心何忍

竟不與計又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

吾正欲易以新者恬弗追究

公有云棄產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於此見公之曲體者矣

講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

又曰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公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歸謂公奈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

彭季長就舉時持金釧數隻栖於逆旅同舉者
過之請出釧爲玩有墮一釧於袖者衆驚索
之季長曰數止此耳客將去其墜釧者致揖
而釧露倉皇愧謝彭曰子偶誤耳若出有心
定固執之豈至露哉要看此等酬對俱來得
天造地設所難尤在倉
卒間衆服其度能此

劉調父曰楊鐵崖避地松江常有貴遊子旣破
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

之既還詐跌於地。甌皆碎。諸子鬨然有自責罵之者。有馳以語父母者。獨公著凝然不動。許公乃曰。此子真宰相也。後果然。

徐文貞歸里。徧召親故飲。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散。主者檢噐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盃帽俱墮。公卽轉背。令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

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
胸中本不曾有
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又何曾見爲無
俄

王文正公旦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
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碎之家人惶懼公自
外入見酒流滿路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
悟

呂許公有子數人皆知富貴而不定其孰可當
國乃俟其齊集令婢以一筐盛玉甌茶齊餉

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宏一人而已弟
弼好酒而酣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來還
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直
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
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用
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俱碎坐客皆
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

則亦無器之可言矣。此所謂不器。索。性。說。與。那。一。著。無。

大。故。大。莫。加。有。大。則。即。圍。於。有。而。不。得。為。無。加。矣。

不斲利世俗之量也。不與物競。君子之量也。舍

已。從。人。聖。人。之。量。也。量。本。是。一。容。字。推。其。根。

乃。是。一。舍。字。粗。之。舍。貨。財。精。之。舍。意。氣。益。精。

之。而。自。舍。其。功。能。

四。時。行。百。物。生。造。化。何。嘗。一。日。無。功。用。又。何。嘗。一。日。還。留。在。

隋文安憲侯牛宏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

事業凡此皆器小也。器小由於識淺。識淺由於不學。知名勇功。認為身有。執此則器不得不小。勲華事業。所性不存。知此則器不得不大。學而識性。則參天地贊化育。皆我性內事。而又何矜何伐之有。勲華事業。所性不存。如何。又說皆性內事。此處正須見箇分曉。事不容外。性以為事。性又不容執事。以為性。識得性分。隨其所遇。以應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無損無加。大孰甚焉。而又何功名富貴之足云。故識性之人。則器不期大而自大矣。識性之大而無大。

所能固千百中之一二。僅垂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之中。間有賢人君子存也。予偶閱說苑載此四事。而揭之以爲學者養量之助。總不出夫子寬則得

衆一語

陳幾亭曰。小富不能自容其資。小貴不能自容其位。以及智勇者不能自容其才。潔廉者不能自容其節。有所樹立。則不能自容其文章。

氣滿斯
大矣

沈幼宰曰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

莊王泯絕纓之迹而宥其愆趙盾餉餓夫於

翳桑袁盎贈侍兒於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

之地而後賴以解圍脫難施恩不報四字須
諦著若屑屑焉望

其報而爲之便善哉唐說之言曰活人於死

必無度越之舉者必捨生以徇危榮人於辱者必盡節以雪

恥詩所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

蘭栽培不茂而荆棘隨地皆生。可見凶頑之
種。蕪穢之類。天地且不能盡去之。況於人乎。
故君子之於小人。上則以德化之。使虎狼革
其毒性。鴟鵂懷以好音。次則以量容之。使虎
狼隱於山林。虺蛇藏於澤藪。纔是天地生成
德量。若必欲搏擊而誅鋤之。何以爲君子。

唐虞之於四凶。始未嘗不化以德。及夫德不
能化。而後投之四裔。亦是以量容之也。使遇
小人。合下便懷一必不相容之念。則無論不
能以德化。而且堅其不善之心。激其不善之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此。
此說看得最的。然不校兩字中。還有許多以誠相感。以德相化的道理。在非但置之不問而已。

方定之曰。士任天下之重。所貴者量。何以養量。

曰。識何以廣。識曰窮理。理明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進則福進。

天下莫精於理。又莫大於理。愈精則愈大。故識以之高。而量以之廣。

洪自誠曰。鳳鸞曠世希逢。而鴟鴞無時不有。芝

耳。

吳懷野曰。其心厚者其福厚。其量宏者其福宏。
曰計不足。歲計有餘。

劉時卿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妾人爲禽獸。是猶
未免英氣太露。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
物一體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
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
校耶。此猶是孟子見解也。西銘二句說得好。

惟爲朝廷除姦去逆當夫根蒂深固宗社所
關不得不_施用全力以挽回之者此又不可槩

區區與人較是非其量與所較之人相去幾何

_{纔較便與分過}

聖賢之量空濶事到胸中如一葉之泛滄海一

_{葉亦未嘗粘著}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
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

務大人恆澄明澄明則鑒物也。今人但知宰
相包容不知包容中有鑒也。大學休休有容
原從格物致知
來。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呂叔簡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
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
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益以養
人體面。而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亦
天地含蓄之氣也。

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義當包容不得

藉勇爲以徇私義當勇爲不得藉易曰包荒

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

勇與量之用乎。

李夢陽曰。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云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

腹內好撐船。亦以度言也。想必言度者以狹

人氣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窒窒則曹天下之

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

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

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

所辨在公私此最爲精核只看湯之於葛始

也雖從其祖先起見然而食牛羊不問奪酒

食不問及後殺是童子乃不得不正其罪此

則一人一事而前後包容與奮武各異其用

者亦以公私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

之有不同也

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

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讐言是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
不容又安有滿時耶

綠雪亭雜言曰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
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
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
之來○祇逮吾躬者○固當宏量以容之○如藺相
如○謹避廉頗之辱○李沆不較狂生之訕○呂蒙
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

合奏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
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
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
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
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
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此雖有天
資然者然當看前者程子之言還須學力學
不專是學古事事歷鍊便自長進夏忠靖公
所言之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是也

不涵養何從得此氣象
涵養又要從學問來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

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寬宏雖曰容物實是自
有餘地此理昧者却多

也何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徧人之情刻

覈而繁瑣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
溪谷合轉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
直截者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

之如何耳。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公量可學乎。

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

來。四德萬善何者不從學來。

敬軒先生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
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
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有何可動此程子所以以定性示人也然惟知道者量自

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無地

亦是識量不足也

林君復曰○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

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

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

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是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卒至殺身。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一也。

性證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

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

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

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

學業品行皆然

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

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

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

先此段論器量最精確

氣是氣不平否伊川先生曰固是氣不平亦

明快

是量狹

氣勝便量狹要知量勝氣又未嘗不

也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

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

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

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

人者天地之量也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

可以

畜德錄卷十三

震澤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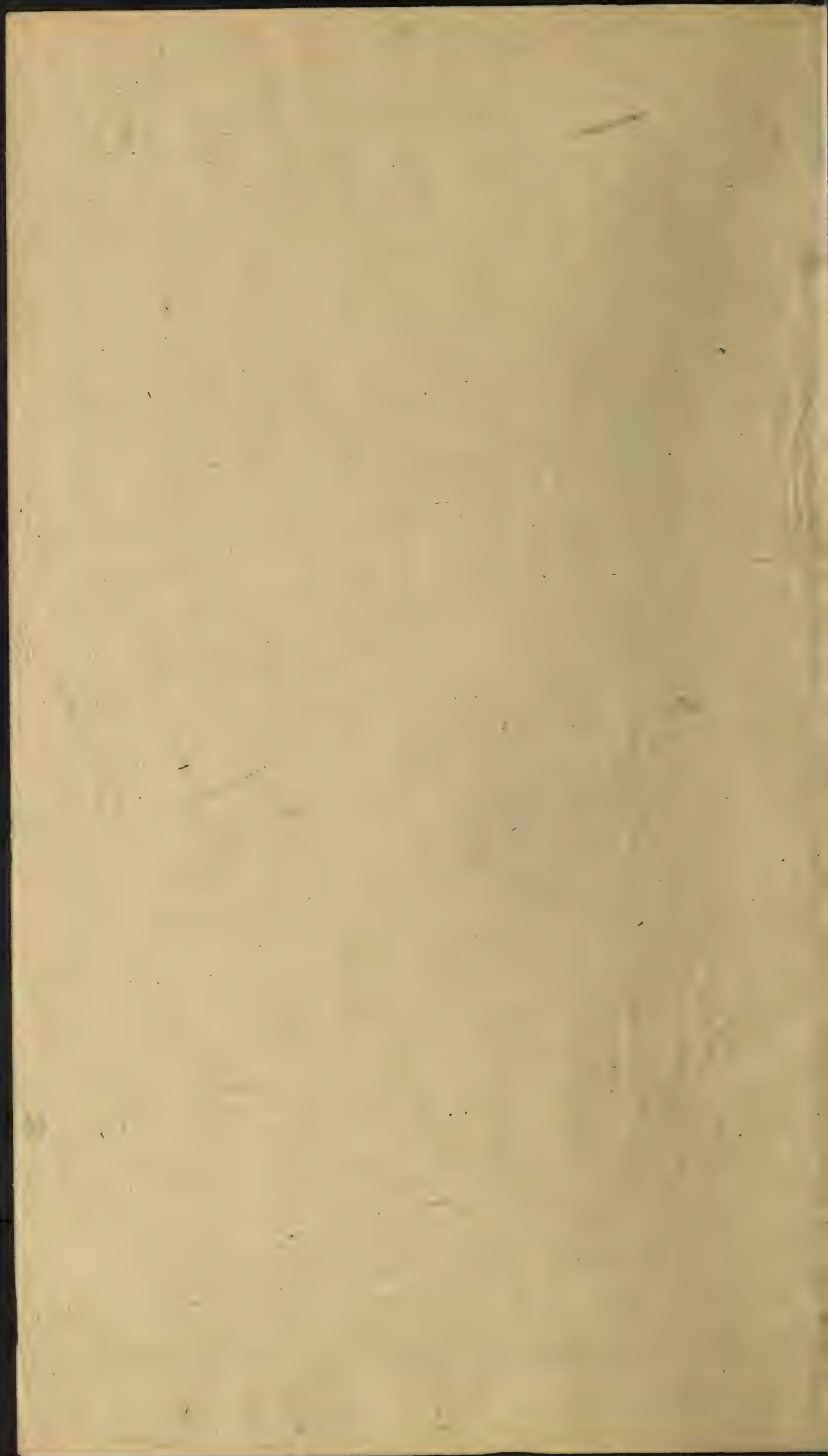
度量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

以小人處之。非以其爲小人而薄待之也。德感量合自有許多道在故曰當求處之之理或問伊川先生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

畜德錄

卷七



之重曰非我之爲當有同姓名者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穴與師歎美不置及啓

土見有遺棺與師欲棄之水寵心不忍與師
云失此吉地豈能復得卽不忍棄之水更擇
地理之何如寵又不可亟命掩之懼復有發
掘者爲立碑以識焉

茫茫宇內何處非地乃與已葬人爭此尺
寸總之不從吉凶禍福繫念胸襟便大

畜德錄卷十二

實奉還卽入舟取付。

還金而又不明言其故何厚也。

姪號新

安常以二十金買民房屋主已遷將拆移他所起檻得銀三十兩急呼其子以券還之曰爾因逋重不能守業今吾得爾父藏金義不敢私除券上二十數尚有十金可作農本安居樂業吾自另覓他房一鄉義之。

陳重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知厚辭謝

乃移書謝項因潛爲之解楊賈得生亦不知爲公力也

崑山陳氏有叔姪兩封翁隱德竝茂叔號古逸常泊舟丹陽河下暮有女擲金數錠蓋女有約而誤擲也已知其誤遽入掩門明晨起訪其家見商與主相爭蓋金係商物疑主欺負耳古逸卽慰曰金固在弗失某夜起如廁見盜踰垣出將執之盜擲囊去爲是停舟欲訪

飽既寢夜聞窓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來
年產狀元後果生子卽芬也

此與朱軾爲田夫捐脩金償青苗錢事同急
人之難而出於貧不能自給者其事尤難其
德尤大

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錢道經蕪湖有楊賈
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抽分項東甌欲以此
爲公壽公力却旣而思曰若是則此賈不得
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古人思慮
之周如此

完汝事矣。徧告皆不應。翁遂盡捐囊中所有。

與之。未至家百里糧盡。

前途資斧。家中薪水。豈翁之所不知。然而

救人念切。竟不復顧。何其勇也。衆湊銀買米。翁無有人爭非。

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

妻曰。吾饑二日矣。速炊飯。婦曰。無米。翁曰。借。

之鄰家。妻曰。借已多。專候汝歸償之。翁告以。

捐金故。妻欣然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同。

飽也。

賢哉。

遂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

不以狀元視之急。行至京已二月四日。倉皇投卷。竟得狀元及第。

不顧已之功名。而懼人之非命。必欲救之。此種念頭。正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安得不爲天下第一人。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逢一婦哭甚哀。問之。答曰。夫欠官銀十三兩。有零。賣我以償。吾去則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爲惻然曰。我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

一金鐲爲我所取。可質爲費。倫大怒。欲親齎
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塲期。倫言此
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
之咎。吾甯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
返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
主母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
妻有私辱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
倫至。出鐲與之。舉家感激。親鄰觀者稱歎無

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卽行乞耳。李聞而
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吾物。物失價存。理宜
奉還。此理本若大路。人自蔽於利耳。且吾本尚厚。公等本薄。
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
之。

羅文毅公倫。永豐人。年三十舉於鄉。赴禮闈時。
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倫憂旅費不
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過樓簷下。遺

參知政事

石皐守定州唐縣人王人謀亂書其縣人姓名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
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
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
坐爲首者餘皆得釋

李文達公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
三商以三百金易之舍剝火發延燒無遺三

夫婦年五十無子。其妻資遣往臨安置妾。既得詰之。則故趙知府女也。籍四川。父沒鬻女爲歸葬計。昇卽送還其母。母泣曰。計女聘財未足充歸計費用。且破矣。昇徐曰。患難相恤。聘財悉以相奉。旣不給。願傾囊贈之。昇歸告其妻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哉。只是理見得透。傾囊之贈不獨仁。周亦由智足。妻曰。君設心如。此天必佑之。明年生子。韶舉進士。理宗時爲

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
若水但求獄事得平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
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
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
誤何謝也看古人自處處於是遠近翕然稱
之

宋袁昇鄞人初爲郡小吏於通判廳勤謹無失

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

此處自然先問女奴

識父母否不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

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

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吾也

不貪其人善

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

得之我何與焉

不矜其人已功

其人不得入繞牆痛哭

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

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訴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一家父子數人俱論死。豈可不少留熟察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應。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獄情之不可不盡其誠也。如是故易於中。知州垂簾引女奴。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子有季子願以爲配安事盛飾哉雖鍾離德義所感然

許之高情正復不讓此卒以二女歸許氏所謂明庭載一半去矣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常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其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

言○遂○留○之○一○日○鍾○君○視○事○歸○見○女○涕○泗○有○戚○
容○疑○被○詬○杖○詰○之○曰○不○然○某○之○父○亦○曾○宰○是○
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年○五○歲○無○親○戚○相○倚○
育○於○胥○家○十○餘○年○矣○今○明○府○欲○買○婢○故○胥○以○
某○應○命○見○明○府○視○事○因○追○念○先○人○不○覺○悲○也○
鍾○君○大○驚○呼○胥○嫗○訊○之○果○然○遂○戒○家○人○易○其○
服○飾○養○之○如○已○出○書○抵○許○告○緩○期○將○輟○資○奩○
嫁○焉○許○復○之○曰○君○侯○能○抑○已○女○而○拔○人○之○孤○

不可則訟於官。苟舍生然之。公卽與錢四十。
萬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
郭門之外。苟舍生如公言。商人果不爭。至期
攜女以往。而公之舟去已三日矣。視公此去。不啻飄然。
若登仙者。

鍾離瑾宰江州德化縣。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
胥役市婢隨行。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嫗設詞以對。女受嫗囑。亦不敢

久之曰某頃官於某地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家無以償乃謀之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爲溝中瘠矣孰若與我。妙在此處謀甚切至似真欲得其女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卽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顧某業已書券納直奈何。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

婦所得者也。因再三撫慰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券對嫗焚之。呼其子翌日迎母還舊居，而不索其直。雖以是居還嫗，而公則固已居天下之廣居矣。閱此等事，覺浩浩落落，通天壤古今，無障礙。

曾魯公亮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歔。

樂邵爲公買一宅直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一婦人哭極哀公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公泣自若公問嫗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公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公以五百

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二十金聘次。
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
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
得不過二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具實以
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平復如
舊。後舉一子。而國彥卒以病終。

蘇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有士人邵民瞻。從
學於公。公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

死死於無心童子之死則將有心殺之矣此
痛子之念不勝其懼殺童子之念而妙在當
機猝應則固知天理之具於人心者其體至
足其用至神他人不能若是只無如其汨沒
耳

吳次魯年五十餘有子國彥已受室矣自念孱
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
魯魯曰貧家有子已足安用多爲母子乃私
罄衣飾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也遂迎醫
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急賣猶可得直

吾子奈何一時立死二命非吾福也明年復
舉一子頭顱血痕點點者七狀貌依然前子
再舉則尚書公森矣當其倉卒告變人情處
此卽鬻童子肉猶未慚際此時而委婉遣僕
卽此仁慈一念上可以格蒼穹而洽鬼神雖
然翁庇童子時豈有倖福心嗚呼必無倖福
心而後可以膺厥福也福由德致德由誠立
不痛已子之死而轉懼童子之死此處天理
如何體認翁固曰若豈有心殺吾子已子之

博學宏詞科至京師寓班直家一日携小冊
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入試以
此命題中詞科第一名歷官宰相

蔣仲學曰馬封翁者閩縣馬尚書森之父也翁
年五十始得一子不啻掌珠命童子抱撫不
戒而墮於石頭顱蓋粉立仆翁出廳事間覩
所抱子忽仆懼夫人出必立殺童子杖下亟
命童子馳走謂吾子命所遭耳若豈有心殺

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亦可謂善。頌善禱。環具棺槨殮殯之。買地葬之。歲時祭其墓云。

周必大。字子先。初監臨安府和濟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侍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後必大試

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幼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領之歸。半歲乃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

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

母抱衾寢母

此在閨中尤難

母問其子平生故人環

曰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

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

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

後歲饑骨肉不相保環購帛令妻爲製衣衾

自環以下皆母事之

父友之母而能如此傾心事之委曲周至且使

內外上下同然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此是何等行義

師以成就人才爲道。若計脩脯。是志在脩脯。自己先不長進。何由長進弟子。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與主事常允恭友。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告之曰。安慶寺譚敬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因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久矣。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驚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
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竝列師
位何等尊重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
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子弟與庸
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
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
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
公人以爲善教之報

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宗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但若誠懇爲善好名避名何處著纖毫是念

歸岑語人曰觀此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以

觀人

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我輩累不若留之

而爲之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此非憂後日之復須損資

爲累乃憂亡友之不近見不肖子弟每每以

卽歸身黃壤爲累也父母喪藉口請求親故得人財物隨手浪費

而父母之棺置之若棄乃知岑之所爲誠智者之事而仁者之心也

宋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

友呂翁家翁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
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捐財資
送又故人率女爲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
縉紳甚服其行

朱劉岑常帥維揚有舊同僚之子以父未葬爲
請岑問買山幾何龔登幾何其子歷歷具陳
岑曰此某之責密遣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
其家辦具終事兩月而回方與其子言遣之

孫○并○未○必○稍○稍○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

爲○此○身○有○稍○稍○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

俗語有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原未嘗云由慳也。若

慳○吝○恰○是○

一○旦○身○亡○只○供○子○孫○酒○色○賭○蕩○之○

貶○家○之○道○

資○於○是○一○擲○足○救○千○命○者○有○之○矣○何○如○積○德○

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銅○臭○染○身○直○

不○思○量○到○此○耳○

切須仔細思量

查○道○幼○時○沉○疑○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

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

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弟須得一善人以

掌管之

此人正極難得非好善之難好善而有才幹足以濟事之難也四門

有此則天札者鮮矣充之而四方有此則旅

魂絕稀矣均是人耳我輩若生非地便是這

等樣子

此便是一體念頭

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

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

自己則子

孫尚且要顧他人則當身竟任其死只是不能一體看戲

不知水火盜賊

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

守財何益豈惟不能及子

顏光衷曰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菜色時既
不經意及見臥病道塗者又以爲危篤不能
復振坐視其死卽或有心慨歎焉耳不知緣
餓得病病旣不能求乞則愈餓愈深此不過
一二斗米調護累日此機斷不可錯便能
求趁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
妙便可不病若得數人共結一會置一空屋積草
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便可不乞使免風餐土宿之

曰汝弟與我因作一書奇內稱其子之語言離

家七年已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先寄

銀十二兩等語

此豈果於爲善直有神助耶

覓人送至其

家姑媳將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尚在

且卽歸遂取銀退婦而去踰十日其子果歸奇

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悉符前書母以問子

子駭甚但曰此神憐我也每日合家拜謝天

地而已

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進。
士慚服不敢復橫。

殷元河南劉理順。少年鄉薦。久不第。家貧樂道。
讀書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七
載不歸。其母年老貧甚。欲賣媳以圖兩活。得
遠商十二金。晚卽隨商去。姑媳不忍相別耳。
劉聞之急呼其僕曰。汝可將我家中銀十二
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數餘兩。劉

以田售客曰得同宗業恐滋後累公曰祖宗
一脈即使不得其產亦應周急吾正欲借此
以伸厚誼又何傷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
謀產公貽書訓之曰產業將貽之子孫須得
之光明待之寬厚斯可垂之久遠以此行已
卽以此化
人若以產業爲冤業非惟爲子孫作馬牛直
爲子孫作蛇蝎耳凡置產者
宜一自省戒之戒之又以
扇寫古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

爭及子盜父業主占奴業者必正色以倫理

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

他人即知其故拒之而已誰能有此

關切念頭此處便行了不知多少實德

賴以和好者甚衆每置

一業必謂家人曰爲人占不得一分便益況

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由體之

聞公之交易銀

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看曲體二字想更有肫懇爲人處也

三年以後

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宅吾

愧不能效法前賢又何忍有求弗應有同族

此已四賑矣。時本邑額征已蒙朝議改折而

貧民丁口及下戶瘠田祇一二畝者凶荒不

亦非○賑○而○實○賑○

能完納。公復出三千金代償不足。卽鬻產以

補弗惜也。

只此事及始者市布築岸便已爲功不淺何況中間又凡幾賑甚矣

公德量

之大也

旋菴子謂好義者世固不乏。然或稍捐餘潤卽沾沾自得。若夫孜孜汲汲日以施濟活人爲念。累千累萬至老靡倦孰有如公此可以得公大槩矣。

公置產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郎舅相

互寒災民赤體就僵公出所易布佐以木棉

人給青布二疋花四斤俾製絮衣

於此見公幹理精密

不減陶長沙通計散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布三

萬四十疋花六萬八十斤戊申復大澇公合

臺省疏請賑貸且檄吳楚無遏糴發官鏹四

三賑

路轉輸復罄已橐廣濟又發家廩一萬五千

餘石行賑蘇松嘉湖四郡

四賑

甲子歲淫雨經月

災荒烈於戊申公復散米約三千石蓋公至

任令家人用米易布布加市價米四升費積

此非賑而實賑

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圩岸以備旱澇

民不饑而

事以舉

計丈給米費積儲六百五十餘石明年

戊子歲益饑殍骼載道公於宅西苦蓋大厰

一賑

盡出倉米煮糜其中就食日不啻萬人老稚

不能赴者移米飼之洎歸田耕作又按戶給

再賑

粟至秋旱魃愈熾復賑饑民於水次算船編

號照號敘幫計幫輸米食指更倍春時冬月

疎厚薄餽之粟一給佃戶工本米每畝二斗

一收掩道路遺骼一迎名醫施藥救疫一修

造門外各處板橋一置贍族田若干畝

此皆有力

者所當爲之事非獨種子而子亦種於此果行此數事定然天賜

麒麟公欣然拜謝曰此真種子方也惜聞教

晚次第舉行亦難得此來年卽得二子鄉試

從善如流

中式公猶及見

萬歷丁亥湯割爲災丁清惠公慨然以拯救爲

麟趾濟濟一堂則今日肆誚者愧死無地且

免無後之悲公曰弟留心房術不惜重資購

奇藥厚儀招方士二十年來竝無效奈何守

曰誤矣房術不如心術若欲種子除非樹德

此郡守不知爲誰可謂善於納諫方今歲祲正天假之緣也

有數善兄可爲之一查小戶官銀欠兩數以

下者代完一小罪追贓三兩以下者代完一

各城門設粥廠一族屬姻黨朋友貧者量親

某不洽令吾以稗亂其苗吾懼干天又勢弗
能禁遂熟而布之此事已四十年往矣病果
尋愈反善飯數十年而卒

宜興吳願山門前有坊額題四省文宗族有與
構隙者夜間將紙改作一代人物四字蓋笑
其五十而無子也公知怒甚會郡守係同年
往訴其事守曰此事無證據且即使實其罪
年兄無子彼笑自若須急爲種子計使鳳毛

鐔方滿有鄰人犯徒擬賣其妻妻生三子俱
幼翁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乃謀諸婦
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婦復脫釵湊之是
夕夢神人抱一兒送之遂生宏軒先生

如是積來如是用去乃曾
無顧繫看他是甚胸次

周憲副美常以父病禱於神神託夢曰汝父昔
年常有稗子之德年未艾也憲副不解達之
父父愕然曰吾少時在某公門下某公與鄰

瞿嗣興○常熟人○慈仁篤孝○路遇遺物○卽訪其人○
還之○寒士貧不能支○竈突無烟○瞿知之○持錢○
二十緡○投窓隙與之○不告姓氏○歲歉有貧人○
糴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其錢五百○佯忘曰○汝○
錢○十○百○耶○倍與之○里人有疾○親調粥藥○賴以○
全活○自少至老○爲善未嘗少怠○年至八十四○
瞿故孝子○此不足見○
孝弟是爲仁之本耶○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常以一鐺積錢十年○

子○又○請○照○時○價○竟○與○立○契○平○買○平○賣○勿○言○回○
贖○即使澤被四海也不過事父亦從之○後子

事似此處置得宜便了

十八歲○即聯捷○以部司擢嚴州守○老友以明

經貢掌嚴州教○厚加噓植○兢兢以前輩禮待

之○教每致感○守曰○贖田一事○荷公從臾○免老

父過種小子福○今正報德時也○

不審若何稟秀○乃早慧能爾○奇在便已洞燭○
事理曲體人情○彼不過口舌間弄聰穎者○不

足道也○

曰○小兒家曉得陰德也好○我今算還他一應
雜費○罷兒言雜費事小○我家要置田易小戶
要置田難○如有十畝田的一家○合靠十畝田
度日○如今付銀另置○他只置得五畝了○何忍
教他家一半人餓○贖者贏了一半價○另置者
便虧了一半田○稚年誰能
見兒勸父親不要去贖○積些陰德○以貽子孫
及○時有老友在坐○大加贊勸○父默然良久曰○兒
言信有理○只墳旁田十八畝○必欲贖爲祭田○

家得業曰二十餘家曰小戶得業雜費若干

父言推收約若干子又言兒嘗讀大明律一

應產業五年之外不許回贖父何不遵王法

卽此便可知其
居官必守法旁有門客曰回贖祖產是爭

氣事子曰汝輩一味阿諛如今父親做了官

另買肥產難道不是爭氣何必定要這田父

云我立意要贖鄉人敢不從子曰正怕鄉人

畏勢勉強贖來有虧陰德
卽此便可知其父

居官必恤下

歎曰若迫於貧耳。今以十千資若生計。宜急改行。既去。復呼之。盜怖請死。令儀曰。貧人夜負十千。恐爲邏者所疑。善心至此。真留至旦。是豚魚亦格乃遣終身不爲人言。

湖廣麻城縣某。

此公不知爲誰。惜失姓名。想爲乃尊諱也。

父登第後。

積宦資千金。遣人贖祖產。某時方十二歲。父語之曰。時價已倍原直。贖來最便宜。子默然不荅。徐問曰。已賣幾年。曰三十年外。又問幾

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荅書力辯。無此。

事

此其用心蓋極周至。非獨有而不居也。謂爲至德足以當之。

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以錢。

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往。

不計遠近。常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曰。彼。

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

周圍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貴顯。

曹州于令儀。夜有伏盜。獲之。乃鄰舍子也。令儀。

彼而勇往代
之洵難能也

合邑誦義其配夏夫人性亦慈

祥每歲修路修橋施粥施衣諸費倍於日用
公有弟上林嘉猷相慕悅爲好義常一日焚
二千石米之券

姚三韭本姓卞館於懷氏有女常行窺伺卞岸
然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履中卞得
之卽託以他事辭歸袁了凡先生乃祖怡杏
翁作詩詠其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

是昧夫天心之所屬而自拔其生生之本也故賤農者多不祥重農者必後亡

沈嘉謨吳江人同邑有顧子者甫十齡失怙而

家業頗富時值倭寇邑令集諸大姓議餉軍

大戶謂無如顧子公獨惻然曰顧子孤兒甯

堪此役衆謂彼僕豈少公曰吾正慮彼強奴

挾重役以欺凌幼主則家便立破耳必欲役

顧子吾願爲之代直自註己名軍興幾年不

累顧子重役又當軍興之際人所應任而猶且曲避者特以憐孤恤幼雖業不及

免米伍斗。彼吳下虐害佃戶者。往往天亡立
至。且生前良田幾千。而後嗣不留寸土。厚薄
之報。較若列眉。莫謂弱肉可欺。而以迫脅爲
快。且縱虎狼之僕。以殘我農夫也。

此段勸諭
諄切懇到

直爲羣農請命。聞者慎勿更如充耳。

人但知收租之樂。豈知種租如是之苦。卽或
平時念之。及米登塲。卽又肆其咆哮剝割。而
不之顧。故天下莫苦於農人。然食爲人之所
自。生農爲食之所自。出是上天生人。而所以
生之者。實在農人。上自天子。下逮百姓。何者
非其所養。故天下又莫貴於農人。苟不重農。

困之乎王文肅公每夏必載家人游各莊以

先正重○典類如是

觀力作之苦申文定公每冬常有破格之惠

以及鄉農諸尚寶景陽聞佃戶死喪必涕出

而助之丁清惠公待佃戶如父子佃戶無不

富庶四公皆得平泉遺厚先曾祖龍江公刊

字於租斛云出此斛入此斛願吾子孫世世

守此斛先祖敬齋公更續題云少收幾斛多

收幾代復著爲規凡子孫發科發第者每畝

加免租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陳成卿曰。嗟彼農夫。終歲勤動。無時得暇。合家勞苦。無人得甯。一遇水旱不時。竭盡手足之力。固無論矣。憂思孔迫。肝腸幾碎。質典無物。稱貸無門。工費難求。忍饑車水。憂勞并集。疫痢踵生。一至秋成。其歉收者。苦不待言。卽幸有收。而還租還債以後。室中依然懸磬也。然則富貴家最宜加惠佃戶。彼竭力養我而忍重。

不惟使其父子死不失所。生有所歸。并使其
母子得全。垂死更生。甚矣爲善之所造多也。

陸平泉雲。間人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

加厚。每誡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

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租

業者皆當奉行

切勿用大斛看米色。甯寬一分。凡遇水旱多

給工本。不責其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厚。凡佃

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

米。始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卽

下公曰若無憂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
地葬立石焉細心收六兒於家與弟同臥起令
讀書細心報書於王之族六兒手模在焉更細心
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
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任
已行取赴京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
更細心須看他步步細心爲善者所
宜取法不然草草作事如何是善
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得全

吏胥中有此德器焉。得不躋大位。然正惟朝廷不狗資。格故吏胥亦知所修。敕有此人才。

嘉靖中陝西鄠縣王邦相者。携其幼子六兒往

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不禮會劉亦

失官歸。王乞與同舟。又病。主簿恚之。至瀕江

欲下之水。奈何世間有此等人。不得。乃推而棄之。路旁

父子行乞。學諭任良幹哀之。曰。嗟乎。吾不爲

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此便是細心人語。

遂躬致醫藥。館穀備至。細心。王病且死。泣數行

謀鄉人產誣以人命不勝拷掠自引服徐憐
之密導其訴憲司而下文於郡徐核實爲白
其冤而釋之後遇其人於常熟邀至家與妻
泣拜設雞黍適舉杯而主人逸問其故妻泣
曰感君恩不能圖報今夕以鄙陋侍公徐大
驚曰鬼神昭列使徐歸爲是耶速覓爾夫來
則留否則雖夜必去也婦呼夫還達旦而別
其爲大司馬時班躋九列清儉若寒士

徐晞字公孟。起家吏胥。永樂中。由佐貳累遷兵部主事。員外郎。正統初。以會征麓川。督餉功。陞兵部尚書。徐爲人存心愷悌。謹慎有容。少爲吏時。人奉財。必問所從來。言出請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有戍絕勾丁而誤及求脫。貧無可餽。乃邀徐飲於家。命麗色妻侑觴。而夫出避之。徐絕裾走。輒夜具文移脫免。不使知。以市德。又有富室。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幽勝。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坍塌，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乃亟拚之一毫弗取。義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其穴，取以收糴，散給貧人。仁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

彼旣無償。逼之何益。此亦眼前道理。無奈世人於此。看不分曉。便生出無數事端。無數禍害。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萬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

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

可謂善用其財。

自往其家則債家悍僕羣坐其門矣朱諭之
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使四人死於水幸
吾見之汝亟告汝主彼既無償逼之何益吾
當代還本錢

卽此一念豈非萬物一體

可亟以原券來債

家惶懼聽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
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

此更難得值

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賑貧時爲本州
孔目是歲生孫名報熙甯登榜第二人次孫

羣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積穀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貴因發倉廩出糶價惟取時之半以周人急常語人曰歲凶之半價卽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爲損

物價貴賤出於時之偶然今人輒指

偶然之數便若已之所有稍有贏詘卽滋欣戚細思良足發哂

族人親故貧

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中多賴以濟

宋朱承逸樂善好施有男婦四人負豪債三百千錢督索無償將併命於水朱遣僕護歸且

式者五人詣館謁師師訓曰賢契已進一階
宜益務脩身積德以祈上達切勿輕言納寵
以傷糟糠之情切勿疎遠故舊以致窮交之
憾切勿多收僕從以啓生事之漸切勿過爲
奢費以開妄取之端諸生唯唯受教是夜婦
夢神告曰上帝嘉爾夫五次良言造福廣大
添壽二紀矣

魏時舉北直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集

一揭與受害人到官受罰衆賓齊聲讚歎韓
微哂曰禁止冒勢固盛德事然親情族誼亦
不可傷何如溫言受稟詳訊曲直直在親族
則理論進稟者使早屈服曲在親族則理論
借勢者急爲講解如是乃不造業於疏遠亦
不結怨於親族庶得其平耳

陳成卿謂刁風日甚乃有竝非

冒勢而藉口求批以作護身符殺人劊者使人慚憤悲恨謂不幸爲科第之親生科第之

族更不可不知也

鄉紳歛容稱善九月初門下士中

持一語不合杯盤盡傾遂急趨出韓尾其後
至僻巷見奴手裂紅袍韓知其將以激怒主
人也○隨往謁其主○撫膺垂涕詳述始末指天
設誓○宦素服其剛直責奴而遣之○陳成卿謂宦僕非借
壞體面三字○無以激怒其主○故燈籠亦可自
碎○水牌亦可自毀○告示亦可自揭○小民畏勢
慄身誰敢輒得罪宦○家主人○若稍精明此亦何難洞曉
七夕前主人宴
師坐有鄉紳自誇清正言某親冒勢爭產批
一揭與被害人到官受責某族冒勢與事批

貪小利爲是刻薄事

陳成卿謂化百貧賤人不如化一富貴人富貴

造福易造業亦易仁言利溥良非淺鮮刻薄財祖宗元氣喪盡寬大財奕世猶將賴之

且如兄意欲九折而銀工侵漁使者取利極

好僅可八五小戶以色銀入市市者必故抑

其色極公僅可算八成兄得益甚微人受損

聽

甚大在人祇損利在兄卽損德算來損於兄

者更大宦裔悵然誓弗再傾端午館歸途次

飯店見一宦僕手持錦袍講息人命百般把

女不救及啓筭。釵環皆原聘物。方知卽其妻也。與此事恰是一勸一戒。

紹興諸生韓宏儒。年四十八。除夕妻金氏夢其亡姑語曰。吾子明年重九。已不能過。金恐傷夫意。秘不敢言。惟禱祈爲夫延齡而已。韓子新春赴館。主婦卽其表姊。進謁見老婢數人。從容語姊曰。女大須嫁。幸使及時爲偶。姊從之。清明館歸。訪一宦裔。見几上多新傾銀。艷然正色曰。兄生長富貴。正宜輕財樹德。奈何。

高郵張百戶年已邁止一子以公事往淮安歲
餘乃返渡江遇風望一舟浮沉波上有人據
舟背號泣張心憐之呼漁艇往救無有應者
卽出白銀一大錠示之及往救至卽其子也
於此見善端到前不可或失庸詎知非適救
其父母妻子耶萬一行之不果悔恨何極
因父久客不歸奉母命來遠探遇風遭溺幾
葬魚腹父子且泣且慶漁翁嘖嘖歎美

陳成卿謂正德間海溢居民飄溺有操竿在
水次者見女子扶一筇飄來手接其筇而置

人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慮
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
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
二足當之者視後世葬親動持某房利某房
不利之說只圖自私自慳者用
心何如也異人歎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
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
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梈廷機元
孫燦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

麻城劉仲父莊襄公大父也。與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貧。時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公曰。是汝耶。想以貧故如此。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曰。汝可改業。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沒。有一族子觸棺而哭甚哀。人始疑爲昔之偷兒。而又有善行。蓋媿而改感而化也。莆田林氏之先。有字用賓。名觀者。常厚待一異

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

兄弟至情自然溢發

而不公訝問故翁歎曰嘻吾想至日拆彼屋

以豎我柱使汝叔孀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

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

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

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

是父翁是子

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見此而不篤於友愛者殆非人心

陳仲醅曰。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

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有日日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錯過耳。

當面錯過。只是心不在此。

鄧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

不誠

天不以人之要動而動。人亦不以人之要結而結。動。人。還。須。動。之。以。天。結。人。亦。須。結。之。以。天。天。者。何。天。理。也。卽。所。謂。誠。也。

袁了凡與陳穎亭書曰。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著。所可恃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脩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於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

乳○或○謂○仕○謙○子○多○陰○德○答○曰○陰○德○猶○耳○鳴○已○
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
德○之○有○

德○不○論○陰○不○陰○只○是○遇○著○善○端○便○勿○錯○過○
必○要○求○知○固○非○好○善○必○要○避○名○亦○非○好○善○
賈○石○葵○曰○積○善○而○望○報○於○天○者○無○福○
施○恩○而○求○報○於○人○者○無○德○
何○天○之○於○人○
嘗○望○報○

呂○叔○簡○曰○德○脩○而○不○足○以○動○天○恩○深○而○不○足○以○
結○人○皆○誠○之○未○至○雖○然○有○心○動○天○結○人○便○是○

氣○欲○豈○特○珠○璣○金○璧○然○哉○奈○之○何○是○之○弗○珍○
而○求○彼○爲○也○且○金○璧○珠○璣○人○或○固○扇○鐫○以○守○
而○喪○於○肱○齒○攘○於○貴○勢○蕩○散○於○驕○奢○之○子○孫○
求○之○天○下○亦○有○一○再○傳○者○乎○今○夫○善○盜○蹠○弗○
能○取○趙○孟○不○能○奪○積○而○傳○之○垂○裕○百○世○此言得而
守之之可久亦可楚書曰惟善以爲寶其是
謂婉引切論矣之謂乎

李仕謙賑施爲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其相

張甬川曰金玉珠璣世之所謂寶也產於殊域

絕礦深淵之中其勢常不易得而人往往百
方求之善之在人其欲得之不過一念慮間

此言求之即得而莫有求者焉豈以善爲不足寶歟

且觀美之眩目也玩物之盡心也奇麗之啓

釁也寶珠王者直甘鴆而嗜毒不特無益其

身而已而善何負於人哉保之身安施之人

悅推而達之鳥獸魚鼈咸若此言得之精光爲益甚大

奇語生好人天之常行好事人之常乃使人以是爲願便奇吾鄉前輩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

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陳先生諱璉家居甚貧急於行義常戒諸子曰
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若須富而後行恐吾
儒終無濟人之期也

度外之舉昔人固有行之者究竟隨力救賑
乃是恒道蓋善機切勿阻遏阻遏者多必致
泯沒將不復發況富而後行人苦
不自足正不知何日乃是富時

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余爲正之。若人渴能
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凡可以利益於人者。
隨念隨時隨人隨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
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一。乃有利益。善原
不槩責人爲之。亦須度勢審時。亦須安分。量
力。然不憂爲之而不可。只憂可爲而不爲耳。
讀此能不加勉

羅景綸曰。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

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

畜德錄卷十二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厚德

程子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宋有葛繁者。守鎮江。嘗語人曰。余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多多益善。今四十餘年。未嘗廢人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蹻子曰。此

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苟未至於
大畔。未至於害人。姑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
分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辨論不休。或傷交情。
無資啓悟。歐陽永叔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
書。韓魏公與之同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歐
公此見。畔道不小。韓公容之。猶爾。只爲灼見
其僻之難破。姑以全交。

以靜息。以誠止。妄。妙道無過於此。

朋友有隙。能解解之。不能解。聽之。慎毋述。彼此。

之言。不述。言往來便。一不慎。斯鄰於讒人之。

是解的道理

構。

稱人之惡。誠哉。薄夫逢人。則譽未為長者。謾譽。

媚人也。揚善愛人也。心事懸矣。所謂君子者。

人有善而樂道之人。有美意而贊成之。如是而已。

何嘗

過譽

不可問出叔遂燒其獄辭此勢窮而從情也
徐庶本惡曹因母爲所執遂往降之此情極
而從勢也執其本然不與情勢遷移則道理
反失矣

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荅而已矣所以不
荅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
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
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

其明長我識者則嘉德曰親取其明消我過者則直言曰聞至與人則不然默長其識乃善明長之恐或以為暴我所長也默消其過乃善明消之恐或以為訐我所短也此亦要何如交誼何如若可明長明消者不妨明與默竝用不然明長明消但可人加于我不可我加于人不是天此友人與友於人之道也下同然之道了

道理本天然一定亦有勢窮情極必須從權者

權以濟道之窮窮如梁孝王有罪因太后故而得適恰便是道

丈夫處世。卽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穉
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
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
子慎之。

先生有云。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
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分明。是此註脚。

陳幾亭曰。捐煩惱。以養身。憫愚賤。以養福。此謂
植無

窮厚
德

能長我識。能消我過。是爲良友。但我之取友。取

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此乃孟子自反本旨。實要從此進德。非但免禍。做到大舜地位。法天下傳後世也。只是自反得徹。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豈非事
事如意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
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
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
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醉若酸。那得甜酒。
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
也。

兄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

一送者乎

鄒南臯曰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脩身不嚴脩身媚世者也賊身而未嘗有益於世余不善處世總之媚世而未必不害其身

脩身未嚴

脩身處世不要看作兩件何者身之與世其理則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高景逸曰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無入而不自得

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善○矣○

循理而
行便是

已虛

祝○無○功○曰○身○其○金○乎○世○其○治○乎○得○喪○順○逆○或○稱○

或○譏○無○非○鍛○鍊○我○者○能○受○鍛○鍊○身○與○世○交○益○

不○然○身○與○世○交○損○

于○穀○山○曰○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

虎○狼○也○畏○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惡○也○避○之○

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

全由智識無智識而妄爲忍耐則是懦弱不

振之夫世界益爲缺陷要知要知有智識之忍耐忍耐

是作用無智識之忍耐忍耐是頑鈍

笑罵憑他笑罵難道也算做忍耐

聖人處亢之道便是補缺陷之道惜古

來之善處亢者鮮矣所以缺陷之多也

黃我素曰子曰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士生

斯世自少而老自隱而仕孰能一日不與斯

世斯人相周旋哉顧應得其道我與世相安

應失其道世與我相違惡可不慎也莊生曰

皆應心○祈此語○留侯初欲爲韓報讐○不能忍耐於一

擊○大索幾致碎身○祖龍直至老人納履○教以

忍耐○法斯能功成○讐雪○可見不能忍耐○幾誤

大事○一能忍耐○卒成自安安○劉之業是留侯

處○缺陷○世界而能補者也○蓋爭先的徑路窄○

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便將後步的寬補了前步的窄濃艷

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便將淡味的長補了

濃味○的短就謂忍耐○補不得缺陷也○然忍耐之功○

樂思白曰。今人開口說缺陷。世界惟能忍耐。便
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
忍耐中來。若韓淮陰。一生窮困。方其漂母。進
食。卽少年胯下。亦且忍耐得過。及佩大將印。
一下齊城。便欲自王。一時不能忍耐。卒基女
子之禍。可見能忍耐。便得力。便可爲大將。不
能忍耐。便不得力。便死女子之手。是世界原
不缺陷。淮陰乃自缺陷。世界古來處缺
陷地位者

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然猶有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于宴安之時者甚矣。人之難定也。

李如一曰。王荊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

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

又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

欲。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

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凡不忍者。皆氣爲之。只須以理御氣。便可使此身此世蕩蕩平平。

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省矣。天下之事。幾非在我。而不容於取必者。躁心奚益哉。

倪正父曰。凡人所爲。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爲動輒齟齬。謂之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久而有益。松柏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觀人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
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

語云。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最有意。

味。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得一耐。

字撐持過去。

亦不是硬耐過去。明理進德。俱在乎此。方爲不負境界。

幾

何不墮入榛莽坑塹哉。

劉時卿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

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

夫若是平地有何處可見此意極好從古及
今只爲著了一箇高字便標異見奇驚世
俗壞了多少人品不思泰山雖巍巍可仰豈
若平地蕩蕩難名故學者只以平常心體平
常理行平常事便是不著力中真著力無過
人處大過人也

中庸雖說極高明而道中庸其實能道中庸
正是極高明處古來聖人只盡得平的事而
仰聖人之道者却彌見其高若學道人胸
中先懷了一高字千病萬痛皆由此出

州亦自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
未除也。既爲判官，當勿稱之矣。涓愧謝之。夫
二事一體也。一厲聲叱人，而人銜之一平氣
道人，而人謝之。可見盛氣難以服人，和衷可
以率物。故調和心氣，乃應世接物第一著工
夫。

一友謂陽明先生曰：先生如泰山，在前有目者
無不見其高也。先生曰：泰山雖高，不如平地。

僧不見不聞真似野火燒空不撲自滅也

要知此是堅忍之學與聖門自反有別同一鍛鍊而此只煅煉得不動心聖門却煅煉出盡性一箇能

君子之出詞吐氣宜和平不宜峻厲和平則理

明而聽者快心峻厲則氣激而聽者逆耳如

韓持國知潁川從彥以狀元判州事每稱狀

元此原不必持國厲聲曰狀元無官耶此亦不必自後

當改呼僉判從彥銜之又馬涓以狀元判蔡

矣。處小人不惡而嚴。宜畏而遠之。或有惡。不得不絕。亦當不出惡聲。非惟避怨。亦是厚道。善爲辭可也。

洪自誠曰。有僧獨居深山。山鬼百計誘之。或戲以美色。或懾以奇怪。僧皆不動。久之寂然。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世間一切橫逆。皆是難我的。山鬼若稍有承認的。念頭便受其制縛。只如此。

所謂識得仁字便
須以誠敬存之

方定之曰○齊王好射○引弓不過三石○而終身自
以爲九石○顧愷之好自矜伐○諸少年因相稱
譽○以爲戲弄○夫人好人譽已○而爲所戲弄者
多矣○苟知譽我者爲戲我○庶幾佞人可遠耳
凡與人有可喜者○勿遽喜之也○得毋爲便辟善
柔者乎○人有可怒○勿遽怒之也○才固有不及
過有出於無心○苟不平心恕施○交之全者鮮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何用言以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忮之。見人聲名。則嫉之。忮之嫉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是故君子貴養心焉。

此等念頭。畢竟拔去病根。纔好。不然。留些根在。又將滋蔓。是益非但養心。先須明理。程子

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心輕之而動靜亦
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心妒之而動靜
亦妒之確天之生物不齊吾當平心酬酢於
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必
爲造物所譴確甚余見世之好上人者其遭
合受造物一番譴謫此中念頭來來去去不
知其爲造物譴謫者幾何也安得不甚挫折
而學問且日損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
脩業之基乎

悻悻非剛。孔子之所謂慾亦卽孔子之所
謂狂也。在內之病爲慾。在外之病爲狂。

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
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
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
之心。輕人者薄狹。上人者疎狂。薄狹疎狂則
客氣常存。而心無頃刻之樂矣。妙。我自不受
用。彼何與焉。
○可見客氣勝一分。自己已不受用一分。
○義理勝一分。自己已便受用一分。
○世之文

已○道無
過此

王耐軒曰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
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
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
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
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
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
於賈季也○

人○世○惡○習○一○些○土○人○情○偏○以○此○爲○親○昵○而○豈○知○其○相○離○相○怨○甚○至○相○劇○相○刃○卽○在○乎○此○

人○之○承○奉○我○誇○譽○我○必○反○而○思○之○果○有○好○處○猶○宜○退○讓○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悞○而○人○未○加○察○我○唯○自○責○自○脩○而○

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了。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以久處矣。

求勝吾恐相報終無了時勢必不能兩存世人

往往犯此何其愚也

人有求於吾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異

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顏怒色

拒之太嚴亦不可託故延展令其失望此慢事尤

為薄道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

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

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
然○過○滿○則○折○此○處○事○者○之○法○

親○族○鄰○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

童○僕○之○嚷○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悞○

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

不○必○詳○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已○方○能○久○處○此○

居○鄉○曲○之○善○法○然○不○外○乎○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兩○項○大○頭○腦○若○

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

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

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

事勢何如○從容處之○

此處便有克己化他的道理

事小便

含忍過去○甯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

告之親友○辨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

若恃吾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分○

不肯退步容忍○

此處便有肆欲妄行的罪過

則愚者終不

明○強者終不服○奸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反○

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
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
富貴我當察其情恐吾欲親友而友或疏我
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
我疎而我遂自處於疎也

我胸中浩浩焉無富貴貧賤之見以遊于世
固無不可然人之心不能必其無富貴貧賤
似不可少此體察

胡師蘇曰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爲主然理雖在

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
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立體時當思
善致其用

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

行達用時還須
無失其體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利瑪竇曰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
反爲友怨薄矣以誠待友初雖自盡其心久
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

陳玉壘曰○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浼○
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
示炫露於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
柄○遂爲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嘖一笑○俱慎之○
可也○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
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
執泥處○至於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

怨何計乎人喜人悅哉

龐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

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如欲渡者順

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

浪平行可也故怒時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

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

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

所以平日要做操存工夫當幾血氣用事
卽欲檢點亦措手不及何況又不檢點

處利

小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

小人吾做君子斯惑之甚也

只是惟聖賢處

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吳懷野曰不居功故無怨不輕許故無負人不

輕信故無負我

輕施者必好奪善諂者必善驕施令人喜不若

無奪以叢怨諂令人悅不若無驕以招尤交

際以禮取與以義

此是權柄所在無

禮義不

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吾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孰難。小子慎之。手段不可太濶。太濶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

此二病好大喜功者最易犯。

欲者有已。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究竟只一恕字。盡之。聖言豈還有遺漏耶。聖人之已。原是公天下之已。以爲己不專是一人之已。若已所欲不欲而不同。諸人者。畢竟還落氣質意見一邊的。非聖人之所謂已也。公此言。雖未嘗不可以訓世情。若研辨道理。恐聖言正未可輕少。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

定者而行之。

但定理亦不易識。必無纖毫之或悞。乃可。卽形迹可

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譏。

愛我恭我。無庸也。有可自信。卽不是我服我。
愛我恭我。無不可也。奈何。徒爲人所愚也哉。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
而相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諒人之愚。巧
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
能也。

此猶落第二層的道理。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大智何嘗自見。爲知大巧何嘗自見。爲巧耶。
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
有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己所不欲。而人

悞事矣。

只有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了得。天下何人不能處。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此非過疑也。唯唯默默。原非是我服我之道。煦煦卑卑。原非愛我恭我之道。且不信之已。而必信之。人便是未著。何不顧我之可。是可服。當愛。當恭。者何若。無可自信。卽是我服我。

左○枉○而○我○右○枉○矯枉只矯世俗。道本無枉。矯而過直。只不知道。故○聖

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

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

詭○於○道○

嫌○疑○之○難○辯○也○百○口○不○能○自○明○君○子○知○辨○之○難

也○避○嫌○遠○疑○使○此○心○如○日○月○常○懸○以○示○人○是

謂○潔○已○是○謂○自○愛○然○嫌○疑○有○不○必○避○者○當○大

任○也○遇○急○難○也○此○時○而○復○避○嫌○遠○疑○則○必○大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

寡怨

寡怨所全尚淺寡過所全甚多一體悉人情而人亦泯其過卽此便是已物兼成的道理

處事要事事妥貼處人要人人得所譬之握髮

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

體貼最悉

矯激之人特勝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

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

人種種如此
種種受害

稠衆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
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
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
不可不謹

此有二病一則不知
是非一則蔑視天下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
見要悉事之理

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一十

爲平此正所謂哀多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

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

地妙語當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乃

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繹果

數以事累

呂叔簡曰飯休不嚼就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

不擇就交語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疎率

凡接一切人應一切事皆當以仁爲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矣故不窮

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

學問何在

正要耐心一一與他理會俾各得宜不然便是程子所謂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矣

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

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

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

已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憤嫉○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亦無益矣○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麤疎○或露才揚已○皆是

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

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朋友善不善○總是自己分內事

奈何不反求諸已○轉去鄙薄他

蔡虛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蓋

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
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有委曲之用而無委

曲之迹便不至此

愚嘗謂孔子應佛肸公山之名意中原不欲往所以云欲往者待小人之道也使他入當子路之言即未免稍露本懷而孔子始終不曾道破豈非委曲妙用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

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

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此段相益更深其或矜

行○亦○有○不○自○當○於○意○者○乃○復○以○是○深○責○過○望○
於○人○惑○矣○自不當意處亦能如是深責過望
否求諸已者密求諸人者自疎

是以君子貴恕也

人○居○高○顯○則○思○卑○下○之○艱○難○居○飽○煖○則○思○飢○寒○
之○困○阨○居○安○逸○則○思○勞○瘁○之○當○休○居○明○哲○則○
思○愚○暗○之○可○恕○當時時放在念頭上
不要到面前來纔思力○可○及○
而○及○之○求○可○通○而○通○之○亦○成○已○成○物○之○道○也○

王陽明先生曰聖賢處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

而親之則盲之困也。以爲忠而親之則欺之。
寡也。以爲愛而親之則害之門也。專一者應
而不窮。故至能若拙。沈晦者慮而克審。故大
智若愚。利歸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
之不善。此纔是忠。正恐平時心下了。當前不覺喜。彼而嘆此。故不忠。
難合直而不阿。切而不媚。惟其是不惟其從。
此纔是愛。故至愛難親。以是求之失者鮮矣。

徐養齋曰。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

逆矣。何者有意故也。

體勘到此。正朱子所謂務審其幾。只於此處便

幹轉也。大學能愛人。能惡人也。只是此工夫。透徹。不然。私念一萌。潛滋暗長。便到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不難。先輩從政。諸賢法天之道。乃有此一段本領。夫豈易達。

而母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或庶幾乎。

張雨川曰。人心之不齊也。馳騁而多岐者。似能。

矯偽而閃儻者。似智。詆人以貢諛導利以間。

親者。似忠。突梯脂韋。先吾意爲。而將順之者。

似愛。吾以爲能而親之。則困之。罔也。以爲智。

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禱○
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
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
其○瑕○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微○
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
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
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
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

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醖中常有簡淡意思。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嘗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萬變乎前。而吾自有真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所過者化。物至而化於物者。則亦物而已矣。是故貴乎知道。

先生駐泗校士。筮仕爲理者。數輩來謁。先生語之曰。今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曰致虔而默。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辨。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至哉言也。此所謂不治治之。舍此更無別法。

耿天臺曰。紛擾中常有甯靜意思。進步中常有

不言

此之謂行所無事

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

審度時宜而處之

此卽是寬平自在從容以處

斯無悔切

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能去惡已亦

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

曰無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

深味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言行錄 卷一
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

薛敬軒先生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

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

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

際方無滯礙

事無大小所以應之者工夫既須前定于平日又須致審于臨時甚矣其難也彼輕言應

事者只是

無學問

處事之法正已爲先

憑他千岐萬變

順理以行

已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
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
也。

鄭善夫經世要談曰防身當若禦敵一跌則全
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

世甚艱畜德宜豫

周於德者邪世且不能亂

布人以恩而

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胡敬齋先生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

惟其然也。所以古聖賢
好問好察。問寡問不能。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

彼肯盡言。吾即從。此盡善。豈非甚幸。

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

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

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

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兼取人善。盡聞己過。此先儒示人成德之要。

吳康齋曰。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

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

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

譽。後段便難收拾。

不要算到後段收拾。當下動搖得去。主宰何在。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

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

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

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

吾者可量也哉。

能行乘其勢以行其理則理尤快意不然勢之方至而吾俛俛惟理之徇雖是非得失自定於後然一時亦不能遽逆也

孟子以理勢皆歸之於天

如何可逆不若待之以久徐徐而後應之爲得耳

晁適曰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著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纔厭惡事理便不知錯許多

許魯齋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

簡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
此理然事之是非久而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歉

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
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大學所以第一
居工夫是格致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
德可久業可大

張子韶曰天下之事有勢有理勢勝則理亦不

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
敗君之謀矣

林君復曰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

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

棘者亦何心哉做了荆棘自然刺人只是吾

此處行走既是不能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

可釋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據

以爲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爲也。

知小而謀大力小而

任重之及禍未必所謀所任皆不善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者。以及著於序記。皆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除却不當爲者。則勿事。今人却於不當爲者。忙得。不了。而不厭其多事。所當爲者。纔去應接。便覺煩苦。此是甚念。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康節先生訓子伯溫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

者。是隨俗習汚而已。

敖子發謂苟且而同人將鄙爲鄉原。矯激而異人將忌爲怪物。惟義從焉而已。亦正此意。

明道先生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

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箇麤糲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

處爲小人。侵凌則省躬。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故曰不善者。

善人之資。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又憫之。世事雖多。盡。

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至如郭解之代
人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
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又
不足恤焉。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
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
文耳。只是仁義要認得清楚。彼非仁
非義者。未嘗不以爲仁義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
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

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顏之推曰。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匿張儉。孫嵩之匿趙岐。

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
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
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
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
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
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
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
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
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
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
狗者也

教子弟者自當從事聖賢
之學不然此爲繩尺矣

兖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沈

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此爲太明者說不
明者不得藉口

漢馬忠成援戒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

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
回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鰓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
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
一敬謹而立身。應物之道俱得。嗚呼。世之忘僂偃之恭。肆偃

蹇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

畜德錄卷十一

震澤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處世

孔子觀欬噐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謙卦盡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BJ
117
H75
V.6

畜德錄

卷六